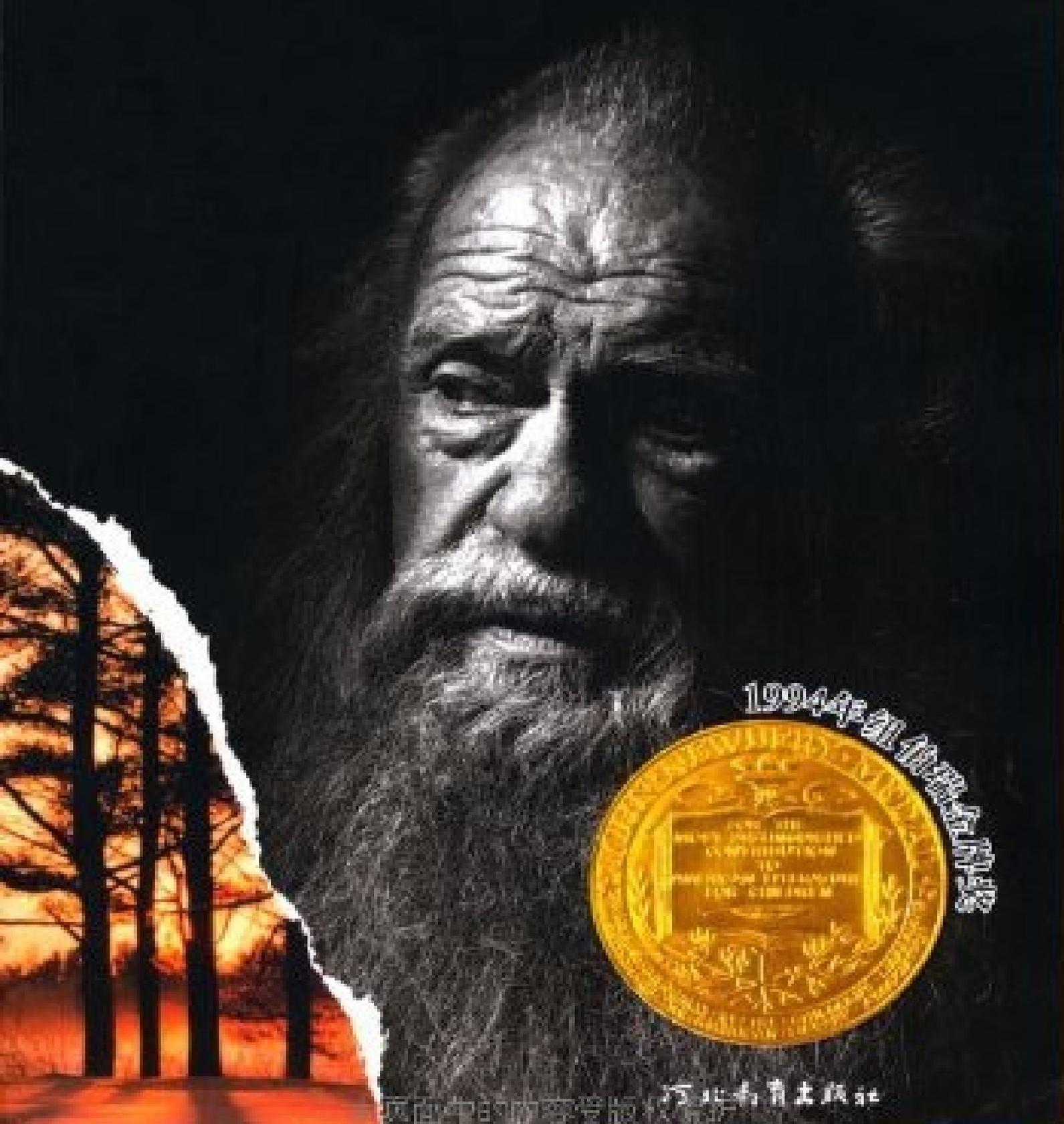


本页面中的内容受版权保护

# 记忆传授人 The Giver

[美] 洛伊丝·劳里 著 郑荣珍 译



1994年纽伯瑞奖  
1994年纽伯瑞奖  
1994年纽伯瑞奖



本页面中的内容受版权保护 河北教育出版社

# 记忆传授人

Lowry, Lois 著 郑荣珍 译

## 序一 我向文学献辞

梅子涵

世界上有不少的文学家。他们写书给我们看。

他们写诗、写小说、写童话，让我们过上了文学的生活。

那真是一些才华横溢的人，多么能够想象和讲述！

他们编出吃惊的故事。他们说啊说啊总能说出吃惊的感情。

他们成功地写了一个人，无数的人就知道了这个人，这个人就成为世界的人。

他们智慧地表达了一种思想，这个思想就成了灯光，我举过头晃动，你也映照，大家都提在手里照来照去了。

他们写出一个个句子，连成一个个段落，语言、文字就这么变为了完美的一篇、完整一本。在文学里面，我们能读到语言、文字为自己兴奋的表情，它们为自己的妙不可言吃惊！

文学的阅读、文学的生活就这样让我们平常的日子里能有喜悦掠过，能有诗意荡开，能有些渴望，能有很多想不起来的爱……

我们开始讲究情调了，注意斯文，注意轻轻地呼吸。

看见了天空的颜色。看见了风筝。

看见黑夜平淡地接在白天的后面，可是活着是不能马马虎虎的。

看见人是活在人格里的，人格都是有一个方向的，文学里的好人也是我们的友人，因为我们喜欢他们的方向；文学里的坏人也是我们的仇敌，因为我们憎恶他们的方向。

看见梦幻不是空洞的浪漫，梦幻是可以让生活成为童话的。

文学的阅读、文学的生活，让人不舍得离开。

它们成了一个人日常生活外的另一种生活，因而也成了日常生活里的一种生活。

我们就这样既是在文学的外面，也是在文学的里面；我们想念着文学的里面，也响应着文学的外面；我们说着文学里面的故事给文学外面的人听，文学里面的快乐和感动就成为文学外面的日子的部分。

这样活着，珍贵的生命多了丰富，感觉的位置也不是在低处了。

我们在高处站立。

我们看望得很远。

文学就是这么好的一种东西。

所以文学是必须搁在童年面前的；童年必须经常地在文学中。

这不是一件需要举行启动仪式的事。

它越是最简单地开始，越是能最真实地进行。它越是不隆重地被捧在手里了，它就越是在真的接近隆重。

这么说的时侯，我就又想起那本法国小说里的少年，他十四岁，叫扬内茨，是波兰人。波兰被纳粹德国占领了。他住在父亲为他挖的三米深四米宽的洞里，洞在森林里，他的父亲已经战死。不远处的公路上有德国人的巡逻车和子弹，可是他却从洞里走出来走到另外一个洞里去。那里聚集着二十几个游击队员，很多都是年轻的大学生。他们有的是走了十几公里的危险道路而来，他们挤在这洞里，聆听一种声音，这种声音就是音乐。他们聆听肖邦的钢琴曲，它正从一张唱片里放出来。然后聆听一个人朗读童话，童话的名字叫《山丘小故事》，是英国的吉卜林为孩子们写的。

在这个藏身躲命的洞里，音乐和童话是如此隆重！

年少的孩子，游击队员和年轻的大学生们如此隆重。

因为他们小的时候，这样的聆听和阅读是日常的，所有的盼望都来自记忆。有了体面的习惯的人，甚至会在艰难的呻吟里把隆重安排好。这个十四岁的少年和那些游击队员们，后来解放了祖国。

我把这一些话搁在我们的这一套完美的儿童文学书籍的前面。

这是我对文学的献辞。

我对阅读的献辞。

我对童年的献辞。

我对纽伯瑞的献辞。

这位叫纽伯瑞的英国人，是人类最早的为儿童写书，设计书，出版书的人。他是一个让儿童的阅读快乐着荡漾起来的人。他的生命、他的实业和事业、他的人格名声、他身后的一切，也都在童书和童年的快乐里荡漾。这个杰出的人，在这个非常有重量的儿童文学奖里，一直灿烂了！这么多年来，当那些手里拿着选票的人，把它投给一本书的时候，心里都会珍重地掂量掂量，它会影响灿烂吗？

纽伯瑞奖，盛放进它的奖里的一本本给孩子们的，于是也就灿烂了。很多年都灿烂。我们把这些灿烂捧到手里吧。

## 序二 找回选择权

郑荣珍

对于未来，我们总是怀抱奇思梦想。也许穿越时空的飞行器已经发明，也许饮食方式起了革命。也许学校的学习不再是一场噩梦，也许星球之间早已没有了藩篱。因此科幻小说兴起，以破除现实世界规则的天马行空，建构虚拟的未来世界；然而未来世界出其不意的逻辑，乍看之下或许充满新意，但是新世界的新逻辑，却可能隐含更多生存的难题、人性的考验，这也是科幻小说令人怦然心动的地方，它迫使人们正视文明演进的轨迹，提出未来可能产生的危机，让读者不得不回头审思眼下的生活和脚步。

在1994年获得美国纽伯瑞儿童文学金牌奖的《记忆传授人》，看似写实，细读之下，方知进入了一个乌托邦世界，是一部描绘未来社区生活形态的科幻小说。书中没有邦国观念，取而代之的是社区意识。

故事以即将迈入十二岁的乔纳思为主轴。乔纳思最喜欢每年的十二月，因为众人翘首盼望的社区“大庆典”就要来了，它不是指的圣诞节，因为社区里没有宗教意识。而是所有十二岁以下的孩子，都将在这一天一起进级，领受长一岁的贺礼。比如一岁的孩子将有自己的名字，八岁的孩子可以开始依据兴趣当义工，九岁的孩子可以领到自己的自行车，最重要、也最受关注的是：十二岁的孩子将获知将来被派任什么工作。

在这则科幻故事里，令人眩目的不是机器战警或奇形异状的外星人，而是截然不同的生活型态：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社区。它的领导结构很简单。最高单位是长老会，由一群社区里最具智能的长老组成，负责决定社区的大事、法则，众人的生活和工作。

为了让农作物有最佳产能，这里始终保持恒温，没有春夏秋冬，没有太阳、月亮、动物和风雨。为了将危险减到最低，不让大家有病痛，这里没有汽车，用药免费，一般的妇女不用生育，而由职业“孕母”代理。为了避免增加社区成本和保持稳定，成长迟缓的婴儿，年纪过大的老人，第三次犯错的犯人，都要被“解放”，也就是安乐死。

这里崇尚一致性，避谈个人特质，以免凸显差异。因此不需色彩，每个人也丧失色彩辨识能力，每家每户住同样的房子，用同样的

家具，吃分配的食物，过着单调统一的生活。

唯恐居民判断力不足，做了错误的选择。长老会还为大家决定人生的伴侣，一生的工作，为每个家庭分配一男、一女两个孩子。只有八岁到十二岁的孩子可以选择自己想要担任的义工，享受自由选择快乐，并借此让长老了解每个孩子的特点和能力，然后在十二岁的庆典中，每个孩子就会知道自己被派任的工作。

书中主角乔纳思在“十二岁的庆典”里，被指派担任“记忆传授人”的职务。这是一项备受尊崇的工作，只有最聪明，最有智慧和勇气超强的人，才可能中选。在“上级指导员”——现任记忆传授人的带领下，乔纳思一点一滴地领略到：过去的世代里，所有的东西都有颜色，生活中处处有选择，有冒险的快乐，也有温馨的情与爱；当然也有残酷的战争，病痛、伤害，饥饿的痛楚，以及使人心碎的生离死别。而这些，在他十二岁生日以前不曾经历过：甚至整个社区除了记忆传授人之外，也无人知晓。所以他们需要像他这样的人，来传承过去的经历，以便在适当的时机，给予大家智慧的建议。

乔纳思在接收记忆的过程中，体验了过去家庭组成方式特有的温馨、关爱，享受了色彩缤纷的喜悦，也经历了战争严酷的伤痛，他这才发现：在自己所处的乌托邦社会里，虽然不用担心饿肚子，不用担心没工作，甚至不用担心身体不适，但是单调、没有变化、没有选择权的生活竟是如此的无趣。

他慢慢体会到现有的社区缺乏真爱，逐步认清社区制度的不合理与严重缺失：人与人之间过度冷淡，缺乏对生命最基本的怜惜、对个人差异的尊重；于是他最后决定逃亡。因为记忆传授人曾经说过，记忆传授人一旦离开，所有的记忆就会重回社区成员的身上，让大家体会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，并能运用判断力获得选择权的快乐。

在本书的最后两个章节里，作者描绘了乔纳思身心受到饥饿、恐惧、寒冷的煎熬，以及逐渐步入另一社区的喜悦，却没有明确点出乔纳思的逃亡行动是否成功，而是以乔纳思仿佛看见圣诞佳节合家团聚的温馨情境结束，留下了一个让读者思考、想象的空间。因而这本虽然没有感官刺激，却被公认为最能激发阅读兴趣的科幻小说，在美国出版后，旋即引起孩子们的热烈讨论。到底乔纳思是否抵达了另一个他所向往的社区？或一切只是他临终前的幻想？学校的老师也很喜欢在课堂上让学生讨论书中想要传达的价值观，探讨社会的各种形式，并借此引导孩子尊重历史、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。

## 第一章 分享

十二月就要到了，乔纳思开始感到恐惧。不对，不是恐惧，乔纳思心里想着，恐惧是指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深感不安。一年前，一架来路不明的飞机在社区上空盘旋了两圈，当时他确实觉得恐惧。那两次，他都亲眼所见。当时他眯着眼睛望着天空，看见那架外型优美的喷气机快速飞掠而过，飞机的身影远去后，才听到它轰轰的声响。过了一会儿，同样一架飞机，又再次从另一端疾飞而来。

起初，他只是单纯地被吸引，因为平常飞行员飞越社区上空是有违规定的，所以以前从没机会这么近距离打量飞机。有时候飞机载运补给品，横越河面后降落在河对岸，孩子们就会骑着自行车，来到河岸，着迷地看着飞机卸货、起飞，最后朝西方远离社区的地方飞去。

但是，一年前的那架飞机不一样。它不是那种外型矮壮、肚子圆鼓鼓的货机，而是一架机头尖尖、单人驾驶的喷气机。当时乔纳思焦虑地四处张望，看见其他人包括大人和小孩，也跟他一样，通通停下手边的工作，困惑地等待着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

接着所有的居民接到指令，进入最近的建筑物，不准随意走动。扩音器里传出刺耳的声音：“立刻行动，把自行车留在原地。”

乔纳思不假思索，马上把自行车丢在家后头的小径上，跑进屋子里，独自留在屋内。他的父母都外出工作了，妹妹莉莉那时正在幼儿园消磨她下课以后的时光。

他从前面的窗户看出去，街道上空无一人。平常在这时刻，往来频繁的清道夫、环境美化人员和食品送货员，这会儿都不见了。路边到处是被匆忙扔下的自行车，有辆自行车车轮朝天，还在旋转着。

那时他真的害怕，他强烈地感觉到整个社区剑拔弩张的气氛。他的胃不禁剧烈地翻腾起来，身子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发抖。

可是，什么也没发生。几分钟之后，扩音器再度响起，这次语气较缓和、轻松，广播员解释说：有位正在受训的驾驶员读错了航行指示说明，所以转错了弯，飞错了方向。

“不用说，他会被解放的。”扩音器里的播音员在播送最后这条消息时，语气带着嘲讽，仿佛自己都觉得有点儿好笑。虽然乔纳思深深明白这种声明背后的严肃意涵，却也不禁微微一笑。对于在社区中奉献心力的市民来说，解放就是最后的判决，是一种可怕的惩罚，一

项令人惊惧的失败声明。

如果孩子们在玩游戏时，用这个词语来嘲笑玩伴接球失误或赛跑时跌跤，是会被大人斥责的。乔纳思以前就有过一次这种经历，那次亚瑟犯下一个不该发生的错误，害得他们球队输了比赛，他对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大叫：“就这样，亚瑟！你被解放了！”结果他马上被带到旁边去，教练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。他低头认错，非常惭愧，赛后还跟亚瑟道歉。

现在，他一边沿着河边小径骑着自行车回家，一边回想起那种恐惧的感觉。

他记得那次飞机在天空快速飞行，带给他一种难忘的、胃痉挛的恐惧，这跟现在十二月缓缓逼近所带给他的感受大不相同。他努力寻找最精确的字眼，好形容自己的感觉。

乔纳思对遣词用字一向小心翼翼。不像他的朋友亚瑟，老是说得太快，又夹七夹八的，单字和词组乱用一气，说到最后，让大家听也听不懂，还很有“果笑”。

乔纳思微微一笑，想起那天早上，亚瑟跟平常一样又迟到了。当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教室时，大家正在唱颂早晨的《圣歌》。等全班同学唱完最后一段爱国者的赞美诗，回到自己的座位时，亚瑟仍旧杵在那儿，按照规定向大家道歉。

“很抱歉，我给共同学习的班级添了麻烦。”亚瑟一边喘气，一边快速地说了一遍标准道歉语。老师和全班同学都耐心地等待他的解释。有的同学则在窃笑，因为大家已听过太多次亚瑟的解释了。

“我准时出门，但是骑车到养殖场附近，看见工作人员在为鲑鱼分类，我实在忧心如焚，就立在旁边呆呆地看着。”

“我向所有的同学道歉！”最后亚瑟说完，将皱巴巴的袍子抚平，坐了下来。

“亚瑟，我们接受你的道歉！”全班整齐划一地念诵标准答复，许多同学咬住嘴唇，以免笑出声来。

“亚瑟，我接受你的道歉。”老师也微笑着说，“此外，我还要感谢你又提供一个机会，让大家上上语文课。用‘忧心如焚’这个词来形容对鲑鱼分类的担心，太强烈了一点。”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“忧心如焚”四个字，接着又在旁边写出“有些担心”四个字。

乔纳思快到家了。一想起这件事，不禁又笑了起来。他一边想着，一边把自行车停进门边窄窄的停车位。他也知道用“恐惧”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感觉是不对的。现在十二月就要到了，这个形容词太强烈了。

这个别具意义的十二月，他期待已久。既然日子就快到了，他也不用再恐惧了。但是他很……急切——没错，就是这个字眼，他急切地希望日子快点到。当然，他也很兴奋，所有十一岁的孩子对未来要做什么，都很兴奋。可是一想到可能发生的状况，他不禁又紧张得哆嗦了一下。

焦虑，乔纳思决定了，用这个字眼来形容自己目前的心境最准确。

“今天晚上谁第一个志愿分享他的感觉？”在晚餐的最后分享时段，乔纳思的爸爸问。

每天晚上分享他人的感觉，是每户人家的例行活动。有时候，乔纳思和妹妹莉莉会为了谁先讲话而起争执。他们的双亲也会在每天晚上说说他们的感觉，不过，就像所有的父母、所有的大人一样，他们不会为了谁先谁后费心思。

乔纳思今晚也不会，今天晚上他的感觉太复杂了。他想跟大家分享这些感觉，但是即使他知道爸妈会给他协助，他也还不急着跟大家述说自己错综复杂的情绪。

“你先，莉莉。”他对妹妹说。莉莉才七岁，还非常小，她正不耐烦地坐在椅子上扭来扭去。

“今天下午，我好生气，”莉莉开始说话，“我们幼儿园这一班原本在游乐场玩，突然来了另一个也都是七岁孩子的班级。他们完全不遵守规则。其中有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男孩儿，直接插队到最前面去溜滑梯，根本不管我们这些排队等候的人。我很生气，就把手握成拳头，像这样。”

她把手握紧，变成拳头状。家人看她做出这个挑衅的动作，不禁微笑了起来。

“为什么你会觉得那些孩子不守规矩呢？”妈妈问。

莉莉想了一下，摇摇头：“我不知道，他们的行为就像……就像……”

“动物？”乔纳思猜着，然后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没错，”莉莉也哈哈大笑起来，“就像动物。”没有一个孩子确切地知道那是什么意思，不过大家常用这个字眼来形容没有受过教育、笨拙或环境适应能力不良的人。

“那些孩子是从哪里来的？”爸爸问。

莉莉皱皱眉头，努力回想。“老师说过，但是我想不起来。我想我没有很专心听。他们是从另一个社区来的，他们很早就出门，必须在巴士上吃午餐呢。”

妈妈点点头：“你想，会不会是他们的规矩跟我们的不一样？所以不知道你们游乐场的规矩？”

莉莉耸耸肩，点点头：“可能是吧。”

“你们不是也拜访过其他社区吗？”乔纳思问，“我们班上常有这种活动。”

莉莉又点点头：“我们六岁时，曾经去另一个社区参观，一整天都跟他们六岁的班级一起生活。”

“在那里你有什么感觉？”

莉莉皱皱眉头：“我觉得很奇怪，因为他们的方法跟我们很不一样。他们学习一些我们还没学过的习俗，所以我们觉得自己像笨瓜。”

爸爸兴味十足地听着。“我想，莉莉，”他说，“那个男孩儿为什么 不守规矩，你看，那个男孩子来到一个新地方，完全不懂这里的规矩，他会不会也觉得很奇怪，觉得自己像笨瓜？”

莉莉想了一会儿，最后说：“会。”

乔纳思说：“我觉得他蛮可怜的，虽然我不认识他，但是想到有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对什么都好奇，又时时觉得自己很笨，我就为他感到难过。”

“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呢，莉莉？”爸爸问，“还在生气吗？”

“不生气了，”莉莉肯定地说，“我想他的确很可怜。很抱歉我曾经气得握拳头。”她微微一笑。

乔纳思也对妹妹笑了笑。莉莉的感觉非常直接、单纯，也非常容易解决。回想自己七岁的时候，应该也是同样的状况吧！

接下来轮到爸爸说话了，虽然乔纳思不够专心，但仍礼貌地表现出聆听的模样。爸爸解释当天因为有位新生儿成长得不太顺利，让他十分担心。乔纳思的爸爸是个养育师，每位新生儿在生命初期，不管是身体或情绪上的需求，都由像他这样的养育师来负责照顾。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，但乔纳思很清楚，他对这项工作始终不感兴趣。

“小宝宝是男生还是女生？”莉莉问。

“男生。”爸爸说，“长得很讨人喜欢，性情也很好。但是他的成长速度跟不上同龄的孩子，又睡得不安稳。我们把他转到特别看护区，给他补充更多的营养和照顾。但是，委员会已经在考虑要将他解放。”

“天哪！不会吧！”妈妈同情地叫了起来，“我知道你一定会很难过的。”

乔纳思和莉莉也同情地点点头。解放新生儿总是伤感，因为他没

犯什么错，就丧失了享受社区生活的机会。

“解放”通常用来惩罚，只有两种情况例外：一个是对老年人的解放庆典，欢庆一生丰足圆满；另一个就是新生儿的解放仪式，让人有万般无奈的感觉。对于养育师，比如像爸爸这样的人来，那无异于是宣称自己的任务失败了，幸好这种情况很少发生。

“不过爸爸说，‘我会加把劲儿努力改善的。我要求委员会允许我晚上带他回家过夜，希望你们能同意。你们也知道那些夜班养育师的水准，我认为这个小家伙需要特别的照顾。’”

“当然没问题。”妈妈说，乔纳思和莉莉也点点头。他们以前就听过爸爸抱怨晚班工作人员的素质不佳。由于要求不严，所以晚班的养育工作都由一些缺乏兴趣、技术较差或无法胜任白天工作的人来担任。也因为这样，有许多晚班的工作，是由申请不到配偶的人来担任的，偏偏他们天生缺乏跟别人互动的能力，而这却是建立家庭的必备素质。

“也许，我们可以把他留下来。”莉莉露出甜美的笑容，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。乔纳思很清楚，那表情是装出来的，其他家人也都明白。

“莉莉，”妈妈笑着提醒她，“你明明知道规矩。”

两个小孩——一男加一女，这是每个家庭的标准模式。

社区法则里写得清清楚楚。

莉莉咯咯笑了起来。“好吧！”她说，“我还以为可以破例呢。”

接下来轮到妈妈说她的感受。妈妈在司法院地位很高，今天她审判了一位有前科的违规者。她原本希望这个人在上次犯规后，接受了公平的惩罚，会重新开始工作，融入家庭生活，没想到他又被带到她面前。她感到无比地沮丧和愤怒——她竟然对他的人生毫无影响，这一点甚至让她觉得愧疚。

“我很替他忧心，”她倾诉着，“你们也知道，法则上明明白白地规定，没有第三次机会了，如果第三次违规，就只有解放一条道儿了。”乔纳思打了个冷战，这种事发生过。在他十一岁的班上，有个男孩儿的爸爸在很多年前被解放了。没有人敢提这件事，因为不光彩的事是禁止讨论的。这实在太难想象了。

莉莉站起来，走到妈妈身边，轻抚着妈妈的手臂。爸爸从他的座位上伸出手，握住妈妈的手。乔纳思则握住妈妈的另一只手。

他们一个接一个安慰妈妈，很快地，妈妈重展笑颜，说谢谢大家，自己的心情好多了。

分享的仪式继续进行，爸爸问：“乔纳思，你今天是最后一个喔。”

乔纳思叹了一口气。今晚，他宁可把自己的情绪隐藏起来，不过，当然喽，这是违反规定的。

“我非常地焦虑。”他坦白道，一边心底暗自高兴，终于找到贴切的字眼。

“为什么会这样呢，儿子？”爸爸露出关怀的神情。

“我知道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，”乔纳思解释说，“而且每位成年人都通过了这关。我知道爸爸是，妈妈也一样。现在十二月就快到了，一想到典礼我就焦虑不安。”

莉莉睁大眼睛往上看，用敬畏的声音小声说：“十二岁的典礼哇。”即使是小孩，就像莉莉，或比她更小的，也都知道自己未来要经历这道关卡。

“我很高兴你说出自己的感受。”爸爸说。

“莉莉，”妈妈对小女孩招招手说，“去做该做的事，先把睡衣换上。爸爸和我留在这里，跟乔纳思再多谈一会儿。”莉莉叹了一口气，顺从地爬下椅子：“是个别谈话吗？”她问。

妈妈点点头说：“对，我们要跟乔纳思单独谈一谈。”

## 第二章 养育婴儿

乔纳思耐心地等着爸爸又倒了一杯咖啡。

“你知道，”爸爸终于开口了，“在我小时候，每年的十二月，我都非常兴奋。我很确定你和莉莉也一样。十二月总会带来很多的变化。”

乔纳思点点头，他还记得自己变成四岁的那个十二月，之前的十二月他就不复记忆了。不过，他努力地观察了莉莉早年的每个十二月。他还记得他们家接受莉莉的日子，她就在那天接受命名，变成一岁。

为一岁孩子举办的典礼非常热闹、有趣。每年的十二月，所有在这之前一年诞生的新生儿，都变成一岁。每个岁级通常都有五十个小孩——除非有人被解放。打从一出生就负责照料他们的养育师，会把他们带到台上来。有的小孩已经会迈开小腿，摇摇晃晃地走路；有的可能才几天大，还包在襁褓里，由养育师抱着出场。

“我很喜欢命名典礼。”乔纳思说。

妈妈也颇有同感地微笑着：“在接受莉莉那一年，我们当然事先就知道会获得一名女婴，因为我们提出申请，也获得批准。但是我们很好奇，不知她会叫什么名字。”

“在典礼之前，我原本是可以偷偷地溜进去查看名单，”爸爸说，“因为委员会事先拟好的名单就放在养育中心的办公室里。”

“事实上，”爸爸继续说，“这样做会让我觉得不安。但是，今天下午我还是溜进去偷看命名的名单。我赶紧找到第三十六号，也就是我一直很关心的那个小家伙。因为我突然想到，如果我可以叫他的名字，也许他的发育会更好。当然是趁私下里旁边没人的时候才叫。”

“你找到了没有？”乔纳思问。他被爸爸的话给吸引住了，虽然爸爸违反的规则不严重，但是光想到爸爸违规，就够他心惊胆战的。他偷偷瞄了妈妈一眼，因为妈妈平常的工作就是维护法规。还好，妈妈在微笑，他松了一口气。

爸爸点点头：“如果他没在命名典礼前被解放的话，他会叫做加波。所以现在趁着每四个小时喂食的机会，还有做运动和玩游戏的时间，我就这样小声地叫他。只要不被人听见就行了。”

“事实上，我是叫他‘加波’。”爸爸说完，笑了一下。

“加波。”乔纳思觉得这是个好名字。

当年，他们家获得莉莉并知道她的名字时，乔纳思才五岁，但他仍清楚地记得家中兴奋的气氛，以及围绕她的话题不知妹妹长什么样子？个性怎样？能不能跟他们一家合得来？他还记得跟着爸爸妈妈上台时，爸爸就站在他身边，因为这年爸爸自己要领新生儿，不是以养育师的身份出席。

他还记得妈妈抱着新妹妹，放到他的臂弯中，在这同时，大会当众宣布文件上的资料：“第二十三号新生儿，莉莉。”

他还记得爸爸笑容满面，小声咕哝着：“她是我最喜欢的宝宝之一，我一直希望就是她。”大家鼓掌庆贺，乔纳思也不禁露齿一笑。他喜欢妹妹的名字。那个时候莉莉已经醒了，正挥舞着小拳头。后来他们便走下台来，让位给下一个家庭。

爸爸开口说道：“当我十一岁、跟你现在一样年纪时，也是急切地等着十二岁典礼的到来。典礼长达两天，但我只对一岁的典礼和妹妹的典礼有兴趣，至于其他的典礼就不怎么在意了。在她九岁那一年，她得到了自行车，事实上，之前我已经用我的自行车，偷偷教她怎么骑了。虽然按规定我不应该这样做。”

乔纳思笑了起来，有些法则大家不是很当一回事，不太遵守，甚至还违规。按规定，孩子会在九岁那年得到自行车，所以九岁以前不准骑车。但是，几乎所有哥哥或姐姐，都会暗地里教弟弟或妹妹。乔纳思自己早就在想要怎样教莉莉了。

大家曾经提议修改法则，要求早一点提供自行车，也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研究可行性，但始终没有下文，所以现在只要有议题要讨论，大家就会开玩笑地说，等修法完成，委员们早已经变成老人了。

改变规则很难，但如果事关重大——不像只是几岁给自行车这种小事——那就呈报给记忆传承人定夺。记忆传承人是社区里地位最崇高的长老。乔纳思从未看过他，只知道他不轻易露面。不过，委员们是不会拿自行车这种小事去打搅记忆传承人的。他们只会争辩上几年，直到人们忘了这回事。

爸爸继续说：“我兴奋地看着自己的妹妹卡迪雅变成九岁，拿下头发上的蝴蝶结，得到她的自行车。”爸爸说，“至于十岁和十一岁的典礼我本来就心不在焉，我一直在等十二岁庆典，仿佛等了永恒那么久，在第二天结束之前，终于轮到我了——那就是我十二岁的庆典。”

乔纳思颤抖了一下，他在脑海里勾勒着爸爸少年时的模样，他那

时一定很害羞、很安静地坐在同伴中，等着被叫上台。十二岁的典礼是整个典礼的压轴，非常重要。

“轮到我的时候，我爸爸妈妈感到无比光荣，我的妹妹也是。虽然她很想到外面光明正大地骑自行车，但是，她一点也不烦躁，反而坐得直直的，非常专注。不过，老实说，乔纳思，这场典礼的悬念对我来说没你的高。”爸爸说，“因为我已经很清楚自己会被指派什么工作。”

乔纳思很惊讶，不可能有人事先知道呀。这是一项秘密工作，由社区的领导者——长老委员会负责遴选。他们的保密工作可以说滴水不漏，甚至在指派工作时也不准开玩笑。妈妈看起来也很惊讶：“你怎么可能事先知道？”

爸爸露出一贯温和的笑容：“因为情况太明显了——就连我的父母事后也承认，只要根据我的爱好判断，就不难推测出来。我一向喜欢新生儿，当同年龄的朋友在比赛自行车或用积木搭建交通工具、建筑物的时候，或……”

“没错，我跟朋友都做这些事。”乔纳思插话说。妈妈也同意地点点头。

“当然，我也参与各种活动，因为孩子本来就应该多方尝试。跟你一样，乔纳思，我在学校也很用功读书。但是，一次又一次，在课余时间，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被新生儿吸引。我几乎把所有当义工的时间都花在育婴中心。长老们当然知道这件事，他们一直在观察。”

乔纳思点点头，过去这一年，他也意识到长老们对他的观察越来越密切。不管是在学校、娱乐中心或义工时间，长老们都注视着他和其他十一岁孩子的一举一动。他看到过他们写笔记，也知道长老们还跟所有十一岁孩子以往的老师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。

“所以我期待这样的结果，也很开心有这样的结果。听到长老们指派我担任养育师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”爸爸说。

“即使是意料中的事，大家还会鼓掌喝采吗？”乔纳思问。

“哦，当然啦，大家都为我高兴，因为这是我最想要的工作，我觉得非常幸运。”爸爸微笑着说。

“在你那一年，有没有哪个十一岁的孩子感到失望？”乔纳思问。不像爸爸，他对于自己未来可能被指派什么工作，一点儿概念都没有。但他知道有哪些工作自己肯定不喜欢。比方说，虽然爸爸的工作很崇高，但是他一点儿也不想当养育师。劳工也不是他羡慕的对象。

爸爸想了一下。“没有，我想是没有。毕竟长老们在观察和遴选

时，是非常小心谨慎的。”

“这很可能是我们社区最重要的工作。”妈妈下评论。“我的朋友尤雪蔻很惊讶自己被指派担任医生。”爸爸说，“知道消息后，她非常激动。让我再想想，还有安德烈，当我们还是小男孩时，他不喜欢运动，休闲时都在盖积木，义工时间也都在基地帮忙。长老当然非常清楚这一点，所以安德烈被指派当工程师，他可以说是如愿以偿。”

“安德烈后来设计了那座跨越河面、通往城西的大桥。”乔纳思的妈妈问，“在我们小时候，还没那座桥。”

“乔纳思，很少人志趣不符。你大可不用担心这件事。”爸爸再次安慰他，“万一你真的不满意，还可以向委员会上诉。”大家一听到“向委员会上诉”，又笑了起来。

“我很替亚瑟担心，不知道他会被指派什么工作？”乔纳思承认，“亚瑟人很风趣，爱开玩笑，但是，缺少比较正经的兴趣。”

爸爸轻声笑了起来：“你知道吗？我记得当亚瑟还是个新生儿、尚未命名的时候，他就从来不哭，整天开心地嘻嘻笑。工作人员都很喜欢照顾他。”

“长老们知道亚瑟的个性。”妈妈说，“一定会找到最适当的工作给他。我想你不用为他操心。不过，乔纳思，虽然有些事不见得会发生在你身上，我还是得先警告你。我自己是在十二岁典礼之后才想到这一点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也知道，这是你最后一个升级典礼。十二岁以后，年纪就不再重要，大部分的人甚至在时光流逝之后，忘了自己到底是几岁。不过，如果你想知道，随时可以到开放档案大厅去查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为成人以后的生活提前做准备，并且接受工作训练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乔纳思说，“每个人都知道。”

妈妈继续说：“这意味着你将迈入新的团体，你的每一个朋友都是这样。你不能再跟同年龄的孩子共度时光了。十二岁典礼之后，你会跟指派给你的团体一起受训，再也没有义工时间，也没有娱乐时间。所以朋友之间无法再像从前那样亲近了。”

乔纳思摇摇头说：“亚瑟和我永远都是朋友，”他坚定地说，“我们还会一起上学。”

“没错。”爸爸同意，“但是妈妈说的是事实，有些事会改变。”

“不过呢，是‘好的’改变。”妈妈指出，“十二岁典礼过后，

我很怀念童年无忧无虑的生活：但是当我接受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训练时，我发现能够和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共事，和另一个层面、各种年龄层的人交朋友也很好。”

“十二岁以后，您还玩游戏吗？”乔纳思问。

“偶尔。”妈妈回答，“但是不像以前那样重要了。”

“我就常玩。”爸爸大笑着说，“到现在还玩。我每天在育婴中心玩青蛙跳、藏猫猫，还有小熊抱抱的游戏。”他伸出手，轻抚着乔纳思修剪整齐的头发的，“并不是一到十二岁，就结束所有的玩乐。”

莉莉穿着睡袍出现在门口，不耐烦地叹了一口气：“这次的个别谈话可真长，还有人在等玩具哩。”

“莉莉，”妈妈开心地说，“你就快八岁了，一到八岁，填充玩具就要收回去，送给更小的孩子玩，你应该开始学着不抱它睡觉了。”

不过，爸爸已经走到柜子边，把上面的填充大象拿下来。这些填充玩具都是想象中的动物，里头塞满棉花，很柔软，以前乔纳思的是只小熊。

“在这里，莉莉小宝贝。”爸爸说，“我来帮你解开头上的蝴蝶结。”

乔纳思和妈妈翻了翻眼珠子，看着莉莉和爸爸拿着莉莉从出生时就得到的填充大象玩具，朝卧房走去。妈妈走到大桌子边，打开手提箱；即使晚上开夜车，她的工作好像还是永远做不完。乔纳思回到自己的书桌旁，开始构思怎么写报告。不过，他还是牵挂着即将来临的十二月庆典。

和爸爸妈妈谈过后，他安心了不少，但对长老们会分派给他怎样的工作，毫无概念。不知道到时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！

### 第三章 视觉变化

“哦！瞧！”莉莉开心地尖叫着：“他好可爱喔！你们看，个儿这么小！他的眼睛跟你的一样有趣！乔纳思。”乔纳思瞪了她一眼。他最讨厌她老提他的眼睛。他等着爸爸责骂莉莉，可是，爸爸正忙着卸下自行车后座的婴儿篮。乔纳思忍不住也走过去瞧了一眼。

他望着小宝宝，小宝宝也在提篮上回望着他，乔纳思留意到他有一对灰色的眼珠子。

社区里的人几乎都是黑眼珠，他的爸爸妈妈是，莉莉是，他同年级所有的同学和朋友是。只有少数几个人例外，乔纳思就是其中之一，他还注意到有一位五岁的小女生和他一样眼珠颜色比较淡。平常没有人提这些事，规则上也有限制，但是大家都有这样的默契：不谈论别人的特点或与与众不同的地方。乔纳思决心让莉莉早一点学会这一点，否则她早晚会因为口无遮拦而受罚的。

爸爸把自行车放进停车位，提起婴儿篮，进入屋里。莉莉跟在后头，一边回过头来取笑乔纳思：“也许你们是同一个孕母生的！”

乔纳思耸耸肩，跟着进到屋内。不过，他真的被新生儿的眼睛吓了一跳。社区里虽然不禁用镜子，但因为大家觉得用处不大，所以镜子很少。就算去到有镜子的地方，乔纳思也从没想过要照一照，看看自己长什么样。现在看见小宝宝，他猛然想起，灰色的眼珠不但罕见，看起来还有种特别的神韵。是什么呢？……深邃，没错，就好像一眼望进清澈河底那个未知的地带。他突然惊觉，自己就是这种外观。

他走到书桌边，假装对小宝宝没兴趣。在房间的另一头，妈妈和莉莉正弯下腰，观察爸爸解开婴儿篮的带子。

“他的玩具叫什么？”莉莉拿起婴儿篮边的填充玩具，好奇地问。

爸爸看了一眼，回答：“河马。”

莉莉听到“河马”这个奇怪的字眼，吃吃笑着念了一遍，这才放下玩具。她瞄了一眼卸下包巾的小宝宝，发现他正挥舞着小手臂。

“小宝宝好可爱喔，”莉莉叹了一口气，“希望以后我也可以当‘孕母’。”

“莉莉！”妈妈大声喝止，“别这么说，那种指派工作并不光

彩！”

“但是我跟娜塔莎聊过，你们也认识她的，她就住在街角，今年十岁。她在生产中心当过几个小时的义工，她跟我说，孕母的伙食很棒，还做适当的运动，每天悠悠哉哉地吃喝玩乐，等着小宝宝出生。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啊。”莉莉急忙反驳。

“三年，”妈妈用很坚定的语气说，“生产三次，好日子到此结束。接下来她的人生是劳工，直到进入养老院为止。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莉莉！先过三年懒散的日子，然后一辈子做苦工？”

“好啦，不是啦，我不要这样啦。”莉莉很不情愿地承认。

爸爸让小宝宝翻身趴在婴儿篮里，然后坐在旁边，很有节奏地轻抚着他的背，亲切地说：“莉莉小宝贝，孕母是不能探望小宝宝的。如果你非常喜欢小婴儿，你可以期待跟我一样，当一名养育师。”

“当你八岁开始当义工时，可以到育婴中心试试看。”妈妈建议。

“好，我会试试看。”莉莉说，一边在婴儿篮旁边跪下来，“你们说他叫什么名字？加波？哈啰，加波。”她用唱歌似的语调说话，然后吃吃地笑了起来。“糟了，”她马上轻声细语地说，“他想睡觉了，我最好安静一点。”

乔纳思回到书桌继续做作业。他心里暗自好笑，安静？怎么可能，莉莉根本就安静不下来。也许她应该当一名播音员，这样就可以整天坐在录音室里，对着麦克风说个不停。他轻轻笑了一下，脑海中浮现妹妹用播音员特有的那种训练有素、自以为是的声音，不断地说着：请注意！九岁以下的女生请注意！头发上的蝴蝶结必须随时系好！

他转向莉莉，没错！她的蝴蝶结跟平常一样又松开了，头发凌乱不堪。他确定待会儿就会有针对莉莉的广播。虽然广播员不会指名道姓，可是大家一听就知道指的是谁。

他回想起一次针对他的让他丢脸的广播：请注意！提醒一位十一岁的男孩，娱乐中心的物品不可以擅自带走。点心是用来吃的，不是用来收藏的。这件事发生在上个月，他胡里胡涂地把一个苹果带回家。事后没人再提起这件事，就连爸妈都没提，因为公开广播就够让他难堪的了。当然，第二天上学前他赶紧去归还苹果，还跟娱乐中心的主任道歉。

再次回想这件事，乔纳思心里还是很困惑——不过不是来自广播或道歉，那些都是正常程序，也是他自找的，没什么好意外的，让他困惑的是事件本身。也许当天晚上在家庭分享时间，他就应该把感觉

说出来，但是因为找不到确切的用语，所以放弃了。

事件发生在那天的游戏时间，他正在跟亚瑟玩，随手从点心篮里抓起一个苹果，扔给亚瑟，亚瑟又把它扔回来，就这样玩起接物游戏。

一开始并没有什么异常，因为这种游戏他们已经玩过无数回了，一扔一接，一扔一接，对乔纳思来说毫不费劲儿，甚至有些无聊。但是亚瑟喜欢玩，也必须玩，因为这样的活动可以促进手眼协调，在这方面，他还未达标准，有待加强。

但是，当苹果抛到空中的瞬间，他突然发现苹果的某一部分……老实说，到现在他也还搞不太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……竟然变了。不过，一落到他的手中，它还是原来的苹果，大小相同，形状相同，依旧是完美的圆形，就跟他的外衣一样。

那个苹果毫不起眼，他用两只手来来回回地扔了几遍，再把它扔给亚瑟。结果在半空中——在转瞬间——它又起了变化。

这种现象总共出现四次。乔纳思眨眨眼，望望四周，决定测试一下自己的视力。他眯着眼睛看外衣辨识标志上的小字，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名字，也可以清楚地看见亚瑟在另一头准备接东西，同时他也轻易地接到了苹果。

乔纳思完全胡涂了。

“亚瑟？”他大声地喊，“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苹果不太对劲儿？”

“有啊，”亚瑟笑嘻嘻地喊回来，“它从我的手里跳到地上！”亚瑟刚才又漏接了一次。

乔纳思笑了笑，刻意掩饰心里的不安。不过，他违反了规定，把苹果带回家。那天傍晚，在爸爸、妈妈和莉莉回家以前，他把苹果握在手里，反复仔细地观察。由于亚瑟有几次失手，把苹果掉在地上摔伤了，但看起来跟其他苹果并没两样。

他找来一柄放大镜观察，又在房间里把它丢过来、丢过去，在书桌上滚过来、滚过去，等着变化再度出现。

但是什么也没发生，他等到的是不久后播音员的广播。

虽然播音员没有指出他的名字，但爸爸妈妈看到他书桌上的苹果，心里有数。

现在，他坐在书桌旁盯着作业，他的家人则围绕在婴儿篮旁边。他摇摇头，想要忘掉那件不愉快的往事。他强迫自己专心写报告，在晚餐前念点功课。篮子里的小宝宝加波开始不安地扭动，咿咿呜呜地说话。爸爸打开放着处方和设备的容器，轻声地对莉莉解说该怎么喂

宝宝吃东西。

夜晚像往常一样降临，每个家庭、每座住宅、整个社区，按照正常的节奏运作，为明天做准备。但他们家跟以往不同，那就是多了一个眼珠灰色、清澈、仿佛明了一切的小宝宝。

## 第四章 义工

乔纳思骑得很慢，试着在各栋建筑物的停车棚里找亚瑟的自行车。他不常跟朋友一起当义工，因为亚瑟爱打闹，会增加工作的难度。不过，十二岁就快到了，义工的时间和次数即将结束，一起工作影响不大。

能够自由选择当义工的地点，对乔纳思来说，是一天当中最棒的时光，因为其他的时间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。

他还记得自己八岁时，面对自由选择的情形。莉莉很快也就会有这样的机会。八岁的孩子第一次当义工，心中难免紧张，喜欢咯咯笑着招朋引伴。结果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到娱乐中心帮助年幼的孩子，因为在熟悉的地方比较自在。但是经过适当地引导，他们慢慢地培养出自信，个性也日益成熟，就会慢慢转向有兴趣和符合志向的工作。

有一位名叫本杰明的十一岁男生，整整四年的义工时间就都投注在复健中心，帮助受伤的市民。据说他的技术跟复健中心的主管一样出色，他甚至还研发一些机器和手法来缩短复健时间。大家都相信本杰明一定会被指派到这个领域工作，说不定还可以获准跳过职前训练。

乔纳思非常佩服本杰明的成就，他们相同年龄，互相认识，却从未提过对方的专长，免得难堪。因为即使你不是故意的，可是只要当面提及或讨论别人的成就，就有违反不可吹嘘规定的嫌疑。这属于小规矩，跟鲁莽类似，顶多被当面温和地纠正。但即使如此，最好还是自我控制，连小错都不要犯才好。

住宅区已经落到身后去了，接下来是社区的主要建筑物，乔纳思希望可以在某个工厂或办公大楼外头看见亚瑟的自行车。他经过了莉莉下课后待的育儿中心旁边的游乐区，经过了中心广场和举行公共会议的大会堂，一路慢慢看着。

乔纳思放慢速度，顺着育婴中心外头那一排整整齐齐的自行车，寻找上头的名牌。接着来到食品配送中心——帮忙配送食品是一件很有趣的工作，他希望可以在这儿找到朋友，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一箱箱的补给品，送给社区里的每户人家。最后，他终于发现了亚瑟的自行车——跟平常一样，不是好好的停在停车位上，而是斜斜地靠着——

就靠在养老院的门口。

那里还有另一辆朋友的自行车，是费欧娜的，她今年也十一岁。乔纳思很喜欢费欧娜。她是个好学生，文静又有礼貌，为人也很风趣，因此他一点也不惊讶她会跟亚瑟一起工作。他把自行车紧挨着他们的车停好，然后走进建筑物里。

“你好，乔纳思。”柜台的接待员说。她递给他一张签到单，并在他签名旁边盖上自己的图章。所有他担任义工的时间和次数，都仔细地登录在表格中，保存在开放档案大厅里。孩子们中间悄悄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：很久以前，一位十一岁的孩子在升级十二岁的典礼上，大会宣布他义工时间不足，无法获得指派工作，他觉得非常伤心。后来大会答应额外给他一个月时间，让他补足义工服务次数，再单独指派给他一份工作。他就这样既没有获得大家的掌声，也没有在开始工作时得到祝贺，这个污点伴随了他一生。

“这里今天正缺人手。”接待员告诉他，“今天早上我们举行了一场解放庆典，耽搁了工作进度，现在得把落后的追回来。”她看着一张单子说：“亚瑟和费欧娜正在浴室里帮忙，干脆你也加入他们吧。你知道浴室在哪里，是不是？”

乔纳思点点头，谢过她，沿着长长的通道走进去。他瞥了一眼两旁的房间，房里有些老人安静地坐着，有的在交谈，有的在做简单的工艺品，还有一些睡得正甜。每个房间都铺着厚厚的地毯，布置得很舒适。这里是这样宁静、悠闲，节奏跟忙忙碌碌的制造中心和配送中心截然不同。

乔纳思很高兴自己在过去几年选择了不同的地方担任义工，获得了各种不同的经验（虽然他很清楚，就是因为这样他才未能在某个领域有杰出的表现）。他完全没有头绪——就算想猜也无从猜起——自己会被指派什么工作。

他微微一笑，再度想到典礼：乔纳思的未来是什么？随着日期的临近，他猜想他的朋友大都跟他一样心中无数。

看护陪着一位老人家慢慢穿过厅堂，“乔纳思，你好！”穿制服的年轻人看见他，一边愉快地打招呼，一边小心地扶着身边老妇人的手臂。老人家弓着背，拖着缓慢的脚步往前走。她朝乔纳思的方向望过来，微微一笑，黝黑的眼睛里却空洞无神，乔纳思知道她瞎了。

他走进浴室。里头洋溢着温暖的湿气和沐浴乳的芳香。他脱下外衣，小心地将它挂在墙壁的挂钩上，从柜子里拿出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义工罩衫穿上。

“嗨，乔纳思！”亚瑟跪在一个浴盆旁边朝他大叫。乔纳思看见

费欧娜在附近另一个浴盆边。她抬头对他一笑，双手继续轻柔地帮躺在温水中的老人洗澡。

乔纳思跟大家打过招呼后，就走向等候区。那儿有一长排的斜背椅，供老人们坐着等候。他以前来过，知道该怎么做。

“茉莉莎，该您啦。”他读着老妇人外袍上的铭牌说，“我先放水，再过来帮您。”他把空浴盆的按钮往下压，温水立即从两侧的水龙头流出来。浴盆会在一分钟后注满，之后自动停水。

他扶着老妇人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脱掉她的外衣，并用手撑住她的臂膀，协助她稳稳地跨入浴盆，坐下身体。她缓缓地往后靠，愉悦地呼出一口气，将头枕在柔软的头垫上。

“舒服吗？”他问。她点点头，闭上眼睛。乔纳思站在浴盆外，将清洁乳液挤在海绵上，开始清洗她衰弱的身体。

昨天晚上，他观察过爸爸给小宝宝洗澡的情形。两者其实很接近：肌肤柔弱，需要无刺激性的水质、轻柔的手部动作以及湿滑的肥皂。老妇人脸上放松、祥和的笑容，让他想起加波洗澡的模样。

社区规定不管是大人或小孩，都不可以看别人的裸体，例外的是新生儿或老人。乔纳思比较喜欢这种例外，不像比赛时更换衣服，一个不小心瞥见别人的身体就要道歉，那可真烦人！他始终不了解为什么要制定这条规定。

他喜欢沉浸在浴室里这种温暖、安静和安全的感受中；他喜欢看着老妇人毫无遮掩地躺在水中，面露信赖的神色。

从眼角余光中，他看见费欧娜正协助一位老人站起来，用吸水性很强的毛巾，轻轻拍干他瘦弱、赤裸的身躯，再帮他穿上罩袍。

乔纳思发现茉莉莎不知不觉进入梦乡了，很多老人都是这样的，所以他很小心地维持规律、轻柔的动作，以免惊醒她。当她闭着眼睛说话时，他着实吃了一惊。

“今天早上，我们为罗伯特举行了一场解放庆典。”她告诉乔纳思，“整个过程太完美了。”

“我认识罗伯特！”乔纳思说，“几个礼拜以前我来当义工的时候，还喂他吃东西。他是一位很有趣的人。”

茉莉莎快乐地张开眼睛，“解放以前，委员会照例又介绍了一遍他的生平。不过，老实说，”她用一种调皮的表情说，“有些人的生平听起来挺无聊的。我就看过有些老人在听艾德娜的生平时睡着了。你认识艾德娜吗？”

乔纳思摇摇头，想不起有谁叫做艾德娜。

“嗯，他们想要让她的生平听起来有意义一点。当然喽，”她加

强语气说，“所有的生命都是有意义的，我无意批评别人。但是，艾德娜，我的老天，她只是一名孕母，生完孩子后就到食品制造厂工作，最后才来这里。她甚至没有成立家庭呢。”

茉莉莎抬起头张望了一下，确定没有其他人听到，才又继续吐露：“我觉得艾德娜不是很聪明。”

乔纳思笑了笑，冲冲她的左手臂，放入水中，开始洗她的脚。当他用海绵轻轻搓摩时，她不禁发出舒服的呢喃声。

“但是，罗伯特的人生就很精彩。”茉莉莎继续说，“他曾经担任十一岁的老师——你知道，这是多么重要的工作——他也在企划委员会任过职。而且，真不知他哪来那么多时间，还把两个小孩教养得很好，并且设计了中央广场的景观。当然，他不用亲自动手做。”

“现在要洗背了，身子请往前倾，我会帮您坐起来的。”乔纳思用手臂环住她，协助她坐好。他用海绵搓洗她瘦骨嶙峋的背部：“庆典都做些什么？”

“一开始是介绍他的生平，然后举杯祝贺。我们全举起酒杯，欢呼干杯。接着唱赞美诗，然后他发表了一篇感人的告别演说。我们当中也有人发言，祝福他一切顺利。不过，我没有讲。我不喜欢在众人面前讲话。

他很激动，当委员会让他离开的时候，你应该瞧瞧他脸上的表情。”

乔纳思抚背的动作慢了下来，陷入沉思：“茉莉莎，解放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罗伯特到哪里去了？”

她轻耸了一下肩膀：“我也不知道。除了委员会，应该没人知道。他只是对我们鞠个躬，然后就走了出去，跟以往那些人一样，穿过那道特殊的门，进入解放室。但是，你应该看看他的表情，在我来看，那才是真正的幸福和快乐。”乔纳思微微一笑：“真希望我也在场。”

茉莉莎皱皱眉头：“我不懂他们为什么不让孩子参加。可能是场地不够大吧！他们应该扩建解放室。”

“我们可以跟委员会建议啊，也许他们会考虑的。”乔纳思顽皮地说，茉莉莎听了咯咯大笑。

“没错！”她朗声说着，乔纳思帮她跨出浴盆。

## 第五章 激情

通常，早晨的家庭活动——分享梦境，乔纳思的贡献很有限，因为他很少做梦。就算偶尔记得一些片断，也无法拼凑起来，说出个所以然。

但是今天早晨与往常很不一样，他前一晚做的梦是那样的鲜明。

当莉莉像往常一样，绘声绘影地详述漫长的梦境时，乔纳思的心思不晓得飞到哪儿去了。这次莉莉又做了一个噩梦，梦中她违反规定，骑着妈妈的自行车，被警卫逮个正着。

大家仔细聆听，并和莉莉讨论梦中所透露的警讯。

“谢谢你提供的梦境。”乔纳思心不在焉地公式化地响应着。他试着集中注意力，听妈妈的梦。妈妈的梦有点零乱，好像是违反了一项她不了解的规定而被人责备。大家认为可能是因为她不愿意对那位再次违法的市民下重罚，才会做这样的梦。

爸爸说他没有做梦。

“加波呢？”爸爸低下头，问婴儿篮里的小宝宝。小宝宝刚吃饱，正咯咯笑着，等着回育婴中心度过白天的时光。

大家全都笑了。述说梦境从三岁开始，出生不久的小宝宝到底会不会做梦，大家都不知道。

“乔纳思呢？”妈妈问。虽然乔纳思很少有梦境可以分享，但他们还是会问。

“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。”乔纳思告诉大家。他换了个坐姿，皱皱眉头。

“很好。”爸爸说，“快点告诉我们吧。”

“事实上，细节我已经不太记得了。”乔纳思试图把怪梦重温一遍。

“我好像是在养老院的浴室里。”

“你昨天是到那儿去过。”爸爸指出。

乔纳思点点头：“但又不完全像那里，梦中只有一个浴盆，可是养老院的浴室里有一排接一排的浴盆。梦中的房间既潮湿又温暖，我脱下衣服，也没有穿罩衫，全身赤裸。温度太高了，我不断地流汗。费欧娜跟昨天一样，也在那里。”

“亚瑟也在吗？”妈妈问。

乔纳思摇摇头：“不在。只有我跟费欧娜单独站在浴盆旁边。她正在笑，不过我没有。我甚至有点儿生她的气，因为她没把我的话当一回事。”

“什么话？”莉莉问。

乔纳思盯着自己的盘子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觉得有点窘：“我要她进到浴盆里去。”

他迟疑了一下。他知道自己必须说出整个梦境，不能只挑一部分来说，因此，他强迫自己把不安的那部分也说出来。

“我要她脱下衣服，进到浴盆里，”他飞快地解释，“我想帮她洗澡。我手里拿着海绵。但是她不愿意，一直笑着说不要。”

他抬头看着父母：“就是这样。”他说。

“儿子，你可以描述一下梦中那种强烈的感觉吗？”爸爸问。

乔纳思想了一下，过程虽然模糊，但感觉非常清晰，仿佛现在还在他脑海里回旋。“那是一种‘想要’的感觉，”他说，“我明知她不愿意，也知道不应该这样，却渴望这样做，我可以感觉到我全身上下都充满了这种需求。”

“谢谢你让我们分享了你的梦境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妈妈开口说话，她瞥了爸爸一眼。

“莉莉，”爸爸说，“上学时间到了。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，顺便帮忙看着婴儿篮里的宝宝？他扭来扭去的，我担心会掉出来呢！”

乔纳思起身去整理课本。他很意外大家竟然没有讨论他的梦境，就跳到最后的谢词。也许他们也跟他一样困惑吧！

“等一下，乔纳思，”妈妈温和地说，“我会写张致歉字条给你的老师，这样你就不必为了迟到道歉。”

他纳闷坐回到椅子上，挥手跟提着加波的婴儿篮的爸爸和莉莉再见，然后看着妈妈整理早餐剩余的菜肴，并将托盘放到前门，方便工作人员收取。

最后，妈妈坐到他身边来：“乔纳思，”她微笑着说，“你所描述的那种强烈的需求感，就是你的第一次‘激情’。爸爸和我一直在期待你产生这样的感觉。这是每个人成长必然会经历的过程，爸爸和我在你这个年纪时都有过。将来有一天莉莉也会有。”

“而且通常是从梦里开始的。”妈妈补充道。

激情！他听过这个名词。社区法则中有，只是不记得上头写些什么。广播员也不时提到：“请注意！提醒大家，如果产生激情现象，要往上呈报，以便开处方治疗。”

以前他并不在意这种宣布，因为他听不懂，也从未想过自己会有

这些现象。他忽略这项宣布，就像大多数的居民会忽略广播员的很多命令和提醒一样。

“我要不要往上呈报？”他问妈妈。

妈妈笑了：“你已经报告了，就在梦境分享的时间啊。这就够了。”

“那治疗呢？广播员说要开处方治疗。”乔纳思觉得很沮丧。怎么会在十二岁典礼前的当儿发生这种事？他会被送到远方治疗吗？就因为他做了一个荒谬的梦？

妈妈再度露出安心、亲切的笑容，“不用，不用。”她说，“只要服用一些药丸就行了。你已经可以服用药丸了，这就是治疗激情的方法。”

乔纳思顿时开心了起来。他知道药丸是什么，爸爸妈妈每天早上都服用。据他所知，有些朋友也在服用。有一次，他和亚瑟一块儿上学，才刚蹬上自行车，亚瑟的爸爸就在跑道上大叫：“亚瑟，你忘了吃药丸了！”亚瑟温顺地呻吟了一声，调转自行车，骑回屋前。

生活里面有些事是不能问的，即便是朋友也不能问，因为那样做就会“凸显差异”，令人不安。例如亚瑟每天早上服用一颗药丸，乔纳思没有。所以最好只谈论相同点，以免莽撞。

他马上吞下妈妈递给他的小药丸。

“就这样？”他问。

“就这样。”妈妈回答，把瓶子放回柜子里，“今后可别忘了吃。前几个星期我会提醒你，但以后你得自己记住。如果你忘了吃，激情会再度出现，激情的梦境也会再度出现。有时候，还得看情形调整药量。”

“亚瑟也吃药。”乔纳思透露。

妈妈点点头，一点也不惊讶：“你的很多男同学可能都在服用了。女生也快了。”

“我必须服用多久？”

“直到你进入养老院为止，”她解释，“整个成年生活都要服用。渐渐地这会变成习惯，就像例行公事一样。”

她瞧了瞧手表：“如果你现在出门，可能还不会迟到。快走吧。”

“还有，乔纳思，”他走到门口时，她又补充说：“谢谢你让我们分享你的梦境。”

乔纳思飞快地蹬着自行车往前冲，内心隐隐地觉得骄傲，很高兴自己加入服用药丸的行列。他又回想起那个梦，虽然有些困惑，感觉

上却很愉悦。

他喜欢妈妈说是“激情”的这种感觉。他记得自己刚醒过来时，曾希望这种感觉能再出现。

当他骑车拐过路口，将家远远地抛在后头时，那个梦境也跟着被抛到脑后了。在那一瞬间，他有点失落，想要把那种感觉抓回来，但是那种感觉消失了，激情不见了。

## 第六章 升级典礼

“莉莉，拜托，不要动。”妈妈又一次说。

莉莉站在妈妈前面，急躁地抱怨：“我自己会绑啦，我一向都自己绑。”

“我知道你会。”妈妈一边回答，一边把莉莉辫子上的蝴蝶结拉紧，“不过我也知道，它们一到下午，就散落在你背上了。今天日子特殊，我要你这蝴蝶结整天都整整齐齐的。”

“我不喜欢绑蝴蝶结，还好只要再绑一年就够了。”莉莉生气地说，“明年我还会得到自行车。”说到这里她稍微高兴了一点。

“每年都会有美好的东西。”乔纳思提醒她，“今年你就可以开始当义工了。记不记得去年你七岁时，有多高兴得到前面有扣的夹克呀？”

小女孩点点头，低头看自己的衣服。这件夹克胸前有一排大扣子，说明她七岁了。四岁、五岁和六岁的孩子，全都穿着扣子在背后的外套，这是要他们互相帮忙，学习互助的精神。

穿胸前有扣的夹克，是成长的第一个标志，迈出独立的第一步；九岁时得到的自行车，则象征活动力的扩展，表示他们开始远离呵护他们的家，生活重心逐渐转移到社区。

莉莉挣脱妈妈，咧嘴一笑：“今年你会得到指派的工作。”她兴奋地对乔纳思说，“我希望你当飞行员，那你就可以载着我飞翔。”

“我当然会。”乔纳思说，“而且我还会准备一个适合你用的迷你降落伞，然后把你载到空中，嗯，也许两万英尺高，然后开门……”

“乔纳思！”妈妈发出警告。

“开开玩笑啦！”乔纳思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才不想当飞行员。如果我真的被指派当飞行员，我会提出申诉的。”

“来吧！”妈妈将莉莉的蝴蝶结再绑紧一点，“乔纳思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吃药了没有？我想在观众席找个好位子。”她催促莉莉出门，乔纳思乖乖跟在后头。

到大礼堂的路并不远，莉莉坐在妈妈的自行车后座，对一路上遇到的朋友挥手。乔纳思把自行车往妈妈的自行车旁边一停，就穿过人群，寻找同年的朋友去了。

每年，全社区的人都会参加这项典礼。对父母来说，这两天等于休假，不用工作，大家一起坐在大礼堂里：孩子们则跟同年齡的同学坐在一起，等到被点名时，再一个一个上台。

爸爸不会马上坐到妈妈身边，因为典礼一开始就是命名大典，养育师要把新生儿带到台上。乔纳思跟十一岁的同学们坐在看台上，用眼光搜寻礼堂，希望看到爸爸的身影。没费多少工夫，他就找到养育师的专属区。小宝宝们就坐在养育师的膝盖上，不时传来号啕大哭或生气大叫的声音。社区的公开典礼，观众都是既安静又专心的，但是在这一一年一度的大典上，大家对这群等着接受名字和家庭的小宝宝，总是宽容地微笑着对待。

乔纳思终于和爸爸的目光相遇，他赶紧挥手招呼。爸爸也笑着挥手响应，还把膝盖上小宝宝的手也举起来挥动。

那不是加波，加波回到育儿中心后由工作人员照顾。委员会特别通融，让他在命名典礼和受领之前，再接受一年额外的养育。这个请求是爸爸提出来的，因为他体重不足，晚上睡不安稳，无法交给领养家庭。通常这样的小宝宝会被评定为体能不足，必须解放。

在爸爸的请求下，加波获得一年额外的养育期。他将继续待在育儿中心，晚上则住到乔纳思家。但这一家人，包括年幼的莉莉，都必须签署一份保证书，保证不会对这名小客人产生太强烈的感情。在来年的典礼上，他们必须毫无异议地放弃他，让小宝宝前往指派给他的家庭。

乔纳思心里想，不论明年加波被分配到谁家，起码他是社区的一分子，他们还是可以常看到他。如果他被解放，他们就永远看不到他了。那些被解放的人，包括新生的小宝宝，会被送到别的地方，再也回不来了。

今年爸爸不用解放任何新生儿，如果加波被解放，那不只是失败，也令人伤感。即使乔纳思不像莉莉或爸爸那么喜欢逗弄小宝宝，他还是很高兴加波没有被解放。

典礼准时开始，乔纳思观看一个个小宝宝接受命名，再由养育师亲手交给他的新家庭。有些家庭是第一次接获新生儿，不过也有很多家庭上台时是牵着一名眉开眼笑、得意扬扬的小孩儿，等着领小弟弟或小妹妹，就跟当年他自己五岁的时候一样。

亚瑟戳戳乔纳思的手臂：“你还记得我们获得斐莉的事吗？”他压低声量，不过声音还是很大。乔纳思点点头，那不过是去年的事。亚瑟的父母等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才申请第二个孩子。乔纳思猜想，也许他们被亚瑟傻里傻气的举止搞得筋疲力尽，所以需要多一点时间来

缓冲吧。

他们的两名同学，费欧娜和另一位叫西雅的女生，暂时离开，要跟他们的父母一起上台领新生儿。两个孩子的年龄相差如此悬殊，这种家庭还真是少见。

费欧娜上台后，又回到位于亚瑟和乔纳思前面的座位。她转过身来悄悄地对他们说：“他好可爱，不过，我不喜欢他的名字。”她做个鬼脸，笑了起来。费欧娜的弟弟叫布鲁诺，是不怎么好，不像……对了，不像加波这么顺耳，不过，也还可以啦。

观众对每一名新生儿的命名都鼓掌欢迎，尤其当大会说出“凯尔博”这个名字时，更报以最热烈的掌声。

这个新凯尔博是要取代另一位同名的小孩。这对父母失去了他们第一个名叫凯尔博的小孩，那时他活泼可爱，才刚四岁。失去孩子非常罕见，因为社区规划完善，每个居民都会注意并保护所有的孩子。但是不知为什么，没人注意到第一个小凯尔博随便乱逛，最后竟然掉到河里淹死了。整个社区为此齐聚一堂举行哀悼仪式，在那一整天里，大家一起轻声呼唤凯尔博的名字，直到这阴沉漫长的一天即将结束，才渐渐把呼唤的频率减慢、声音放柔，就好像这名四岁的小男孩儿逐渐地从大家的意识中消失一般。

现在典礼转为特殊的“呢喃取代仪式”，大家在失去那名小男孩儿后，首度复诵这个名字。一开始是轻柔缓慢地低吟，然后速度渐快，音量渐大，直到这对夫妻站到台上，将熟睡的新生儿安安稳稳地抱在母亲怀里，就好像第一位凯尔博又回来了。

另一位新生儿被命名为罗贝特，乔纳思记得老罗贝特在上星期才刚刚被解放。新的小罗贝特不必举行“呢喃取代仪式”，因为“解放”和“失去”是不一样的。

他耐心地坐着等待两岁、三岁、四岁的典礼结束，这个过程跟往常一样无聊。还好，接下来就是午餐时间，他们在户外用餐后再回到座位上，参加五岁、六岁、七岁的典礼，最后终于等到今天的压轴戏——八岁的典礼。

当莉莉昂首阔步上台时，乔纳思不禁为她欢呼、喝彩。莉莉晋升为八岁，获得一件可证明身份的夹克，未来的一年，她将穿着这件扣子较小、还缝有口袋的外衣。这说明她已经成熟不少，可以有自己的小物件了。她认真地聆听着八岁的权利和义务，以及开始担任义工的指示。不过，乔纳思很了解莉莉的心思，虽然她一副专心的模样，眼睛却不时瞄着闪闪发亮的自行车——那是明天要送给九岁孩子的礼物。

乔纳思在心里说，莉莉宝贝别急，明年就轮到你了。

这真是累人的一天，就连加波也是从育婴中心带回来，就一觉睡到天亮。

终于，举行十二岁升级典礼的早晨来到了。

现在爸爸坐到妈妈的身边了。当九岁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推着他们贴有闪亮名牌的自行车下台时，乔纳思可以看见爸妈尽职地拍着手。住在隔壁的小孩——佛立兹，上台领自行车时，一个不小心，扑倒在自行车上。佛立兹是个动作笨拙的孩子，经常被找去精神训话。他几乎是小过不断，比如鞋子穿错脚，作业放错地方，随堂测验不过关等等。每项错误都会给他的父母带来难堪。乔纳思和他的家人都不敢对佛立兹的自行车抱以厚望，他们早有心理准备，他的自行车不可能好好地放在停车位上，十之八九会随意丢弃在前门的走道。终于，九岁的孩子通通回到座位上了。他们要先把自行车推到门外，再回到座位上坐好。当九岁的孩子第一次骑自行车回家时，大家都会微笑着开他们玩笑：“我知道你没骑过自行车，要不要我示范给你看啊？”不过，这些咧着嘴笑的九岁孩子早就技术犯规啦，他们已经偷偷地练习了好几个星期，所以可以平稳地蹬上自行车，熟练地踩着踏板，双脚还不会落地。

接着轮到十岁的孩子。乔纳思一直觉得十岁的典礼很无趣——每个孩子都要修剪头发：女孩子剪掉辫子，男孩子剪掉稚气的长发，露出耳朵，剪成像大人般的短发型。

工作人员拿着扫把上台，很快将剪下来的头发扫干净。乔纳思看得出来，台下那些十岁孩子的父母一直在交头接耳、议论纷纷。今天晚上，一定会有很多家庭会对这些仓促剪过的头发再加以修整的。

接下来是十一岁，乔纳思觉得自己好像不久前才经历过十一岁的典礼呢！不过，十一岁的典礼也没什么特别。在十一岁之前，大家只是等着十二岁的到来。十一岁只是一个时间的指针，变化不大。他们会得到新衣服：女生因为身体开始产生变化，所以会得到不一样的内衣。男生则会得到较长的长裤，裤子上有形状特殊的口袋，方便他们放置小型计算器——从这一年开始，他们在学校就会用到了。不过这些衣服都装在袋子里，也不用多加说明。

又到了中午用餐时间。乔纳思觉得好饿，他和同学齐聚在礼堂前面的桌子上，拿出袋子里的食物。昨天的午餐时间非常快乐，大家活蹦乱跳、有说有笑的。但是今天全班都很焦虑，自然的就跟其他年龄的孩子区别出来。乔纳思看见那些刚刚晋升为九岁的孩子，赞叹地欣赏着他们梦寐以求的自行车。他看见十岁的孩子一直在抚摩新发型，

女生则轻晃着头，少了辫子感觉很不习惯。

“听说有个家伙以为自己会被指派为工程师，”吃饭时，亚瑟小声告诉乔纳思，“结果却被指派到卫生所当工人。第二天他一气之下离家出走，跳进河里，游到另一个社区，再也没人见过他。”

乔纳思笑着说：“这是人家编出来的啦，我爸爸说十二岁的时候就听过这个故事了。”

亚瑟可不这么想，他看着礼堂后头那条隐约可见的河流：“我连游泳都游不好，”他说，“游泳教练说我不懂漂力或什么的。”

“是浮力。”乔纳思纠正他。

“随便啦，反正我不会游，只会往下沉。”

“不管怎么样，”乔纳思指出，“亚瑟，你认识谁——我是说真的认识，不是听说的喔——去加入别的社区吗？”“没有，”亚瑟很不甘心地承认，“不过，可以这么做的。法规里说，你如果不适应，可以申请到别的地方，或者被解放。我妈妈说十年前曾经有人提出申请，第二天就离开了。”他咯咯咯地笑了起来，“她所以会跟我说这个，是因为我快把她逼疯了，她威胁说要把我送走。”

“她是在跟你开玩笑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但她说的是真的，真的有人这样做过。她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，今天还在这里，明天就走了。再也没人看过他，连解放的仪式都没有。”

乔纳思耸耸肩。他才不担心这个，哪会有人不适应呢？委员会在做选择时都非常小心谨慎，指派工作时更是一丝不苟。

就连婚配也是小心翼翼，考量了再考量，所以有时某个成人申请配偶，竟然等了好几个月，甚至好几年，才被批准。因为所有的因素，例如性情、能力、智力和兴趣都要配合得天衣无缝。比如乔纳思的妈妈智力比较高，可是爸爸的性情比较温和，两人便可互相调和。他们的婚配，跟其他人的婚姻一样，经过长老们三年的观察，同意让他们申请孩子，可见很成功。

配偶的选择、命名、新生儿的家庭配置、工作指派等等，通通都是经过长老会谨慎、严密地考查的。

乔纳思相信不论他被指派什么工作，或亚瑟被指派什么工作，对他们来说都会是最恰当的。他只希望午餐时间赶快结束，观众赶快进入礼堂，让悬念早点解开。

好像是响应他内心的愿望似的，铃声在这时响起，人群开始往礼堂门口移动。

## 第七章 分派工作

礼堂的座位重新调整，乔纳思这个年龄层跟刚刚晋升为十一岁的孩子对调，所以他们现在就坐在讲台前方。

他们是根据原始号码入座的，那号码打从出生后就跟着他们。虽然命名之后号码就很少用了，不过，每个小孩都会记得自己的号码。有时小孩子调皮捣蛋，做父母的就会气得叫他们的号码，意思是捣蛋的小孩没有资格拥有名字。每次乔纳思听见一些父母对还在学步的幼儿怒吼：“够了，二十三号！”他就忍不住笑出来。

乔纳思是十九号，他是当年第十九位出生的新生儿，这意味着在他被命名的时候，已经会站立，视力良好，而且很快就会走路、说话。在前两年，这个位置让他占到一点便宜，因为跟比他晚几个月出生的小宝宝比较，他的发育比较快。但是等到三岁的时候，就相差不远了。

三岁以后，孩子的发展相当一致，不过透过号码，就可以分辨得出团体中谁比谁大上几个月。严格地说，乔纳思的完整号码是十一·十九号，因为每个不同的年龄层中，都有十九号，这是当然的喽。而今天，因为十岁的孩子已在早上晋升为十一岁，所以这时出现了两个十一岁的十一·十九

号。午餐时，他曾跟这位新的十一·十九号——一位名叫海瑞的害羞女生，交换了会心的微笑。

不过，号码重复只有这短短几个小时，很快他就会升为十二岁，不再是十一岁，从此年纪也不再重要了。他跟他的父母一样是个大人了，是个崭新的个体，只不过尚未接受训练而已。

亚瑟是四号，坐在乔纳思前排，他将是第四个接到指派工作的人。

费欧娜是十八号，坐在他的左边。他的另一边则坐着二十号，一位名叫皮亚瑞的男生，乔纳思不太喜欢他。皮亚瑞道貌岸然的，整天愁眉不展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乔纳思，你有没有检查法则手册？”要不就是不安地嘀咕着：“我不知道这合不合乎规则？”偏偏他担心的又都是一些没人会在意的小事，比如：如果白天起风，可不可以敞开短上衣？可不可以试骑朋友的自行车，体验不同的感觉？

十二岁典礼由首席长老致词，她是社区的领导人，每十年遴选一

次。演说内容千篇一律：先回忆童年和准备时期的快乐时光，再提到紧接着到来的成人生活和责任，派任工作的深层意义，以及即将到来的严格训练。

“时候终于到了，”她把目光移向前排，看着他们，“我们要来认知大家的差异性。过去十一年，你们一直努力学习将自己的行为标准化，并压抑自己的冲动，以免与团体格格不入。

但是今天我们却要赞扬个别差异，因为这将决定你们的未来。”

她开始描述这个年龄层有哪些个别的特质，只不过没指名道姓罢了。她指出有人擅长照顾他人，有人喜欢新生儿，有人具有不凡的科学天分，有人特别喜欢从事体力劳动。乔纳思注意聆听，揣摩长老指的是什么人。擅长照顾他人，毫无疑问是指坐在他左手边的费欧娜，她在为老人洗澡时非常温柔：具有科学天分的可能是班杰明，他已经为复健中心设计了重要的仪器。

他听不出首席长老提及的特性哪个像他——乔纳思。

最后，首席长老对委员会的成员致意，谢谢他们过去这一年来面面俱到地观察。长老会的成员全体起立，接受大家的掌声。乔纳思注意到亚瑟有礼貌的用手遮住嘴巴，打了一个小哈欠。

终于到了典礼的高潮，首席长老叫一号上台，开始指派工作。

派令很长，还附带对这个人做了一点说明。一号很开心地接受鱼类养殖所服务员的工作。乔纳思听到首席长老说一号经常到那里当义工，对提供营养给社区大众很感兴趣。

那位名叫玛德琳的一号，在如雷的掌声中回到座位上，身上配戴崭新的鱼类养殖所工作证。乔纳思露出恭喜的微笑，他很高兴这项工作分出去了。

二号名叫英格儿，即将担任孕母的工作。乔纳思记得妈妈说过，担任这种工作并不光彩，但是他倒觉得委员会的选择很适当。英格儿虽然有点儿懒，却是个好女孩儿，而且体格强壮。经过短暂的训练后，她可以享受三年被娇宠的好日子。她的体格不但适合生孩子，也能胜任往后的劳动工作。英格儿微笑着回到座位。虽然声望不高，孕母的工作还是很重要。

亚瑟开始紧张了，不断回头看着乔纳思，惹得督导人员不得不用眼神警告他：不准乱动，向前看！

三号艾沙克的指定工作是当六岁孩子的老师。这是他盼望的工作，所以乐不可支。现在有三项工作有适当人选了，但没有一项是乔纳思喜欢的。他调侃地想：当然，他是不可能当孕母的。

他把工作项目细细地想了一遍，剩下的工作中，他可能分派到哪

项呢？其中有很多是他没兴趣的。不管如何，接下来轮到亚瑟了。

乔纳思专注地看着亚瑟上台，扭捏地站在首席长老身边。

“我们都认识亚瑟，也很喜欢亚瑟。”首席长老说。亚瑟咧嘴笑了笑，用一只脚去搔另一只脚，观众不禁轻笑了起来。

“委员会在考虑亚瑟的指派工作时，很快就发现有些工作很明显地不适合亚瑟。比方说，”她开始微笑，“我们就不会考虑让亚瑟当三岁孩子的老师。”

观众哄堂大笑。亚瑟也跟着大笑，虽然样子看起来有点儿不好意思，却似乎很高兴能引起众人的注意。三岁孩子的老师得特别留意孩子正确的遣词用字。

“事实上，”首席长老忍不住“噗嗤”一声笑了出来：“我们还想去追究一下责任，到底是谁担任亚瑟三岁时的老师呢！打从他开始学习语言，我们就不停地开会讨论他的问题。”

她带着浅浅的笑意说：“尤其是关于‘沙拉’和‘打打’之间的差异性。记得吗，亚瑟？”

亚瑟羞赧地点点头，观众再度大笑。乔纳思也不例外。虽然当时他才三岁，但对这些事记得很清楚。

社区里有一把专用来管教不听话小孩儿的戒尺。这把戒尺薄薄的，很有弹性，打下去很痛。育儿中心的专家们都受过良好的训练技巧：犯小过，轻轻打一下手心；第二次犯错，就加点力道，在脚上打三下。

可怜的亚瑟，打从学步开始，不是说话太快，就是乱用词语。三岁的时候，有一次在吃点心时间，他很想喝果汁、吃饼干，当他排队领点心的时候，竟然把“蛋蛋”说成“打打”。

乔纳思记得很清楚，那情景仿佛还在眼前：小亚瑟在队伍中很不耐烦地扭着身子，然后用稚嫩可爱的声音大叫：

“我要打打。”

其他的三岁小孩，包括乔纳思，全都紧张地叫了起来，纠正他：“蛋蛋！亚瑟，你要的是蛋蛋！”但是错误已经形成了，而小小孩最重要的工作，就是精确地使用语言。既然亚瑟要求“打打”，育儿中心的工作人员便拿起戒尺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在亚瑟的手上打了一下。亚瑟缩了一下，呜呜咽咽地小声更正：“蛋蛋。”

但是第二天早上，他再度犯错，接下来的一个礼拜也是一样。他就是改不过来，每次，都换来更严厉的痛打，结果腿上留下一道道清晰的伤痕。后来有好长一段时间，他索性不再说话。

“有好一阵子，”首席长老继续说，“我们的亚瑟非常沉默。但

是他终于学会了！”

她笑容满面地看着他：“当他再度开口时，遣词用字精确多了。现在他已很少犯错，即使犯错也会及时更正和道歉。他的幽默感是永不枯竭的。”观众低声表示同意。亚瑟开朗活泼的个性社区里无人不知。

“亚瑟，”她提高音量，准备发表正式的派令，“你被分配到娱乐中心担任主任助理。

她微笑着把工作证戴在他的身上。亚瑟转身走下讲台，所有的观众齐声欢呼。当他回到座位上时，首席长老低头注视着他，说出那句她已说了三次，而且还会继续对所有晋升为十二岁的孩子说的一句话。只不过，这句话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义。

“亚瑟，”她说，“谢谢你奉献了你的童年。”

分配工作继续进行，乔纳思专心观看和聆听着，由于好朋友获得理想的指派工作，让他大大松了一口气。可是，就快要轮到他上台了，他显得越来越不安。坐在第一排的十二岁孩子全都领到工作证了，他们坐在位子上把玩着。乔纳思知道每个人脑海中想着的是随之而来的训练，比如医生、工程师、法官，这些工作都需要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研究才能胜任；其他工作，比如劳工和孕母，训练时间就短多了。

十八号，坐在他左边的费欧娜，已经上台了。乔纳思知道她很紧张，但费欧娜是个冷静的女孩儿，在整个典礼进行中，她始终安静、沉稳地坐着。

在众人热诚的欢呼声中，费欧娜接受照顾老年人的工作。让这么一位善解人意、温和有礼的女孩子来担任这项工作，实在是太理想了。费欧娜再度坐回乔纳思身边时，嘴角浮现着满足、愉快的笑意。

当掌声渐息、首席长老拿起下一个档案夹注视着台下时，乔纳思准备好要走上台去。终于轮到他了，他平静下来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用手顺了顺头发。

“二十号他听见她清晰的语调，“皮亚瑞。”

她跳过我了，乔纳思愣在那里。他有没有听错？没有。全体观众突然间安静了下来，他知道全社区的人都发现首席长老漏掉一个号码，从十八号直接跳到二十号。在他右边的皮亚瑞带着惊讶的表情，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走向讲台。

错了，她弄错了。不过乔纳思知道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，她不可能犯错的，尤其是在这么重要的十二岁典礼上。

他觉得头晕脑涨，没办法集中注意力。他没有听到皮亚瑞获得什

么工作，只隐约感觉到掌声响起，皮亚瑞戴着工作证回到座位上。接着是二十一号、二十二号。

分配工作按照号码顺序继续进行着。乔纳思恍恍惚惚地坐着，听着号码一路进展到三十号……然后四十号，慢慢接近尾声。每叫一个号码，他的心就怦怦乱跳，他的脑袋开始胡思乱想……也许接下来就会叫到他了。难道是他忘了自己的号码吗？不可能。他一直是十九号，他就坐在标示着十九号的座位上啊。

可是她跳过他了。他看见同学们对他投来关注的眼神，但很快地又赶紧移开。他也看见督导员脸上担心的神情。

他缩着肩膀，让座位里的自己看起来小一点。他希望自己消失不见，逐渐隐没，根本不存在。他不敢转身看人群中父母的神情，他受不了看见父母脸上蒙上羞愧的阴影。乔纳思低下头，苦苦思索着，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？

## 第八章 记忆传授人

观众席里流荡着一股不安的气氛，人们对最后一项指派工作报以掌声，但是掌声稀稀落落的，不像先前那样热烈、整齐……大家困惑地窃窃私语。

乔纳思机械地、无意识地拍着手，原本期待、兴奋、骄傲和为朋友感到无比快乐的情绪，早已消失无踪；现在他只感到羞辱和恐惧。

首席长老等到不安的掌声停歇后，才又开口说话。

“我知道，”她用充满活力又十分优雅的声音说，“大家都很担心，以为我可能弄错了。”

她笑了。大家听见她这句亲切的声明，马上从不安的情绪中解脱出来，呼吸顿时舒畅了许多，现场一片安静。

乔纳思抬起头。

“让大家忧虑不安，”她说，“我郑重向整个社区道歉。”

她的声音在观众席中回荡。

“我们接受你的道歉。”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。

“乔纳思，”她低头看着他，“我要特别向你致歉，很抱歉让你坐立不安。”

“我接受你的道歉。”乔纳思的声音微微颤抖。

“现在请你到台上来。”

今天稍早，他在家里换衣服的时候，还练习了一下该怎样满怀自信地上台，现在那些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他光是站起来，往前走，爬楼梯，走过平台站到首席长老身旁去，都觉得举步维艰。

她把手放在他紧张的肩膀上，要他放松。

“乔纳思没有分派到工作。”她对所有的人说。乔纳思心里一沉。

她继续说下去：“乔纳思被选上了。”

他眨了一下眼睛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他可以感觉到观众的内心也同时升起了这个疑问。

她用坚定、命令式的语气说：“乔纳思被选上担任我们下一位记忆传承人。”

接着他听到大家——每位在座的居民——因为震惊而猛吸一口气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敬畏的神情。

不过，他还是不懂。

“这样的遴选是非常非常罕见的。”首席长老告诉大家，“我们社区里只有一位记忆传承人，由他负责训练接班人。”

“现任的记忆传承人担任这个职务已经很久了。”她继续说，乔纳思随着她的目光看过去，长老委员会的成员都坐在一起，首席长老的目光落在正中央一位长老身上，奇怪的是，那位长老却又仿佛不属于这个组织。乔纳思以前从未看过这位长老，他蓄着胡子，眼珠子也是淡色的，他热切地注视着乔纳思。

“上次的遴选失败了。”首席长老神色黯淡地说，“那是十年前的事了，那时乔纳思还在学走路。那次的经历带给大家莫大的痛苦，我不想再多加叙述。”

乔纳思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，但是感受得到低沉的气氛——大家在不安地挪动着身子。

“这一次我们不再匆促行事，”她继续说，“我们经不起再一次的失败。”

“有时候，”她用比较轻快的语调化解礼堂里沉重的气氛，“即使我们已经竭尽所能、密切观察，还是无法充分掌握某些指派工作。有时我们会担心，即使经过训练，有人还是无法达到预定的标准。毕竟，十一岁还只是个孩子。比如我们以为某人具有赤子之心和耐性，很适合担任养育师，没想到训练之后，才发现他只是愚蠢和懒散。所以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会继续观察，做必要的修正。

但是记忆传承人受训时不受监督或修正，这在规则里头写得很清楚。他必须在隔离的状态下，由现任的记忆传承人全权主导，这是一项神圣荣耀的使命。”

隔离？乔纳思越听越不安。

“所以遴选必须非常谨慎，得全体委员毫无疑问才行。如果在遴选过程中有长老做了不确定的梦，就足以把候选人从名单中除去。”

“很多年前，乔纳思就已被指认是记忆传承人的可能人选。我们密切观察他，也没有长老做过不确定的梦。”

“他充分展现了担任记忆传承人必备的特质。”

她把手搭在乔纳思的肩膀上，开始说明是哪些特质。

“聪明。”她说，“我们都知道，乔纳思从入学以来，一直是班上顶尖的学生。”

“正直。”她接着说，“乔纳思跟我们一样，都犯过一些小错，”她对他微微一笑，“我们希望他能勇于认错，迅速改过，他的确做到了。”

“勇气。”她又说，“我们当中只有一个人接受过记忆传承人的严苛训练，他就是我们委员会中最重要的成员——现任的记忆传承人。他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，一定要具备勇气。”

“乔纳思，”她转身面向他，不过所有的人都可以听到她的声音，“在训练过程中，你必须承受身体上的痛苦。”

恐惧轰然袭上乔纳思心头。

“那是你不曾经历过的痛苦。没错，你曾从自行车上摔下来，擦伤膝盖；没错，去年你的手指头也被门给压伤过。”

乔纳思同意地点点头，他回想起那些意外事件和伴随而来的痛苦。

“但是，很快你又得面对这样的经历，”她温和地解释，“在训练过程中，你会历经巨大的痛楚，那些痛楚超出我们的想象，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。记忆传承人自己也无法形容，只是一再提醒我们要让你知道：你需要很大的勇气去面对，很遗憾我们无法事先为你做些防范的准备。”

“不过，我们确信你有这样的勇气。”她对他说。

他一点也不勇敢，至少现在就不是。

“第四个主要的特点，”首席长老说，“就是智能。乔纳思尚未学会，但通过训练，他将逐渐获得这项能力。

我们确信他具有获得智能的潜能，这也是我们正在积极发掘的。

最后，记忆传承人还必须具备另一项特点，关于这一点，我只知名称，但没办法加以描述。因为我不了解，社区中的成员也没人了解。也许乔纳思知道，因为现任的记忆传承人告诉我们，乔纳思已经具备这项他称为‘超眼界’的能力。”

首席长老用质疑的眼光看着乔纳思，观众的焦点也都集中在他身上。现场寂静无声。

在那一瞬间，他怔住了，内心无比沮丧。他也不知道啊，那到底是什么能力呢？他根本不清楚。现在他必须承认：“没有，我没有这项能力。”祈求大家的宽恕和原谅，还要解释清楚选上他是一大错误，他根本不是那块料。

但是当他往人群望过去，看着一张张的脸孔，幻象又产生了，就跟上次的苹果事件一模一样。

人群变了。

他眨眨眼，一切又恢复原样。他挺了挺肩膀，在那一刹那间，他第一次肯定自己具有这样的能力。

她还看着他，所有人的目光也集中在他身上。

“我想是吧！”他告诉首席长老和大家，“我自己也不了解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但是，有时候我的确会看见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，也许这就是超眼界。”

她的手臂从他肩膀上放下来。

“乔纳思，”她不仅是对他，也是对他所属的整个社区说，“你将接受训练，成为我们下一任的记忆传承人。谢谢你奉献了你的童年。”

说着她转身离开讲台，留下他一个人站在台上，面对观众。大家开始自发地低吟他的名字。

“乔纳思，”一开始只像个耳语，短促可闻，“乔纳思，乔纳思……”

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快：“乔纳思、乔纳思、乔纳思……”

随着逐渐增强的唱颂声，乔纳思明白，大家就跟接纳新生儿凯尔博一样，已接纳了他和他的新角色。他的内心充满感激和骄傲。

但是，在这同时，他也感到无比惶恐。他不了解自己为什么会被选上？他对自己的未来毫无概念。

未来他会怎样呢？

## 第九章 特殊规则

在他十二年的成长岁月中，乔纳思首次体悟到什么叫做隔离和与众不同。他记得首席长老说过：他的训练是在隔离的状况下，单独进行的。

虽然训练尚未展开，但是在离开大礼堂时，他已经领略到被分隔开来的滋味。他握着资料夹，穿过人群，寻找家人和亚瑟。大家纷纷让路给他，注视着他，并低声耳语。

“亚瑟！”他在停车场看见朋友，赶紧大叫，“我们一起骑回家吗？”

“当然啦！”亚瑟的笑容一如往昔，亲切又熟悉，但乔纳思隐隐觉得亚瑟好像迟疑了一下。

“恭喜啦！”亚瑟说。

“我才要恭喜你呢！”乔纳思回答，“当她提起‘打打’这件往事时，真是有趣儿，你获得的掌声比谁都多。”

刚晋升为十二岁的孩子这时也聚集过来，小心翼翼地把资料夹放入自行车后的提篮里，准备回家后再拿出来研读。过去这几年，孩子们晚上都得背诵学校功课，总是一边背，一边无聊地打哈欠。今晚可就不同了，他们是用期待的心情来背诵未来的工作规则。

“恭喜你，亚瑟！”有人大叫，同样又迟疑了一下才说，“也恭喜你，乔纳思！”

乔纳思和亚瑟也礼貌地恭贺对方。乔纳思看见爸爸和妈妈在自行车旁，远远地望着他。莉莉已经坐上后座，系好安全带了。

他挥挥手，他们也笑着挥挥手。他注意到莉莉表情很严肃，大拇指含在嘴里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他跟亚瑟的交流只是几个小笑话和一些无关紧要的话。

他在家门口下车，对亚瑟大叫：“明天早上见，娱乐中心主任助理！”

亚瑟继续往前骑：“好的，再见！”

亚瑟大声响应的瞬间，他再一次感觉到他们长期建立的友谊，似乎有些走调。也许是他多虑了，跟亚瑟在一起，不可能有什么改变的。

那天的晚餐静得出奇，只有莉莉叽叽喳喳，提出一大堆有关未来义工生涯的规划。她说她要先到育婴中心服务，因为她已经是喂加波吃饭的专家啦。

“我知道，”当爸爸对她投来警告的眼光时，她立刻补充说，“我不会提他名字的，我会假装自己不知道。我等不及了，好希望明天赶快来呢！”她快乐地说。

乔纳思不安地叹了一口气：“我可以等！”他喃喃自语。

“大家都很尊敬你的工作，”妈妈说，“爸爸和我为你感到骄傲。”

“那是我们社区最重要的工作。”爸爸说。

“但是几天前，你说指派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工作！”

妈妈点点头：“这不一样。这不是工作，真的。我想都没想过，也没想到……”妈妈停顿了一下，“因为向来只有一个记忆传承人。”

“但是，首席长老说十年前做过一次遴选，结果失败了。她指的是什么？”

爸爸和妈妈迟疑了半晌，最后爸爸叙说了上一次的遴选结果：“上次的情况跟今天很像——同样充满悬疑，乔纳思。

当所有的十一岁孩子都获得指派的工作后，他们才宣布那位被选中的人……”

乔纳思插嘴问：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妈妈回答，“是一个女生，不是男生。但是我们不能再提她的名字，也不能再用这个名字为新生儿命名。”

乔纳思很震惊。如果有哪个名字“再也不能提起”，那可是奇耻大辱啊。

“她怎么了？”他紧张地问。

爸爸妈妈面有难色。“我们不清楚，”爸爸很不自在地说，“我们再也没见过她。”

屋子里静悄悄的，他们只是默默地彼此望着。最后妈妈站了起来，说：“你获得了最尊贵的荣耀，乔纳思，最尊贵的荣耀。”

乔纳思独自在卧室里，铺好床，打开了自己的资料夹。他注意到有些同学的资料夹好大一沓，上头印满了字。他猜想班上那位科学家——本杰明，一定是轻松地读着一页又一页的规则和说明。他也想象得到，费欧娜一定是带着微笑，看着单子上所列的未来该学的方法和该尽的义务。

但是他的资料夹只有薄薄的一张，他读了两遍：

乔纳思记忆传承人

- 一、每天下课后，直接到养老院后面的安尼斯入口处报到。
- 二、每天训练结束后，立刻回家。
- 三、从现在开始可不受规则约束，有权向任何一位市民发问，并保证获得答案。
- 四、禁止谈论训练内容，包括双亲和长老会在内。
- 五、从现在开始，不再跟别人分享梦境。
- 六、除非疾病或伤势与训练无关，否则禁止申请任何药物。
- 七、不得申请解放。
- 八、可以说谎。

乔纳思愣住了。他跟朋友的友谊怎么维持？他那些不花脑筋的球类游戏呢？沿着河岸骑自行车散心呢？对他来说，那是一段既快乐又重要的时光。他们为什么要剥夺呢？这些简单、合乎逻辑的指示，他可以理解，因为每个十二岁的孩子都一定会被告知：到哪里、如何去以及何时接受训练。但是他还是有一点失望，很明显的，在他的课表里，完全没有任何休闲时间。

可以不受规则约束这条也令他相当吃惊。不过，再读一次后，他知道并不是强迫他违规，只是允许他有更大的选择权。他很确定，他永远也不会利用这条来为所欲为。他早已习惯遵循社区的规则，一想到要探人隐私，他就浑身不自在。

至于不再分享梦境这条，倒不成问题。他很少做梦，分享梦境对他来说本来就不容易，他很高兴可以免除这项义务。只是以后早餐时该怎么办呢？如果他做梦了，是否跟过去一样，只要告诉家人他没做梦就好？这就是说谎了。还有，最后一条规则说……哎，这最后一条规则他还没准备好去理它呢。

对于药物的限制，他感到很为难。居民用药一向非常便利，就连孩子都可通过双亲拿到。上次他的手指头被门压伤，他赶紧忍痛通过广播通知妈妈。她一要求止痛药，药物马上送到。几乎是在同一时间，他手上的剧痛立即消除，只剩轻微的颤动，现在只能靠回忆才能唤起上次的体验。

再读一次第六条规则，他了解压伤手指可归类为“跟训练无关”的伤势。虽然打从那次意外后，他就对厚重的大门特别留意，也很确定不会再旧事重演。可是如果真的再度发生，他还是可以申请药物治疗。

现在每天早上所吃的药丸，也跟训练无关，所以他还是继续吃。

可是一想到首席长老说训练过程必须承受很大的痛楚，他就打从

心里不安。她还说那是难以形容的痛楚。

乔纳思用力吞了一下口水，实在很难想象那会是怎样的痛楚，而且还不能服药。这实在超出他的理解。

他对第七条规则毫无异议，因为他从未想过要申请解放。

他强迫自己再读一次最后一条规则。打从启蒙开始接受教育，打从开始学习使用语言，他就没说过谎。这是学习正确用语不可或缺的环节。他四岁时，有一次在学校午餐前说了一句：“我饿死了。”

结果马上被带到旁边，上了一堂精确使用语言的课程。在课堂上他学懂了他不是“饿死了”，而是“肚子很饿”。在社区里没人会饿死。过去也从来没人饿死，未来更不可能有人会饿死。说“饿死了”，就等于是说谎。当然，这是一个不经意地说谎。要大家精确地使用语言，就是希望大家不会不经意地说谎。他了解这一点吗？他们问他。他果然了解。

在他的记忆里，他再也不敢说谎。亚瑟不会说谎，莉莉不会说谎，爸爸妈妈不会说谎，没有人会说谎，除非……

一个念头突然浮现乔纳思的脑海里，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：是否其他人——大人——在晋升为十二岁时，都收到同样可怕的指令呢？

是否他们都被指示：可以说谎。

他的内心受到很大的冲击。现在，他有权向任何人提问——而且一定会有答案——就用想象的吧（虽然还是很难想象），他可以问某个大人，也许就问爸爸：“你说谎吗？”

不过，他也无从知道他所获得的答案是不是真的。

## 第十章 储存记忆的人

“我从这里进去，乔纳思。”他们把自行车停在画好停车位的区域，走到养老院门口时，费欧娜说。

“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竟然觉得紧张。”她说，“我以前常到这里啊。”她把玩着手上的资料夹。

“嗯，现在不一样了。”乔纳思提醒她。

“连自行车上的名牌都不一样。”费欧娜笑了起来。维护人员趁着半夜，帮每位十二岁的孩子换上新名牌，上头标示着：受训中的居民。

“我不想迟到。”她一边迈上台阶，一边迟疑地说，“如果我们同时结束，我就和你一起骑车回家。”

乔纳思点点头，挥挥手，便绕过建筑物，朝安尼斯走去，那是一栋附在建筑物背后的小侧楼。他也跟她一样，不想在受训的第一天就迟到。

安尼斯的外观毫不起眼，门口也很寻常。他握住厚重的门把手，这才注意到墙上有个蜂音器，于是他改为按铃。

“什么事？”声音从蜂音器上方小小的扩音器传出来。

“我是，嗯，乔纳思。我是新的……我是说……”

“请进！”“咔嚓”一声，门开了。

接待室很小，只有一张桌子，一位女接待员正忙着处理文件，抬头看到他进来，竟然站了起来。这个举动着实令他大吃一惊。以前从没有人因为他的出现而主动起立致意。

“欢迎，记忆传承人。”她很恭敬地说。

“哦，”他很不自在地回答，“叫我乔纳思就好了。”

她微微一笑，按下下一个钮，他听见她左边的门“咔嚓”一声开了。“您可以进去了。”她告诉他。

她好像注意到他的不自在，也了解他不自在的原因。因为社区里的门都不上锁；至少乔纳思知道的门就都不上锁。

“上锁是为了维护记忆传承人的隐私，因为他需要全神贯注。”她解释着，“以防万一有居民闲逛到这边来找自行车修理部之类的。”

乔纳思笑了笑，稍微松了一口气。这位女士看起来很友善，事实

上上的确很友善。社区里流传这样的笑话：自行车维修部门是个不太重要的小单位，经常搬家，大家常常搞不清楚它到底在哪里。

“这里一点也不危险。”她告诉他。

“但是，”她对墙上的时钟瞥了一眼，“它不喜欢等人喔。”

乔纳思赶紧打开门，发现自己来到一间装潢典雅、舒适的起居室，就跟他自己家里的形式很像。社区里每户人家的家具都是规格化的：实用、结实，每个物件都有特定的功能——一张睡觉的床，一张吃饭用的桌子，一张念书用的书桌。

在这间宽敞的房间里，该有的家具样样不缺，只不过每件家具都跟他家里的略有不同：椅子和沙发的坐垫比较厚也比较豪华；桌脚不像家里的那么直挺挺的，而是较为纤细、略有弧度，并且雕饰了小花纹；床铺位于房间另一端的凹室，上头罩着一条华丽的床单，上面绣满精细的图案。

最显著的不同是书。在他家里，只有家家必备的几套书：一本字典，以及厚厚的社区说明手册，详列每间办公室、工厂、建筑物和委员会的介绍。当然，还有社区的法则大全。

家里那些书是乔纳思唯一看过的书，他从不知道还有其他的书。

这个房间的墙壁却完全被书架覆盖，从墙脚到天花板，满满的都是。这里一定有几百本、甚至几千本的书，每本书的书名都用闪亮的印刷字体装饰得光亮耀眼。

乔纳思注视着这些书，他想象不出内容会是什么？是超越管理社区的其他法则吗？是对办公室、工厂和委员会更多的描述吗？

他只敢花一秒钟的时间张望，因为桌子旁边的椅子上，坐着一个人，正打量着他。

他迟疑地往前移动，站在这位先生前面，略微鞠个躬，然后说：“我是乔纳思。”

“我知道，欢迎，记忆传承人。”

乔纳思认得他。在典礼中，他虽然也身着长老服饰，却与其他长老大不相同。

乔纳思怯生生地望着那双灰色眼珠中自己的影像。

“先生，很抱歉，我不太了解您的意思……”

他等着，但是老人并未说出标准响应语——我接受你的道歉。

过了一会儿，乔纳思继续说：“但是我认为……我是说我想，”他更正自己的用语，一边提醒自己：精准的语言很重要，在这位先生面前更要谨慎。“您才是记忆传承人，我只是，嗯，我刚被指定，我是说，昨天才被选上的。我还不是记忆传承人。”

老人若有所思地望着他，眼神中有感兴趣、好奇、关心、或许还带有一点同情的意味。

最后他终于说话了，“至少在我认为，从今天这一刻开始，你就是记忆传承人。我担任记忆传承人这份工作已经很久了，这是一段漫长的岁月，你也看得出来，不是吗？”

乔纳思点点头。老人满脸皱纹，眼睛虽然闪现犀利的光芒，却掩不住疲惫，眼周围镶着黑眼圈。

“我看得出来，您年纪很大了。”乔纳思尊敬地说。大家对长老总是推崇备至。

老人微微一笑，摸摸自己脸上松垮的肌肉：“事实上，我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老。”他告诉乔纳思，“这份工作让我加速老化。我知道我看起来好像很快就会被解放，但是事实上，我还有好长一段人生要走哩。

不过，当你被选上时，我非常高兴。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来进行这一次遴选。距离上一次的遴选失败已经十年了，我的能量正逐渐耗弱，我必须保留气力来训练你。未来的工作很艰辛、痛苦，而且只有你跟我。”

“请坐下。”他指了指身边。

乔纳思坐到柔软的加垫的座位上。

老人闭上眼睛，继续说：“当我十二岁时，跟你一样被分派了这一职务。当时我很害怕，我相信你现在也一样。”他睁开眼睛，盯着乔纳思，乔纳思点点头。

那双眼睛再度闭上：“我来到这个房间，开始接受训练，那已经是好遥远以前的事了。我觉得当时的记忆传承人好老，就跟你现在对我的感觉一样，他也跟我现在一样疲惫不堪。”

他突然坐直了身子，又睁开眼睛：“你可以随便发问。因为平常禁止谈论，所以我不擅长描述这些过程。”

“我了解，先生，我看过指导说明了。”乔纳思说。

“那我就不再详细叙述了。”老人低声轻笑，“我的工作很重要，地位崇高，但这并不代表我是完美的，要不然上次训练接班人就不会失败了。请尽量发问，好帮助你进入状态。”

乔纳思的内心有成千上万个疑问，就跟墙壁上的书籍一样多，但他一个也提不出来。

老人叹了一口气，好像要先整理一下思绪，接着才又开口：“训练过程很复杂，不过我先简单说好了，我的工作就是要把我所有的记忆都转移给你，所有过去的记忆。”

“先生，”乔纳思迟疑地说，“我很乐意聆听您一生的故事和您的记忆。”赶紧又补充说：“很抱歉，我插嘴了。”老人不耐烦地摇摇头，“在这里用不着说抱歉，我们没有时间了。”

“是的，”乔纳思继续说，很不自在地发现自己又插嘴了，“我真的很感兴趣，我只是不明白这件事有这么重要吗？我可以在社区里工作，再利用休闲时间来拜访您，听您诉说您的童年啊。我很喜欢这样，事实上，我在养老院做义工时就这么做了，那些老人都很喜欢说自己的童年，听起来非常有趣。”

老人摇摇头：“不，不是这样。”他说，“我说得不够清楚。我要传输给你的不是我自己的过去，不是我的童年。”他往后靠，将头枕在有软垫的椅背上：“我要给你的是整个世界的记忆。”他叹了一口气，“在你之前，在我之前，在上一任记忆传承人之前，在他好几代之前的所有记忆。”

乔纳思的眉头皱了起来：“整个世界？”他问，“我不懂，您是说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们？不是只有这个社区？您是说还包括其他的地区？”他试着在内心捕捉这样的概念，“很抱歉，先生，我还是不明白。也许我不够聪明，您说的‘全世界’跟‘在他好几代之前’，是指什么？我以为这个世界只有我们，我以为只有现在。”

“还有很多很多远远超出这个范围的其他地方，超出现在，再往前推、往前推、一直往前推更多的记忆。在我被选上之后，我接收了所有的记忆。在这个房间，我一个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经历那些过往事件，这就是智能的来源，也是我们塑造未来的依据。”

他停了停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“这担子好重。”

乔纳思不由得对老人产生了深切的同情。

“就好像……”老人沉吟了一下，好像正在寻找最恰当的字眼来描述，“就好像驾着雪橇在大雪中下坡一样，”最后他终于说：“起初因为速度加上冷峻清新的空气，让人觉得刺激兴奋，但是雪越下越大，不断堆积，覆盖在滑板上，慢慢的，你越来越难前进，而且……”

他突然摇摇头，瞧了乔纳思一眼：“你对这些毫无概念，对不对？”

乔纳思一脸困惑：“先生，我完全不懂。”

“你当然不懂。你不知道什么是雪，对不对？”

乔纳思摇摇头。

“雪橇？滑板？”

“不知道，先生。”乔纳思说。

“下坡？这些名词你都不知道？”

“都不知道，先生。”

“那么，就从这里开始好了。我还在想该从哪里开始比较恰当呢。到床上来，把上衣脱掉，脸朝下肌着。”

乔纳思不安地照做。他可以感觉到赤裸的胸膛紧贴着柔软、华丽的床单。老人站起来，走到墙边的扩音器旁。社区里的每户人家都装有这种扩音器，只不过这个房间的扩音器竟然多了一个“开关”，老人灵巧地一扳，啪的一声，开关就“关”上了。

乔纳思差点儿停止呼吸，老人竟然有“关掉”扩音器的权力！他这一惊非同小可。

接着老人飞快地走到床边，坐在乔纳思身旁的椅子上。乔纳思一动也不动，等着即将发生的事。

“闭上眼睛，放松，不会痛的。”

乔纳思想起自己可以多发问：“先生，请问您要做什么？”他希望自己的声音没有泄露内心的紧张。

“我要将雪的记忆传送给你。”老人说完，就将双手放在乔纳思赤裸的背上。

## 第十一章 记忆传送

起初乔纳思不觉得有什么特别，只感觉到老人的手轻轻地触摸他的背。

他尽量放松，保持规律的呼吸。整个房间静悄悄的，乔纳思有点担心自己会在受训的第一天就出丑，因为他快要睡着了。

就在这时，他哆嗦了一下。他知道是触摸他的那只手突然间变冷了。在这同时，他发现吸入的空气也变得很冷。他舔舔嘴唇，感觉舌头一阵冰凉。

他大吃一惊，却一点也不害怕，反而觉得全身上下充满活力，他再吸一大口气，让冰凉的空气流窜到身体各处。现在，他感觉得到寒冷的空气在周遭回绕，拂在他的手上，笼罩在他的背上。

老人的触摸似乎不见了。

现在他有了一种全新的感觉。是针扎吗？不，针扎不会这样柔软又没有痛楚。细小的、冰冷的、羽毛般的触感，落在他的身上和脸上。他再伸出舌头，捕捉一次次寒冷的接触。那种感觉很快就消失，但很快地又一个接一个从不同的地方冒出来。他不禁笑了起来。

他知道自己躺在床上，躺在安尼斯的房间里，却又觉得自己端坐在某个地方，身体下不是柔软华丽的床单，而是平坦又坚硬的地面。他的手虽然一动也不动地放在身边，却感觉到是握着一根粗糙、潮湿的绳子。

虽然眼睛闭着，他却看得见景象。他看见四周白茫茫一片，晶莹、旋转的结晶体自空中缓缓飘落，聚积在他的手背上，好像一层冰冷的软毛。

他的呼吸清晰可见。

现在他终于了解老人所说的“雪”是什么东西了。穿透层层雪花，他可以眺望到极远的地方。他现在身在高处，地上是厚厚的积雪，他因为坐在一个坚硬、平坦的物体上，才能突出雪地。

雪橇，他突然明白了，他正坐在一部雪橇上。他的脚下是蜿蜒地势的最高点，但雪橇却安稳地停在上头。最先闪现在他脑海的是“土堆”这个词，但是新的知觉告诉他这叫“山丘”。

然后，雪橇载着他穿越纷纷飘落的雪花，往前滑行。乔纳思立刻明白自己正在下坡。没有任何说明，完全是他亲身体验出来的。

当雪橇开始急速下降、冰冷的空气拂过他的脸庞时，他穿越的物质叫做雪，他脚下的工具叫做雪橇，而推动雪橇前进的就是滑板。他终于完全了解了。他整个人沉浸在喜悦中：速度、清新的冷空气、完全的静谧，还有平衡、兴奋、祥和的感受。

下降的速度慢慢趋缓，在接近土堆——不对，应是山丘——的底端时，雪橇前进的速度变慢了，上面也堆满了雪花。他用身体推动雪橇前进，不想这么快结束这段刺激的旅程。

但是积雪挡住去路，雪橇上的薄滑板再也前进不了了，他停了下来。他坐了一会儿，冰冷的手握着绳子，喘着气。他试探性地张开眼睛——不是坐雪橇时的眼睛——看见自己躺在床上，动也没动过。

老人依然坐在床边打量他：“怎么样？”他问。

乔纳思坐起身子，试着说出真实的感受，好一会儿才回答：“不可异议。”

老人用袖口抹去额头的汗水，“哎，”他说，“真累啊。不过，希望你明白，即使只传送你这样小的经历，我也觉得负担减轻了。”

“您的意思是……我可以问问题吗？”

老人点点头，鼓励他发问。

“您的意思是您现在已经没有那段记忆了——那段坐雪橇的经历——再也没有了？”

“没错，所以我这副臭皮囊稍微变轻些了。”

“但是那段经历很有趣啊！现在您完全没有了，被我拿走了！”

老人笑了笑：“我只是给你一趟在某个山丘上、某次下雪的时候、驾一辆雪橇的旅程记忆。在我的记忆库里，有全世界各地的滑雪经历。我可以一个一个地传送给你，即使传送上千次，我还会剩下一大堆。”

“您是说，我——我是指我们——还可以再来一次？”乔纳思问，“我非常乐意。我想我应该会拉绳子操控雪橇。这次我没试，因为这次的经历对我来说太新奇了。”

老人边笑边摇头：“也许改天再来玩吧！时间所剩不多了，不能只顾着玩。我只是想让你了解如何转移记忆。”

“现在，”他换了副严肃的表情，“再躺下来，我想要……”乔纳思照做，他渴望再获得一点新的感受。但就在这当儿，脑海里突然涌现出许多疑问。

“为什么现在没有雪、雪橇和山丘了呢？”他问，“以前有吗？我爸妈年轻的时候玩过雪橇吗？您呢？”

老人耸耸肩，勉强一笑：“没有，”他告诉乔纳思，“那是非常

古老的记忆，这也是我这么费劲的原因——我必须回到好几代以前把这段记忆拉回来。在我刚晋升为记忆传承人时，前一任的记忆传承人也是回到古代才把这段记忆拉回来传送给我。”

“为什么雪和其他东西通通不见了呢？”

“因为气候受到控制的缘故。雪会妨碍农作物生长，限制耕作时间。它那飘忽不定、难以预测的动向还会影响交通，非常不实用，所以在建立同化社区的时候，就被废除了。”

“山丘也是一样，”他补充说，“搬运物品的时候，爬山越岭非常不便，还会减慢卡车、公共汽车的速度，所以他一挥手，好像这样就可以让山丘消失：“也被同化了。”他下个结论。

乔纳思惋惜地说：“真希望那些东西一直都在。”

老人微微一笑：“我也这么想，”他说，“但是我们无法选择。”

“但是，先生，”乔纳思建议，“既然您拥有那么大的权力……”

老人纠正他：“是荣耀，”他坚定地说，“我获得很大的荣耀。未来你也一样。但是你会发现那跟权力是两码事。

现在安静地趴下来。既然谈到气候，我就再给你一些这方面的经历。为了测试你的接收程度，这一次，我不事先说明，看你能不能自己领悟这个名词。刚才我已经事先告诉你雪、雪橇、下坡和滑板。”

用不着指示，乔纳思主动闭上眼睛。他再度感觉到背上那双手。他等着。

感觉来得好快。这一次那双手不再发冷，而是释放出略带潮湿的暖意。暖和的感觉慢慢扩散，先横越肩膀，往上到达脖子，再漫延到脸庞。即使是穿着衣服的部位，也可以领略到那愉快、满布全身的温暖。他舔舔嘴唇，感觉到空气又热又潮。

他没有移动，这里没有雪橇，所以他的姿势维持不变。他独自一个人，躺在户外的地上，暖意来自遥远的上方。虽然不像上次驾雪橇那般刺激，但是感觉非常愉快、舒服。

突然，他领悟到用来形容这种感觉的字眼：阳光。他还察觉到是来自天空。

就在这时，感觉消失了。

“阳光！”他大喊，一边睁开眼睛。

“很好，你确实领受到这个字眼了。这样我的工作就轻松多了，不必多做解释。”

“而且它来自天上。”

“没错，”老人说：“以前就是这样。”

“在同化之前，在气候控制之前。”乔纳思补充。

老人笑了起来：“你的接收力很强，学得又快。真高兴跟你一起工作。我想今天就到这里为止，我们有个很好的开始。”

乔纳思却有些困惑：“先生，”他说，“首席长老告诉我——她也告诉了每一个人——而您也跟我提过，受训的过程非常痛苦：所以我被吓到了。但是它一点也不痛啊，我还觉得很享受呢。”他带着调皮的神情看着老人。

老人叹了一口气：“我特意选择愉快的经历开始。上一次的失败教训让我获得智能，知道应该这么做比较好。”他深深地吸了几口气，“乔纳思，训练的确很痛苦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”

“我很勇敢，真的很勇敢。”乔纳思坐得更加挺直。

老人定定地望着他好一会儿，微笑着说：“我看得出来。好吧，既然你问了这个问题——我想我也还有体力再做一次传送。”

“再躺下来，这是今天最后一次了。”

乔纳思很开心地服从指示。他闭上眼睛，等着，再度感觉到那双手。接着，他又感觉到那股暖意，感觉到阳光从天空泼洒而下。这一次，他躺在舒适无比的暖意下，慢慢地感觉到时光的流逝。他知道真实的自己只不过是过了一、两分钟，但是他那正在接收记忆的另一部分，却已经在太阳底下待了好几个小时。他的皮肤开始觉得刺痛，他忍耐不住，挪动了一下手臂，才稍微弯曲，手肘内侧立刻传来一阵灼痛。

“哎呦！”他大叫一声，在床上换个姿势。“哎呦呦！喔喔……”他缩起身子，就连张嘴说话脸部都疼痛不堪。

他知道有适当的字可以形容这种感觉，但是他被痛苦淹没了，说不出来。

突然，痛苦结束了。他睁开眼睛，不舒服地蜷缩着身子。“好痛。”他告诉老人，“我掌握不到那个词。”

“这就是晒伤。”老人告诉他。

“好痛！”乔纳思说，“但是我很高兴您把它转移给我。真的很有趣。现在我比较有概念了，知道为什么它会带来痛苦。”

老人没有回答，沉默地坐了一秒钟才说：“起来吧，你该回家了。”

他们两人一起走到房间中央。乔纳思穿上衣服。“再见了，先生。”他说，“谢谢您给我上了第一课。”

老人点点头，看起来很疲惫，还有一点感伤。

“先生？”乔纳思怯生生的说。

“什么事？你还有问题吗？”

“我还不知道您的大名呢。我本来认为您是记忆传承人，但是您又说我现在才是记忆传承人。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。”

老人坐回椅子，动了动肩膀，好像要藉此消除身体的疲惫。他似乎筋疲力尽了。

“就叫我传授人好了。”

## 第十二章 看见颜色

“你睡得好熟，是不是，乔纳思？”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，妈妈问，“没有做梦吗？”

乔纳思微微一笑，点点头，他还没准备好该怎样说谎，又不想说出真相。“我睡得很熟。”他说。

“真希望他也可以。”爸爸坐在椅子上，弯下腰逗弄加波挥动的小拳头。婴儿篮就放在他脚边的地板上。加波头旁边的角落放着的填充河马，睁着空洞无神的眼睛看着这一幕。“我也希望妈妈看了加波一眼，“他晚上好吵喔。”

乔纳思整晚都没有听到小宝宝的哭声，因为他真的睡得很沉。不过他没说做梦，却不是真的。

在梦中，他一次又一次地驾着雪橇滑过冰雪覆盖的山丘。在梦里，好像都有目的地，只不过他弄不清到底要去哪里，只知道雪橇被强烈的风雪挡在某处。

醒来后，他内心仍然充满渴望，希望到达远处，找到那个正在等待他的东西。那种感觉很美妙，很让人欢喜，回味无穷。

但是他不知道怎样抵达那个地方。

他努力摆脱残存的梦境，收拾好功课，准备上学。

学校今天看起来有点儿不一样。课程没变：语言与沟通、贸易与工业、科学技术、民事法则和管理。但在休息时间和午餐时，刚晋升为十二岁的孩子们，叽叽喳喳地谈论着自己第一天的受训情形。大家同时开口，抢着说话，再迟疑地为自己的插嘴道歉；接着在描绘新体验的兴奋中，又忘情地再度插嘴。

乔纳思只是聆听。他牢记着不能跟别人谈论他的训练内容的规则。反正也无从谈起，因为在安尼斯的经历根本无法描述。谈到雪橇，就不能不提到山丘和雪，但是对于从没有经历过高度、风或如羽毛般雪花的人，又从何体会山丘和雪呢？

即使已经受过那么多年的精确语言训练，他也实在不知道要用什么字眼来形容阳光。

所以乔纳思的最佳选择就是安静、聆听。

下课后，他依然和费欧娜一起骑车到养老院。

“昨天本来想跟你一起回家的。”她告诉他，“你的自行车还

在，我等了好一会儿，后来时间不早了，我就自己回家了。”

“很抱歉让你久等。”乔纳思说。

“我接受你的道歉。”她公式化地回答。

“我多留了一会儿。”乔纳思解释。

她默默地蹬着自行车。他知道她正在等他告诉她原因，并告诉她第一天受训的情形。她不能主动发问，不然就显得莽撞无礼了。

“你在养老院当过那么久的义工，”乔纳思试着转移话题，“不懂的事应该不多了吧？”

“哦，要学的还多着呢！”费欧娜回答，“有行政管理、饮食规则、违规处分……你知道吗？老年人也有戒尺呢，就跟幼儿一样。还有职业伤害治疗、娱乐活动、药剂学……”

目的地到了，他们停下自行车。

“比起学校，我更喜欢这儿。”费欧娜坦言道。

“我也是。”乔纳思附和，把自行车推进车位。

她停下来站立一会儿，好像是希望他再往下说。接着她看看表，挥挥手，朝入口处走去。

乔纳思在自行车旁站了一会儿，突然愣住了。“超眼界”的现象再度出现。这次是发生在费欧娜身上。刚才他看着她的背影，发现她发生了变化。乔纳思努力在心中重现刚才那一幕，发现费欧娜不是整个人，而是只有头发起变化，而且只一瞬间。

他快速想了一下，现在这种现象越来越常发生了。第一次是发生在几周前的一个苹果上；第二次是发生在大礼堂观众的脸上，这不过是两天前的事；然后就是今天，现在，费欧娜的头发上。

乔纳思皱皱眉头，走向安尼斯。他决定去问传授人。

乔纳思一进门，老人就抬起头来，微微一笑。他已经坐在床边，看起来有活力多了，好像刚充过电。

“欢迎光临。”他说，“我们得开始了，你迟到一分钟。”

“很抱歉……”乔纳思立即住口，一张脸涨得通红，他想起在这里是不用说抱歉的。

他脱掉上衣，走到床边：“因为发生了一件事，所以我迟到了。”

有什么问题你就问。

乔纳思先在心中想清楚，以便说个明白：“我想那就是您所谓的‘超眼界’。”他说。

传授人点点头：“你说说看。”

乔纳思向他报告苹果事件，以及看到观众的脸瞬间起变化的情

形。

“然后就是今天，刚刚在外面，发生在我朋友费欧娜的身上。准确地说，她本人没有变化，但是她身上有样东西起了一秒钟的变化。她的头发看起来不一样，不过跟形状、长度无关，怎么说呢……”乔纳思犹豫了半晌，觉得很沮丧，自己竟然形容不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

最后，他只能说：“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，又为什么会变化。这就是我迟到一分钟的原因。”说完，他一脸茫然地看着传授人。

出乎意料的，老人问他一个好像跟“超眼界”无关的问题：“昨天，当我将驾雪橇的记忆传送给你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四处张望？”

乔纳思点点头，“有啊！但是因为半空中有飘落的雪花，所以不太容易看见其他东西。”

“你有没有仔细瞧瞧雪橇？”

乔纳思回想了一下，“没有，我只知道它在我身体下面。昨晚我也梦见了。不过，只感觉到它的存在，不记得是否看见了。”

传授人陷入沉思。

“遴选之前，我观察过你，察觉到你可能具有这项能力，而你的描述也证实了这一点。只不过，你的情况跟我不同。”传授人告诉他：“当我像你这么大——即将成为新的记忆传承人时——我开始经历这些现象，不过形式跟你有点不同。对我来说……算了，现在先不提，因为你还无法了解。

不过，我可以想象你所看见的变化。让我来做个小实验，证实我的猜测。躺下来吧！”

乔纳思再度趴在床上，双手放在身体两侧。现在他已经觉得很自在了。他闭上眼睛，等着传授人那双熟悉的手放到他背上。

但是，这回传授人改用语言引导他：“回想一下你坐在雪橇上的情形，就在开始，你坐在山丘顶端，准备滑行之前。就是这个时刻，低头看看雪橇。”

乔纳思困惑地睁开眼睛：“对不起，”他很有礼貌地问，您不给我这段记忆吗？

“现在它是你的记忆了，再也不属于我了。我已经把它传送出去了。”

“那我怎样唤起这段记忆？”

“你可以回想去年或者是你七岁、五岁的时候吧，对不对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“方法一样。社区里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这一代的记忆，但是现在你可以回到更久远的过去。试试看，集中精力。”

乔纳思重新闭上眼睛，并深深地吸一口气，在意识底层搜寻雪橇、山丘和雪的记忆。

他一下子就找到了，根本没费多少力气。他再度坐在山丘的顶端，置身大雪纷飞的世界。

乔纳思笑得合不拢嘴，吐出像蒸气般的呼吸。他想起先前接受的引导，便低头往下看。他看见自己握着绳索的一双手飘满了雪花。接着他看见腿，便把腿移向旁边，好看看下头的雪橇。

他怔住了，眼睛瞪得好大。这次不再是匆匆一瞥的印象，而是持续的画面。他眨眨眼，再度瞪视着雪橇——它跟苹果、费欧娜的头发在一瞬间所产生的幻象，具有相同的神秘的特质。可是雪橇没有起变化，它从头到尾都是那个样子。

乔纳思张开眼睛，他还是躺在床上。传授人好奇地望着他。

“没错，”乔纳思慢慢地说，“就是我在雪橇上看见的东西。”

“让我再做个试验。看书柜那边。你有没有看见桌子后面，柜子顶端最上面那一排书？”

乔纳思用眼睛搜寻，他望着那些书，书果然起了变化。但变化一闪而过，在下一秒钟又恢复正常了。

“又发生了，”乔纳思说，“书也起变化了，但是稍纵即逝

“我的猜测没错，”传授人说，“你开始看见红色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传授人叹了一口气：“怎么解释呢？曾经，在大家都拥有记忆的年代，每个东西除了现在保留的形状和大小，另外还有一项叫做‘颜色’的特质。

颜色的种类非常多样，红色就是其中的一种。那也就是你现在开始看见的色彩。你的朋友费欧娜拥有一头红发，这很罕见，以前我就注意到了。所以你提到费欧娜的头发时，提供给我一个线索，推测你可能开始看见红色了。”

“那我在大礼堂看见的那些脸呢？”

传授人摇摇头：“不，肌肉不是红色的，但含有红色调。事实上，从前有段时间，人们的肌肤有很多种颜色，这点以后你在记忆中会发现。后来我们走向同化，所有的肌肤就只有一个颜色了。你看见的就是红色调。苹果或你朋友的发色应该比较深或鲜明，至于人的脸色应该比较淡。”

传授人突然低声轻笑：“我们还无法完全掌控‘同化’，遗传专

家一直在努力解开这个结。我想象费欧娜这样的红头发一定会把他们搞疯。”

乔纳思专心聆听，努力消化、理解。“那雪橇呢？”他问：“它同样是红色的，却不会起变化。传授人，它自始至终都是红色的。”

“因为它是来自过去的一段记忆，那时候颜色是存在的。”

“它好……噢，真希望有更贴切的词来形容！红色好漂亮！”

传授人点点头：“是很漂亮。”

“你看得见颜色吗？”

“什么颜色都看得见，所有的颜色。”

“以后我也可以吗？”

“当然，在你接收了记忆以后。你已经拥有超眼界的能力，接着你就会获得智能，了解颜色以及其他更多的事情。”乔纳思现在对智能还不感兴趣。现在吸引他的是颜色。“为什么其他人看不见？为什么颜色会消失呢？”

传授人耸耸肩：“是我们的人做了这样的选择，选择同化。这已经是我之前很久、很久、很久以前的事了。我们放弃阳光的同时，也放弃了颜色和差异性。”他想了一下，“我们因此控制了很多事物，但也放弃了很多事物。”

“我们不应该这么做！”乔纳思愤怒地说。

传授人很惊讶乔纳思的反应这样激烈，他苦笑了一下：“你的推论下得很快。我花了好几年才想通这一点，也许你会比我早开窍。”

他瞄了一眼墙上的时钟：“现在躺下来吧，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。”

“传授人，”乔纳思一边问，一边挪动身体，“在您成为记忆传承人的过程中，您的情况是怎样呢？您说您也有超眼界的现象，只是方式跟我不同。”

那双手来到他的背部：“改天吧，”传授人温和的说，“改天再告诉你。现在我们得工作了。我已经想到帮你建立色彩概念的方法了。现在闭上眼睛，不要动，我要给你彩虹的记忆。”

## 第十三章 异于常人的生活

日子一天又一天、一周又一周地过去。通过记忆的传授，乔纳思认识了各种色彩，甚至开始在平常生活中看见各种色彩（他的生活再也不平常，也无法恢复平常了），只不过他的色感总是无法持久。比如他曾在中央广场的草地以及河边的草丛中，瞥见一抹绿意，还看见卡车运载着边界外农场的橙色南瓜，即使隔得老远，他还是看见刹那间闪耀出的鲜亮色彩。但都一闪即逝，随即恢复平淡无奇的外表。

传授人告诉他，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学会保留这些色彩。

“我好想早点儿永久留住色彩！”乔纳思生气地说，“什么东西都没有颜色，实在不公平！”

“不公平？”传授人好奇地望着乔纳思，“解释一下你的想法。”

“嗯……”乔纳思必须停下来好好思考，“如果什么东西都一样，就没有选择的机会了。我很想一早醒来就可以做选择，比如穿蓝色上衣或红色上衣。”

他低头望着自己没有任何色彩的衣服：“但是，所有的衣服都一样，永远如此。”

说着他微笑了起来：“我知道穿什么衣服并不重要，关系也不大，但是……”

“重要的是选择权，对不对？”传授人问。

乔纳思点点头，“我的弟弟……”他赶紧修正：“不，他不是我弟弟，他只是接受我们家特别照顾的小宝宝，他的名字叫加波。”

“哦，我知道加波。”

“就他的年纪来看，他学得很快。如果把玩具放在前面，他就会去抓——我爸爸说他正在学习控制小肌肉——他真的好可爱。”

传授人点点头。

“但是，现在我看得见颜色，至少有时候看得见啦。我就会想：如果我拿出的是鲜红色、鲜黄色的玩具，不知他会选择哪样？”

“他可能会选错。”

“噢，”乔纳思沉默了一秒钟，“我了解你的意思。小宝宝选什么玩具还无所谓，但是以后就至关重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敢让人们自己做选择。”

“不安全？”传授人提示。

“绝对不安全。”乔纳思很肯定地说，“如果他们可以自己选配偶，却选错了呢？”

“又如果，”他继续说，觉得自己的想法很荒谬、很可笑，“他们可以自己选择工作呢？”

“好可怕，不是吗？”传授人说。

乔纳思轻声低笑：“非常可怕，也很难想象。我们一定要保护大家，避免错误的选择。”

“这样安全多了。”

“对，”乔纳思同意，“安全多了。”

当话题转移后，乔纳思感到一种莫名的沮丧。

近来他常生气：对同学的安于现状生气，为何大家无法像他一样去享受色彩呢？他也对自己生气，生气他无法为大家带来改变。

他曾瞒着传授人——因为他担心会被拒绝——偷偷地将自己崭新的知觉告诉朋友。

“亚瑟，”有一天早上他说，“你仔细看这些花。”那时他们站在档案管理中心附近的一座天竺葵花圃边，他把手搭在亚瑟的肩膀上，专注地想着红色的花瓣，并尽可能将时间拉长，希望能把红色的知觉转移给这位朋友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亚瑟不自在地问：“哪里不对劲？”他把乔纳思的手推开。因为伸手碰触别人，是非常鲁莽的行为。

“没事。我只是在想这些花快枯萎了，我们应该通知园丁多浇一点水。”乔纳思叹了一口气，转身离开。

有一天晚上，他做完训练回家，脑海里塞满了新知识。那天传授人选择了一段令人既惊骇又焦虑的记忆。在他双手的触摸下，乔纳思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，那里非常炎热、狂风呼啸、蓝天如洗，周围有几束稀稀落落的青草、几丛灌木和几块岩石，不远处是一片宽阔、低矮的树林。他听见嘈杂音，一阵武器爆裂声让他意识到“枪”这个字；喊叫声四起，不知什么东西倒下来，发出轰然巨响，还将大树的枝干给压断了。

呼喊声此起彼落，他躲在灌木丛后面偷看，想起传授人曾告诉他：以前的人肤色不一样。在这群人中就有两位肤色是深褐色的，其他人则是浅色。他靠得更近，看见地上躺着一头大象，动也不动，这些人砍下它的长牙，鲜血四溅。他不知所措地呆立着，体悟到红色的另一个象征。

这些人走了，坐上车子，加速往地平线的方向驶去，旋转的车轮

弹起小石子，其中一颗击中他的前额，猛地一阵刺痛。但是记忆继续向前，乔纳思只得忍痛跟到底。

这时他看见另一头大象从躲藏的树丛中走出来，慢慢踱到那只遇害的大象身旁，低头凝视，用蜷曲的鼻子抚摩那巨大的尸身；然后它抬起鼻子，扯下一些树叶，覆盖在那伤痕累累的身躯上。

最后它抬起头，举起象牙，对着空旷的大地怒吼。吼声中有无尽的愤怒和忧伤，乔纳思从未听过这样的声音。

他睁开眼睛，痛苦地躺在接收记忆的床上，那声音犹在耳际萦绕。就连骑车回家的路上，怒吼声依然充塞他的心田。

“莉莉那天晚上，当莉莉从柜子上拿下她的填充大象玩具时，他问她：“你知道以前有活生生的大象吗？”

她看着手上破旧的玩具，露齿一笑：“当然有啦，乔纳思。”

爸爸帮莉莉解开蝴蝶结，梳理她的头发。乔纳思走过去，将手搭在他们两个人的肩膀上。他费力地想将一小段大象过去的形象，例如它们的躯体如何的雄伟硕大，以及它在朋友临终前体贴地抚触和照顾等记忆传送给他们。

爸爸只是继续梳着莉莉的长头发，莉莉却对哥哥的触摸感到不耐烦，拼命扭着身子。“乔纳思，”她说，“你弄痛我了。”

“很抱歉，莉莉。”乔纳思喃喃说着，将手移开。

“我接受你的道歉。”莉莉满不在乎地回答，一边轻抚着手上那只没有生命的大象。

“传授人，”有一次在准备工作时，乔纳思问，“您有没有配偶？您不是可以申请一位吗？”虽然在这里可以不受礼教约束，他还是觉得这个问题有些唐突。但是传授人向来鼓励他发问，就连最私密的问题都不觉得受窘或被冒犯。

传授人微微一笑：“没错，没有规定说我不能申请配偶。我也的确有配偶。你忘了我已经多老了，乔纳思。我以前的配偶现在跟其他没有孩子的成人住在一起。”

“哦，当然了。”乔纳思忘了传授人已经上了年纪。社区里的成人一旦老了，生活形态就不一样了，他们不用再去维系一个家庭。所以等到乔纳思和莉莉长大成人，他们的爸妈就会去跟没有孩子的成人一起住。

“乔纳思，如果你想要，以后也可以申请配偶。不过我要先警告你，你的生活方式跟一般家庭不一样，因为这些书禁止一般居民阅读，你跟我是唯一可以翻阅的人，所以你的婚姻生活难度很高。”

乔纳思望着林林总总的书册。在一次又一次的记忆传承后，现在

他已经可以看见颜色，不过还没有机会打开任何一本书。他读过墙上每本书的书名，知道里头蕴藏着过去几世纪以来的知识，总有一天，这些书籍会通通属于他。

“如果我有配偶，也许还有孩子，我必须把书藏起来，不让他们看见吗？”

传授人点点头：“我必须严格遵守这项规定。此外，我也不准跟配偶分享这些书。你记不记得规则里说：不准跟别人提起训练的内容？”

乔纳思点点头，他当然记得，现在这已变成最令他沮丧的规则。

“当这里的训练结束，你成为正式的记忆传授人之后，就得面临另一套全新的规则，也就是我现在遵循的规则，其中有一条你会猜得到——就是不准跟任何人谈论工作内容，除了新的记忆传授人以外。当然，对我而言，那个人就是你啦。

所以你的生命完全无法跟家人共享，这很困难，乔纳思，对我来说很困难。记忆就是我的生活，我的生命，你很了解，不是吗？”

乔纳思又点点头，但他很迷惑，生命不是由每天做的事建构起来的吗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？“我看过您散步。”他说。

传授人叹了一口气，“我散步，用餐时间用餐，长老会找我的时候，就出现在他们面前，给他们提供意见或建议。”

“您经常提供意见吗？”乔纳思有点害怕，担心有朝一日他得单独给管理统治阶层提供建议。

传授人摇摇头：“很少，只有面临突发事件时，他们才会传唤我，要我用记忆提供建议，但这种状况少之又少。有时候，我真希望他们能多找我，多运用我的智能，在很多事情上我都可以提供建议。我希望他们能有所改变，但是他们不想改变。生命在这里是这样平常、规律、乏味，这就是他们的选择。”

“那我就不明白了，如果他们不找记忆传授人，为什么还要设这个职位呢？”乔纳思提出看法。

“他们需要我，也需要你。”传授人说，但是没有多加解释，“十年前发生的那件事更提醒了他们这一点。”

“十年前发生了什么事？”乔纳思问，“哦，我知道了，您想要训练一名记忆传授人，结果失败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件事会提醒他们？”

传授人深沉地苦笑了一下：“当新记忆传承人的训练失败时，原本由她接收的记忆便释放出来，这些记忆没有回到我身上，它们……”

他停下来，好像在跟那概念抗争：“我不是很确定，那些记忆回到创造记忆传授人之前的某个地方……”他含糊地打了一个手势，“然后被人们接收到了。很明显的，有一阵子每个人都获得那些记忆。”

“那真是一场大灾难。”他说，“他们真的苦恼了一阵子。最后记忆被吸收完，事情才平静下来。这件事让他们体会到，他们确实需要一位记忆传授人来接收所有的痛苦和知识。”

“但你却得无时无刻不在受苦。”乔纳思指出。

传授人点点头：“将来你也一样，这就是我的生命，也是你以后的生命。”

乔纳思想象自己的未来：“散步、吃饭，还有……”他环视墙上的书，“阅读？就这样？”

传授人摇摇头，“那些只是我平常做的事，我的生命在这里。”

“在这个房间里？”

传授人又摇摇头，将手放在自己的脸上、胸膛上：“不，这里，在我身上，这个装载记忆的地方。”

“科学工程老师告诉过我们大脑是怎么运作的。”乔纳思急切地说：

“我们的大脑里有好多电子脉冲，就像计算机，如果你用电极刺激某部分的大脑，它就会……”他住口不说，因为传授人脸上出现了怪异的表情。

“他们什么也不懂。”传授人苦涩地说。

乔纳思很震惊。打从受训第一天开始，他们就不受规则约束，乔纳思对这一点感到非常自在。但是这句话不一样，比违反规则更加严重，这已是一种指责，如果被别人听到了怎么办？

他飞快地看了一眼墙上的扩音器，生怕长老会跟平常一样监听别人谈话。还好，跟他们每次一起工作时一样，开关是关着的。

“什么都不懂？”乔纳思紧张的嘀咕着，“但是我的老师……”

传授人甩甩手，就好像要把东西拂到旁边：“哦，你的老师受到很好的训练，了解他们知道的科学真相，每个人都接受了完整的职业训练。只不过……没有记忆，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意义。他们把记忆的重担加在我身上，我的前一任记忆传承人，以及他以前的记忆传承人身上。”

“以及以前、以前、再以前的……”乔纳思很了解地接着说。

传授人笑了，但笑声有些刺耳：“没错，下一个就是你了，真是天大的荣耀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在典礼中他们跟我说过了，至高无上的荣耀。

有几个下午，传授人没有训练他就让他离开。乔纳思发现只要他抵达时看见传授人弓起身子，轻微的前后摇晃，脸色苍白，那他很快就会被打发走。

“走吧！”传授人紧绷着脸告诉他，“今天我很痛苦，明天再来。”

在那样的日子里，乔纳思只能怀着担心和失望的心情，沿着河岸骑回家。路上只偶尔见到几位送货员和正在工作的园丁。小一点的孩子下课后都留在育儿中心，大一点的则忙着当义工或受训。

他想测试发展中的记忆，于是望着路边的草丛，想找出绿色；当绿色跃现时，他马上专注捕捉，加深它的形象，并尽可能将它保留在自己的视觉中，直到头痛了，才让记忆飘走。

他凝视着平坦、毫无色彩的天空，将蓝色的记忆引出来，最后终于回想起阳光，并感觉到短暂的温暖。

他站在跨越河面的桥墩下，望着这座只有外出处理公务方可穿越的桥梁。乔纳思曾经在学校旅行中，跨过这座桥去拜访外界的社区。河界以外的地区和这里大同小异，一样都是平坦、井然有序的农田。沿途所见的社区也跟自己的社区差不多，只有房屋样式跟学校的课程略有不同而已。

他很好奇：在更远的、那些他没去过的地方，会是什么景致？邻近的社区外面有着广大的土地，山丘是不是就坐落在那里？有没有他记忆中看见的那个刮着风沙、大象死亡的地方？

有一次，在他被打发走的第二天下午，他问传授人：“是什么让您如此痛苦？”

传授人沉默不语，乔纳思继续说：“首席长老一开始就告诉我，接收记忆会带来无比的痛苦。您也跟我描述过，上一位记忆传承人在失败后将痛苦的记忆释放出来。但是，我没有受过苦，真的还没受过苦。”乔纳思笑了，“哦，您在第一天让我感受到日晒的痛，但那并不严重。是什么让您如此痛苦？如果您转移一点给我，也许就可以减轻您的痛苦。”

传授人点点头：“躺下来，”他说，“我想，时候到了，我不可能永远保护你。你最后还是得承受一切。”

“让我想想。”他继续说。乔纳思躺在床上，内心不由得忐忑起来。

“好吧！”过了一会儿，传授人说，“我决定了，我们就从较熟

悉的事物开始，让我们再次回到山丘和雪橇上。”  
他将双手放在乔纳思的背上。

## 第十四章 安抚加波

这次的记忆跟上次很像，但显然不是先前那座山，这里的山势陡峭，雪也没那么大。

乔纳思察觉到天气更冷了。他坐在山顶上等候时，发现雪橇下面的积雪不像以前那么厚、那么松软，而是质地坚硬，上头覆盖着一层浅蓝色的冰。

雪橇向前移动了，乔纳思开心地笑着，期待能在冰凉的空气中开始令人屏息的滑行。

上次的山丘是雪覆大地，所以滑行顺畅；这次却是冰封大地，滑动不易。他一直往旁边溜过去，速度越来越快。乔纳思拉起绳子，想要好好控制雪橇，但是陡峭的山坡、飞快的速度，让他的双手无法招架，他再也没有自由的快感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狂乱失控的恐惧。

雪橇一路下滑，拐弯，最后“砰”的一声，撞上山崖。

乔纳思被震得离开雪橇，抛向半空中，双脚扭在一起掉落下来，他听见骨头撞裂的声音，脸则被尖锐的冰块边缘刮伤。终于他停下来了，惊恐地躺着，一动也不能动，除了害怕，什么都感觉不到。

接着，第一波痛苦袭来，他喘了一口气，那痛就像有人拿一把短斧在砍他的腿，将炽热的刀刃慢慢地划入他的神经。在极大的痛楚中，他意识到什么叫做“火”，感觉火焰舔舐着他破裂的骨头和肌肉。他想要移动身体，却做不到，痛苦越来越强烈。

他大声尖叫，却没有任何回应。

他啜泣着转过身，在冰封的雪地上呕吐，鲜血从他脸庞上滴下，跟吐出来的东西混在一起。

“不要！”他大声哭喊着，但是声音被空寂的大地吞没，随风飘逝。

突然之间，他又回到安尼斯房间，整个人蜷缩在床上，脸上沾满了泪水。

现在终于可以移动了，他将身体前后伸展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藉以释放记忆所带来的痛苦。

他坐起来，望着自己好端端的腿，那痛彻心扉的切割感已经远离，但是腿上、脸上依然十分刺痛。

“我可以吃一片止痛药吗？求求你！”平常止痛药随时可得，无

论是身体瘀青或受伤、手指压伤、胃痛，或从自行车上摔下来，擦破膝盖，都可以拿到一罐麻醉软膏或一片药；比较严重的，甚至可以马上打一针，把人及时从痛苦中解救出来。

但是传授人说不行，他的眼睛望向远方。

那天傍晚，乔纳思推着自行车，瘸着脚走回家。相比之下，晒伤的痛真的是小巫见大巫，也不会停留在身上。但是这次的疼痛一直持续着。

它不像刚撞上山崖时那般难以忍受，乔纳思试着勇敢一点，他记得首席长老曾经称赞他很勇敢。

“乔纳思，你怎么了？”晚餐时，爸爸问他，“今天晚上你好安静。你哪里不舒服？要不要吃药？”

乔纳思牢记规则，跟训练有关的伤害通通不准服药，也不能跟别人谈论他的训练过程。

到了“分享时间”，他推说自己累了，因为学校的功课非常繁重。

他早早进了卧室，透过紧闭的房门，听见爸妈和妹妹一边帮加波洗澡，一边开心地笑着。

他们从不知道什么是痛苦，这让他感到格外的孤独，不禁开始搓揉疼痛的双腿。最后他睡着了，一次又一次，梦见自己被孤伶伶地遗弃在山丘上。

训练持续进行，每天都免不了痛苦。腿部骨折现在看来还算是温和的，因为在传授人的带领下，乔纳思一点一滴地进入过去更深沉、更恐怖的苦难。每一次，传授人基于不忍，都会好心地用一个充满色彩的欢乐回忆作为结束：也许是在碧绿的湖面上轻快地航行，或是一片开满黄花的草地，或是太阳下山的彩霞。

但是这些美丽的景致并不能减轻他的痛苦。

“为什么？”乔纳思问。他刚刚才又经历了一段磨难，没有人关心他，也没有东西吃，他那空洞、膨胀的胃部因为饥饿而剧烈地痉挛。他苦不堪言地躺在床上，“为什么你和我必须保留这些记忆？”

“它带给我们智能。”传授人说，“没有智能，我就不能发挥功能，给长老们提供建议。”

“但是您能从饥饿中得到什么智能？”乔纳思忿忿不平地说。虽然经历已经结束，他的胃还在阵阵抽痛。

“许多年前，”传授人告诉他，“在你出生之前，一大堆市民向长老委员会请愿，希望能够提高出生率，而不是只生三个小宝宝，最好是指定每位孕母生四个，这样人口就会增加，也有较多的劳工可以

派遣。”

乔纳思一边听，一边点头：“听起来蛮有道理的。”

“他们建议，有些家庭可以多容纳一名孩子。”

乔纳思又点点头：“我家就可以。”他指出，“我们今年多了加波。有第三个孩子，很好玩儿。”

“长老会征询我的意见，”传授人说，“他们也觉得好像行得通，但这是新措施，所以他们想借助我的智能。”

“而你运用了你的记忆？”

传授人承认：“最强烈的记忆来自饥饿。这要回到好几代、好几世纪以前。由于人口过多，到处都有人挨饿。大饥荒饿死了很多人，战争接着就来了。”

战争？这是一个乔纳思从没听过的概念。但是现在他已经对饥饿很熟悉了，他下意识地摸着自己的腹部，回想起挨饿的痛苦，“所以您跟他们描述什么是饥饿？”

“他们才不想听痛苦的经验，他们只想听建议，所以我也只是警告他们，反对增加人口。”

“不过您说那是在我出生以前的事。他们很少来询问您的意见，除非——您是怎么说的呢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状况。上次他们来找您是什么时候呢？”

“你记不记得有一天飞机飞过社区的上空？”

“记得，我吓坏了。”

“他们也一样，他们本来准备把它打下来，但征询我的意见时，我告诉他们不要急，再等等看。”

“但是您怎么知道？您怎么知道是驾驶员迷路了？”“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运用了从记忆中获得智能。我知道在过去有很多次——实在是太多次了——只要是在匆忙、慌乱和恐惧中摧毁对方，就会为自己带来毁灭。”

乔纳思有点了解了，“那就是说，”他慢慢地说，“您具有毁灭的记忆。而您也会将这个记忆传给我，这样我才能获得智能。”

传授人点点头。

“但过程会很痛苦。”乔纳思已经了然于胸了。

“相当痛苦。”传授人同意道。

“那为什么不让每个人都拥有记忆？如果由大家共同承担，每个人都分得一小部分，您和我也不用承受这么多的痛苦。”

传授人叹了一口气：“你说得没错，”他说，“但是这么一来，每个人都会感受到痛苦，他们就是不要这样。这也是记忆传授人这么

重要、地位这么崇高的真正原因。他们选上我——还有你——来为大家挑起这份重担。”

“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？”乔纳思生气地问，“实在不公平，我们来改变它！”

“你认为我们能怎么做？我一直想不出可行的办法，而我还号称是最有智能的人呢！”

“现在我们是两个人啦！”乔纳思急切地说，“我们可以一起想出办法的！”

传授人看着乔纳思，露出一丝苦笑。

“我们何不提议修改社区的法规？”乔纳思建议。

传授人大笑，乔纳思也不得不跟着笑。

“这个决定，早在我和你之前很久很久的时代，就已经制定了。”传授人说，“在上一任记忆传承人以前……”他等着。

“以前、以前、再以前。”乔纳思重复这句耳熟能详的话。

有时候这句话很幽默，有时候却又别具意义、重要非凡。

像现在，这句话就不是个好兆头，他知道，这意味着事情是不可能改变的。

小宝宝加波渐渐长大，并且成功地通过了养育师每个月所做的发展测试。现在他可以坐起来，伸手去抓玩具，还长了六颗牙。爸爸向大家报告：加波在白天的时候也很开心，智力表现正常，只是夜间仍会吵闹，经常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，需要特别注意。

现在加波已经不睡婴儿提篮，改睡婴儿床了。有一天，他洗完澡，抱着小河马，乖乖地躺着。爸爸说：“我额外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照顾他，希望他们到最后不会解放他。”

“也许这样最好。”妈妈说，“我知道你不介意半夜起床陪他，但是我长期睡眠不足，已经快支持不下去了。”

“如果加波解放了，还会有其他小宝宝来我们家住吗？”莉莉问。她跪在婴儿床旁边对着小家伙做鬼脸，小宝宝也回她一个微笑。

乔纳思的妈妈无奈地翻翻眼珠。

“不可能的，”爸爸笑着说，他抚抚莉莉的头发，“很少有小宝宝发育像加波这么不稳定。可能要很久以后才会再发生类似的情形。”

“反正，”他叹了一口气，“他们不会这么快下决定。因为最近我们正忙着准备另一桩解放工作。有个孕母怀了双胞胎，下个月就要生了。”

“哦，亲爱的，”妈妈摇摇头说，“如果他们是同卵双胞胎，我

希望你不会被指定去……”

“就是我，名单上的下一位就是我。我必须选择一个来养育，把另一个解放掉。做决定并不难，体重是唯一的考量，体重较轻就解放。”

乔纳思听着，突然想到那座桥，不知道河界外的远方是怎样的世界？在那里，是否有个人正等着接收这个较小的被解放的双胞胎？他在那个地方成长，会知道在这个社区有一个跟他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人吗？

他突然浮现一个有点愚蠢的希望，希望茉莉莎一就是那位他曾经帮她洗澡的老妇人——在远方等着接收这个小婴儿。他还记得她闪闪发亮的眼睛、轻柔的声音、低声的浅笑。费欧娜最近才告诉他，茉莉莎在一个很棒的解放庆祝会中离开了。

不过他知道老人不可能再养育孩子。茉莉莎在那里的生活会跟这里的老人一样，非常安详、宁静，她不会想再养育小宝宝，白天得忙着喂食、照顾，半夜还要安抚宝宝的哭闹，多累人啊！

“妈妈！爸爸！”他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一个点子，“今天晚上何不把加波的小床放在我房间？我知道怎么喂他、安抚他，这样您和妈妈就可以好好地睡一觉。”

爸爸有点迟疑：“你一向睡得很沉，乔纳思，如果他吵不醒你，怎么办？”

莉莉回答了这个问题：“如果没有人理会加波，”她指出，“他就会吵得更大声，把我们通通吵醒。”

爸爸笑了起来：“你说得没错，莉莉小宝贝。好吧，乔纳思，今天晚上我们就先试试看吧。我不当班，也让妈妈好好睡一觉。”

上半夜加波睡得很沉。乔纳思躺在床上睡不着，不时撑起一只手臂，俯看小床上的加波。小宝宝趴着睡，手臂放松地放在头侧，双眼闭上，呼吸平顺、规律。最后乔纳思也睡着了。

接近午夜的时候，加波翻来覆去的声音把乔纳思吵醒了。小宝宝在被单下扭来扭去，两只手臂猛挥，开始呜呜咽咽哭起来了。

乔纳思起身走过去，轻轻拍打加波的背。有时候，这样就可以哄他再睡。但是这会儿他依然烦躁地扭着身子。

乔纳思继续有节奏地拍打着，同时想起传授人不久前转移给他的快乐航行记忆：天色晴朗、微风拂面，他驾着白色帆船，倘佯在清澈碧绿的湖面上，乘着清风徐徐而行。

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转移记忆，但是突然间，记忆的影像逐渐黯淡。原来透过他的手，记忆已传给了小宝宝。加波渐渐安静下来

了。乔纳思大吃一惊，赶紧运用意志力把残存的记忆拉回来。他将手从小宝宝的背上移开，静静地伫立在小床边。

他再次回想脑海里的航行记忆。意象还在，但是天空没那么蓝了，船行的速度变慢了，湖水也变得朦朦胧胧，好像罩了一层雾。他沉浸在回忆中好一会儿，最后躺回自己的床上，不再想它。

黎明将近时，小宝宝又哭了。乔纳思走过去，毫不迟疑地将手贴在加波背上，将剩下的湖上时光释放出来。加波再度睡着了。

乔纳思躺下来沉思。不再拥有航行的记忆，让他有些怅然若失。他知道自己可以再向传授人要求，也许是在大海上乘风破浪，因为他拥有大海的记忆，知道大海是怎样的景致。他也知道海上有船只，只是尚未获得相关的影像。

他不知道要不要跟传授人坦白他把一段记忆转移出去了。他自己还没有资格当传授人；加波也没有被遴选为记忆传承人。

他很惊奇自己拥有这样的能力，他决定不告诉任何人。

## 第十五章 战争的痛苦

乔纳思一进入安尼斯，就知道这一天他又要先离开了。传授人僵直地坐在椅子上，脸埋在手心里。

“传授人，我明天再来。”说完后，他又迟疑地说，“说不定我可以帮上一点忙。”

传授人抬头看他，一张脸早已扭曲变形：“求求你，”他喘着气说，“帮我分担一些痛苦。”

乔纳思赶紧扶他坐到床边的椅子上，然后迅速脱掉自己的上衣，趴下来。

“把手放到我身上。”他明白传授人现在痛苦不堪，可能需要人提醒。

手贴上了，痛苦也跟着源源而来。乔纳思打起精神，进入传授人痛苦的记忆中。

他来到一个混乱、嘈杂、空气中飘着阵阵恶臭的地方，天空微露曦光，正是黎明时分，四周弥漫着浓浓的黄褐色烟雾。放眼望去，到处躺着人，呻吟声此起彼落。突然一匹惊慌失措的马，拖着破裂的马鞍，在人堆中乱蹿，不时仰起头，凄厉地嘶叫。最后它绊了一跤，跌倒在地，再也没有爬起来。

乔纳思听见身边有个干涩、沙哑的声音在说：“水……”

他循声望去，看到一个半闭着眼睛、跟自己年纪差不多的男孩儿，脸上和枯涩的金发上到处是泥巴。他瘫软在地上，灰色的制服因为被鲜血浸透而闪闪发亮。

屠杀的色彩竟是如此怪异的鲜明：粗糙、蒙灰的布料上，沾满艳红色的血液，衬得男孩儿金发上掺杂的青草，越发鲜绿。

男孩儿看着他，再次恳求：“水。”他一说话就呕出一股鲜血，浸湿了胸膛上的粗布衣和袖口。

乔纳思的一只手也痛得动弹不得，他从撕裂的袖子上，看见手臂已经皮开肉绽、骨头碎裂。他挪动另一只手，慢慢在身边摸索，终于摸到水壶，正想打开壶盖，阵阵疼痛又传来，他不得不停下来，等到疼痛减缓，再慢慢地旋转盖子。盖子终于打开了，他伸出手臂，一点一点、缓缓地越过那浸染着鲜血的土壤，送到男孩儿嘴边。水滴入男孩儿发出乞求的嘴里，也流过他污秽的下巴。

男孩儿叹了一口气，头部后仰，下巴松松的往下垂，好像被什么东西吓了一跳。一抹阴沉的空洞慢慢蒙上他的双眼，随后他就完全没了声息。

四周嘈杂依旧：受伤的人不断哀号，有的想喝水，有的哭喊母亲，有的哀求死亡，倒地不起的马儿抬起头，尖声嘶鸣，虚弱地朝空中扬蹄。

远方传来阵阵炮轰声。乔纳思躺在地上，被一阵阵的痛苦淹没。这个时刻，他只能听任人们和动物一个个死亡，体认战争残忍的内涵。

他再也受不了这磨人的痛楚，他宁可一死一了百了。他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正躺在床上。

传授人转过头去，好像不忍心看见自己加在乔纳思身上的痛苦：“原谅我，乔纳思！”

## 第十六章 爱的传导

乔纳思不想回到过去，他不要这些记忆，他不要这样的荣耀，他不要这样的智能，不要这些痛楚。他想要回到他的童年，那会擦伤的膝盖和充满球赛的童年。他独自一人坐在家里，从窗户看出去，看见孩子在玩游戏，市民忙完一天的工作，正骑着自行车回家。他们的生活是这样平静、没有丝毫痛苦，因为他们的沉痛记忆，都由他和过去的记忆传授人承担了。

但他别无选择，每天依然到安尼斯报到。

在分担了残忍的战争记忆过后，接下来好几天，传授人显得特别仁慈温和。

“有很多记忆是美好的。”传授人提醒乔纳思。这倒是真的，乔纳思体验了无数快乐、甜美的时光，那是他以前不曾体悟过的。

他参加过一次为一个小孩举办的庆生会。乔纳思这才了解身为独立、特殊、单一个体的喜悦和骄傲。

他参观了博物馆，欣赏色彩缤纷的画作，现在他已经知道所有色彩的名称了。

有一次，他骑着一匹浅棕色的骏马，漫步在洋溢着湿润草香的原野上。他在一条小溪流边下马，和马儿共饮冷冽清澈的溪水。现在他对动物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。当马儿离开溪边，亲昵地用头轻推他的肩膀时，他很惊讶动物和人之间可以建立如此亲密的关系。

他曾经穿越森林坐在营火边一整夜。虽然他经历过迷失和孤寂的痛苦，但现在，他体会到孤独的喜悦。

“您最喜欢哪段回忆？”有一次他问传授人，“您不必现在就传送给给我，”他赶紧补充：“只要告诉我那个情景就行了，好让我心生期待，毕竟等到您的工作结束，我还是一样接收得到。”

传授人微微一笑：“躺下来，”他说，“我很乐意现在就转移给你。”

记忆一激活，乔纳思马上感受到欢乐的气氛。以前，他往往必须花点时间才能找到跟记忆的关连性，了解自己的所在。但是这一回，他立刻融入情境，感受到弥漫在回忆中的幸福与快乐。

屋子里到处都是人，壁炉里燃烧着熊熊火焰，暖烘烘的。窗外，夜幕低垂，大雪纷飞。最奇怪的是，室内布置了一棵树，树上挂满

红、绿、黄和各式各样的彩灯。桌上闪亮的金烛台，插满了蜡烛，摇曳着柔和、闪烁的烛光。空气中菜香四溢，欢笑声此起彼落。一只金色卷毛小狗趴在地板上睡着了。

大树下堆满一盒盒用明亮的彩色纸、闪亮的蝴蝶结包扎得漂漂亮亮的东西。一个小孩拿起这一盒盒的东西，递给房间里的其他小孩子和像是父母亲的一对大人，还有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笑吟吟的一对老公和老婆婆。

乔纳思看着他们拆开包装盒上的蝴蝶结，打开鲜亮的包装纸，掀开盒子，从里头拿出玩具、衣服和书。大家开心地叫着、笑着互相拥抱。

最小的孩子跑过去坐在老婆婆的膝盖上，她轻轻摇晃着他，用脸颊轻磨他的脸蛋。

乔纳思睁开眼睛，心满意足地躺在床上，整个人还沉浸在温暖甜蜜的记忆中。他真想把这些永远珍藏起来。

“你体会到什么？”传授人问他。

“温暖，”乔纳思回答，“还有幸福，还有……让我想一想。家庭，这好像是在庆祝某种假日。还有一些别的东西——我一时也说不上来。”

“你一定可以感受到的。”

“那两位老人是谁？为什么他们会在那里？”房里有老人，让他十分困惑。社区里的老人从没离开过特别为他们设计的养老院，他们在那儿受到最完善的照顾和礼遇。

“他们叫做祖父母。”

“祖父母？”

“对，那是很久以前的称呼，就是父母的父母。”

“以前，以前，再以前？”乔纳思笑了起来，“所以事实上，还会有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？”

传授人也笑了：“没错，就好像你如果拿着镜子看镜子，就会看见自己正在照镜子，镜中镜又可看见自己在照镜子。”乔纳思皱起眉头：“我的父母一定也有他们自己的父母！我以前怎么没想到这一点。我的父母的父母是谁？他们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在档案管理中心查得到名字，但是，你不如先想一想，如果你申请孩子，他们的父母的父母会是谁？”

“当然是我的爸爸和妈妈。”

“那他们会在哪里呢？”

乔纳思想了一下，慢慢地说：“当训练结束，变成真正的大人

后，我就会有自己的房子。几年后，等莉莉长大，她也会有自己的房子，也许还会有配偶；如果她提出申请，可能还会有孩子，那时候爸爸和妈妈……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如果他们还在工作，对社区有贡献，就会去跟其他没有孩子的成人一起住，不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。然后，时间到了，他们就住进养老院。”乔纳思把自己的想法大声说出来，“接受最完善的照顾和礼遇，最后是一场解放庆祝仪式。”

“你不可能参加那场仪式的。”传授人强调。

“当然不会，我可能连什么时候举行都不清楚。那时，我和莉莉都忙着自己的生活，如果我们有孩子，他们也一样不知道自己的父母的父母是谁。”

“这个模式似乎不错，不是吗？我们的社区一直奉为法宝。”乔纳思问：“如果我不接收以前的记忆，我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生活模式。”

“它们的确不错。”传授人肯定地说。

乔纳思迟疑了一会儿：“我确实很喜欢这段记忆，我也了解为什么它会是你的最爱。但我就是找不到恰当的字眼来形容我对这段记忆的感受，那弥漫在整个房间的气氛是那样强烈。”

“那气氛就是爱！”传授人告诉他。

乔纳思喃喃念了一次：“爱。”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新概念。

两人沉默了一分钟，接着乔纳思问：“传授人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知道这样说很愚蠢，非常非常愚蠢。”

“在这里没有什么话是愚蠢的，信任一切记忆，以及它给你的感受。”

“好吧！”乔纳思低头看着地板说：“我知道你已经不再拥有这些记忆了，所以也许您不了解……”

“我当然了解，我还残留了一点模糊的印象。而且，我还有很多关于家庭、假日、幸福等爱的记忆。”

乔纳思吞吞吐吐地说出自己的感受：“我在想……虽然这可能不切实际，但是如果可以跟老人住在一起，即使没有办法像现在那么完善地照顾，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，但是，我觉得那种住在一起的感受，实在非常美好。我好希望我们仍旧维持以前的家庭方式，好希望您就是我的祖父母，那样的家庭感觉比较……”他找不到恰当的字眼。

“比较完整。”传授人补充。

乔纳思点点头：“我喜欢爱的感觉。”他紧张兮兮地瞄一眼墙上的扩音器，确定没有被任何人听到，“我希望我们仍拥有那些。”他喃喃地说，“当然啦，那样的组织不见得比现在好，我清楚地知道那样的生活方式比较危险。”

“你是指什么？”

乔纳思迟疑了一下，他也不确定自己指的是什么。他只感觉到那种生活方式有点冒险，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“比方说，”他终于找到一个解释，“他们在房间里生火，壁炉里有熊熊大火，桌子上有蜡烛。火那么危险，怪不得会被禁止。”

“不过他慢慢地说，好像在自言自语，‘我真的很喜欢他们点亮的火光，还有那股温暖的感觉。’”

“爸爸妈妈。”晚餐过后，乔纳思说，“我有个问题想问您们。”

“什么问题，乔纳思？”爸爸问。

在从安尼斯回家的路上，他已不知道在心里默念过多少次这个字了，可是当他勉强说出来时，还是觉得很难为情。

“你们爱我吗？”

一阵难堪的沉默立刻弥漫开来……爸爸轻声一笑：“乔纳思，请你说准确一点！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乔纳思问。他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的。

“爸爸是说你用了一个非常笼统的字，那个字没什么意义，几乎已经废弃不用了。”妈妈小心地解释。

乔纳思瞪大了眼睛，没有意义？但这是他记忆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。

“如果大家用语不准确，我们的社区就没办法好好运作。你可以问：‘跟我相处愉快吗？’答案是：‘是的。’”妈妈说。

“或者，”爸爸建议，“‘你以我为荣吗？’答案绝对是：‘是的，我们以你为荣。’”

“现在你了解为什么用‘爱’这个字不恰当了吗？”妈妈问。

乔纳思点点头，“是的，我懂，谢谢您。”他慢慢地回答。

这是他第一次对父母说谎。

“加波！”乔纳思轻声呼唤小宝宝。

今晚小床又放到他的房间来了。加波在乔纳思的房间安稳地睡了四个晚上后，爸爸妈妈宣称实验成功，乔纳思实在了不起。现在加波成长得很快，在房间里到处爬，咯咯笑，并试图抓着东西站起来。爸

爸高兴地说，只要他睡得安稳，他就可以通过育儿中心的测试，获得升级。等到十二月，他就可以被正式命名，拥有属于他自己的家庭。现在离十二月只剩两个月的时间了。

但是，一旦离开乔纳思的房间，他又不肯睡了，整夜啼哭，只好再送他回乔纳思的房间。

他们决定再多给他一点时间来适应。既然加波喜欢睡在乔纳思的房间，就让他多睡一阵子，直到他养成夜里熟睡的习惯。养育师们对加波的未来非常乐观。

加波对乔纳思的呼唤没有响应，他已经睡着了。

“事情会改变的，加波。”乔纳思继续说，“一定会和现在有所不同。我不知道会怎么变，但是一定有办法让事情变记忆传授人得不一样。以后会有颜色，还会有祖父母。”屋里一片昏暗，他抬头望着天花板，“每个人都会拥有记忆。”

“你知道什么是记忆吗？”他一边呢喃，一边转头注视着小床。

加波的呼吸既均匀又深沉。乔纳思很喜欢他留在这里，只是对自己暗中进行的事有点儿罪恶感。每天晚上，他都转移一些记忆给加波，有阳光下驾船或野餐的记忆；有小雨打在玻璃窗上的记忆；有光着脚丫在潮湿草地上跳舞的记忆。“加波！”

小宝宝在睡眠中轻轻地挪动一下身子，乔纳思低头凝视着他。

“未来还会有爱。”乔纳思轻声低语。

第二天早上，头一回，乔纳思没有吃药。通过记忆的洗礼，他的认知逐渐提高，他知道该把药丸给扔了。

## 第十七章 格格不入

今天全体破例放假一天。听到广播员的宣布，乔纳思、爸爸、妈妈和莉莉都不敢置信地盯着墙上的扩音器。这种事很少发生，像是额外的犒赏。大人不用去工作，孩子不用去上学、受训或当义工，由代班的劳工负责养育孩子、运送食物、照顾老人等必须的工作。整个社区的人都自由了。

正准备出门上学的乔纳思，兴奋地放下手上的作业夹。现在学校对他已经不那么重要，再过不久他的学校生涯就要结束，开始单纯接受成人的训练，他得记诵数不尽的规则和学习操控最新的技术。

他希望爸爸妈妈、妹妹和加波都能度过快乐的一天。他跨上自行车，沿着车道，出发去找亚瑟。

他已经有四个礼拜没有吃药，内心的激情再度出现。愉快的梦境让他有点罪恶感，不好意思，但他知道他无法再回到过去那种麻木的生活。

强烈的感觉慢慢超越梦境，扩散到他的日常生活中来。他知道这固然跟没有服用药丸有关，但主要是来自于他所接收的记忆。现在他眼里的世界是缤纷的：树林、草地和树丛碧绿苍翠，加波的小脸蛋如玫瑰般粉红，而苹果也始终红艳欲滴。

经由记忆，他看见了海洋、山里的湖泊以及在山林间潺潺流动的溪水。现在他眼前熟悉的景色，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模样：在缓慢的流水中，他看见了粼粼波光、色彩和过去的历史。他知道河流来自远方，也将流向远方。

每逢假日，他都十分快活，今天意外放假一天比以往更快乐。乔纳思了解，自己正向深沉的感觉迈进。其实，每位居民每天晚上在家进行的谈话分享，就已说明大家的情绪是不尽相同的。

“我很生气，因为有人破坏了游戏区的规则。”莉莉有一次这么说，小拳头握得紧紧的。她的家人——包括乔纳思——耐心地分析别人破坏规则的可能原因，直到莉莉放松拳头，气消为止。

乔纳思现在明了：莉莉的感受不是愤怒，而是轻微的不耐烦和恼怒。他很确定，因为他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愤怒。透过记忆，他体验到不公和残忍，他的愤怒如火山爆发般澎湃，但这些是不可能平静的晚餐时提出来讨论的。

“今天我很伤心。”妈妈表达了她的情绪，大家就会赶紧安慰她。

而今乔纳思经历过真正的伤心和悲痛，他知道几句安抚的话不可能抚平这样的情绪。

那是一种深层的不能用言语传达的情绪，只能意会。

今天，他觉得好快乐。

“亚瑟！”他瞥见朋友的自行车斜倚着游戏场边的一棵树，附近则满地都是自行车。一放假，规则也被抛到九霄云外了。

他煞住车，随意把它停在别人的车旁。“嗨，亚瑟！”他大叫，一边四处张望。但游戏区里连个人影也没有。“你在哪里？”

“啪！啪！”附近草丛传来小孩的声音。“砰！砰！砰！”

十一岁的晏雅从藏身的地方踉踉跄跄走出来。她夸张地捧着肚子，一边歪歪扭扭地站不稳，一边呻吟，“我中弹了！”她大叫一声，摔倒在地，嘴角却带着微笑。

“砰！”

乔纳思站在游戏场旁边，认出亚瑟的声音。他看见亚瑟手持假想的武器，迅速从一棵大树后面隐身到另一棵后面。“砰！你已经中了我的埋伏，乔纳思！小心！”

乔纳思往后退，蹲在亚瑟的自行车后，以免被人看见。以前他常玩这个游戏，游戏里虽然也分好人和坏人，不过只是无害的消遣，可以消耗孩子过多的精力，最后大家往往精疲力竭，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。

他以前从没想到这就是战争游戏。

“攻击！”从存放游戏器材的小储藏室后头传出一声大叫，三名小孩往前冲，手上的假想武器已经上膛了。

游戏场的另一边也传来大叫：“回击！”一大群孩子冒出来——费欧娜也在其中。他们半蹲着跑步，边跑边开火。有几位停下来，夸张地抓住自己的肩膀和胸膛，假装被击中。他们卧倒在地，强忍住咯咯的笑声。

乔纳思的内心如波涛般汹涌，不知不觉地朝游戏场走去。

“你被打中了，乔纳思！”亚瑟在躲藏的树后喊叫。

“砰！你又中了一枪！”

乔纳思独自站在游戏场中央。几个小孩纷纷探出头来，莫名其妙地看着他。攻击的队伍也慢慢停了下来，从蹲伏的地方站起来，想看看他到底要做什么。

乔纳思仿佛又看见那位垂死战场、跟他要水喝的男孩儿。他突然

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，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有个小孩举起假想的来复枪，发出放枪的声音，想要摧毁他，“啪！啪！”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，尴尬地站着，现场只听见乔纳思颤抖的呼吸声。他强忍住不哭出来。

什么也没发生，什么都没改变，孩子们紧张地面面相觑一会儿，然后相继走开。他听见大家扶正自行车，骑上车道，慢慢远离游戏场。

只有亚瑟和费欧娜留下来。

“怎么啦，乔纳思？只是游戏嘛。”费欧娜说。

“都被你搞砸了。”亚瑟懊恼地说。

“别再玩这种游戏了。”乔纳思恳求。

“接受娱乐中心主任助理训练的人是我，”亚瑟生气地指出，“游戏不是你的专项。”

“专长。”乔纳思提出更正。

“不管怎样，你都不应该批评我们玩的游戏，就算你是未来的记忆传授人也不可以。”说完，亚瑟警觉地看着他，“很抱歉，我没有对你表现应有的尊敬。”他嘟囔着。

“亚瑟，”乔纳思带着温和、小心翼翼的语气措词，试图表达自己的想法，“你没有机会了解这些事，我自己也是最近才明白。这种游戏很残酷，在过去，曾经……”

“我道歉了，乔纳思。”

乔纳思叹了一口气，多说无益，亚瑟不可能了解的：“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亚瑟。”他沮丧地说。

“你要骑自行车沿着河岸兜风吗？”费欧娜咬着嘴唇，紧张地问。

乔纳思看着她，她实在很可爱。在那一瞬间，他觉得自己只想陪着她，悠闲自在地骑着自行车，沿路边谈、边笑。但他知道这样的时光已经被剥夺了。他摇了摇头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的两个朋友转过身，走向自行车，他一直目送着他们离去的身影。

乔纳思在储藏室旁边的板凳上坐下来，内心有股强烈的失落感。他的童年，他的友谊，他那无忧无虑的生活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他那崭新的、敏锐的感觉，让他无法忍受其他孩子大叫、嬉笑地玩着战争游戏。不过，他也明白，因为缺少记忆，他们不会懂得他的心情。他很爱他的朋友亚瑟和费欧娜，但是没有那些记忆，他们无法理解他的感觉。偏偏他又不能提供那些记忆给他们。乔纳思很清楚，他什么也无法改变。

那天晚上回到家，莉莉雀跃地叽叽喳喳，说这个假日有多美好，她跟朋友玩游戏，又在户外吃午餐，然后（她承认）她偷偷骑了一下爸爸的自行车。

“下个月才能得到自行车，我实在等不及了。但是爸爸的自行车太大了，害得我摔了一跤！”她及时说明当时的状况，“幸好加波没有坐在儿童座椅上。”

“真的是幸好。”妈妈对她的行动皱了皱眉头。加波听到有人提到他的名字，摇摇手。他在上周学会走路。爸爸说，宝宝迈出第一步是值得庆祝的大事，同时也是接受戒尺教训的开始。现在爸爸每天晚上都带着这根细细的道具回家，以防加波调皮捣蛋。

他现在是一个快乐、自在的学步儿，正在摇摇晃晃地迈着脚步，笑嘻嘻地走过房间。“加！”他兴高采烈地说，“加！”

这是他叫自己名字的方法。

乔纳思的心情又开朗了起来。压抑了一整天，他决定把郁闷抛到一旁。他想他得教莉莉骑自行车了，这样她在九岁典礼后，就可以得意地骑着自行车回家。很难相信十二月又快到了，他成为十二岁快满一年了。

他看着小宝宝努力地迈出步伐，每完成一步，就咧着嘴笑。

“今晚我得早点睡，”爸爸说，“明天会很忙。双胞胎明天出生，测试结果显示他们是同卵双胞胎。”

“一个留在这儿，一个送走。”莉莉歌唱似的，“一个留在这儿，一个送走……”

“您真的要把其中一个带到别的地方吗，爸爸？”乔纳思问。

“不是，我只是做个选择，帮他们量体重，把比较重的那个交给在一旁的助理养育师，然后帮比较轻的那个清洗、打理，再办理解放仪式，然后……”他往下看，对加波露齿一笑，“然后我就跟他挥手说拜拜……”他的语气就像平常跟小宝宝说话一样甜美，同时挥动双手，做出平常说再见的姿势。

加波咯咯笑，也对他挥手说再见。

“然后就有人来接他吗？从别的地方来的人？”

“没错，乔纳思宝贝儿。”

听见爸爸用小时候的昵称叫他，乔纳思难为情地白了爸爸一眼。

莉莉陷入沉思中：“如果别的地方的人帮双胞胎弟弟取名为，哦，比方说是强纳生好了。而我们社区的这个双胞胎哥哥，在命名典礼上也被取名为强纳生。那就会有两个名字相同、长相也完全一样的小宝宝。有一天，也许就在他们六岁的时候，其中一班的孩子坐着巴

士去拜访另一个社区，遇见另一个一模一样的强纳生，结果大家不小心搞混了，把另一个强纳生接回家，就连他们的父母也分辨不出来，然后……”

她停下来喘口气。

“莉莉，”妈妈说，“我突然有个奇妙的点子，也许等你十二岁的时候，他们会指定你去当说故事的人！我们社区已经好久没有出现说故事的人了。如果我是委员会的一员，一定推荐你担任这项工作！”

莉莉露齿一笑：“我想到另一个更棒的故事，也许我们都是双胞胎，只不过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。所以在别的地方，还会有另一个莉莉，另一个乔纳思，另一个爸爸，另一个亚瑟，另一个首席长老，另一个……”

爸爸不耐烦地打断她：“莉莉，睡觉时间到了。”

## 第十八章 记忆回流

“传授人，”第二天下午，乔纳思问，“您有没有想过解放的事？”

“你是指我自己的解放，或是解放这个主题？”

“我想两者都有吧！很抱歉，我应该说得更清楚一点，不过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”

“坐起来，谈话时你用不着躺着。”乔纳思已经四平八稳地躺在床上，听到这话，马上坐起来。

“我承认我有时会想到这件事。”传授人说，“每次遭受巨大的痛苦时，就会想到解放，也曾兴起申请解放的念头。不过，新的记忆传承人还没训练完毕，我不能这么做。”

“就是我喽！”乔纳思沮丧地说。他一点也不希望训练结束，成为新的记忆传授人。他很清楚未来除了虚幻的荣耀，将会多么艰辛、孤独。

“我也不能申请解放，”乔纳思指出，“给我的规则里写得很清楚。”

传授人苦笑：“我知道，十年前的失败，他们才想出这条预防措施。”

乔纳思再度听到十年前的失败，但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十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“传授人，”他说，“请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好吗？”

传授人耸耸肩：“表面上很单纯，一位未来的记忆传承人被选上了，过程就跟选你一样，并在典礼中公布遴选结果。观众欢呼喝彩，就跟为你欢呼一样。这位新的记忆传承人又迷惘又有点害怕，也跟你一样。”

“我的父母说她是一个女孩儿。”

传授人点点头。

乔纳思想起他最喜欢的女孩费欧娜，不禁打了个寒战。他不希望费欧娜去承受这种苦，承接记忆的痛苦。“她是怎样的人？”他问传授人。

传授人悲伤地回想着往事：“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年轻人，冷静、沉着、聪明、好学。”他摇摇头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“你也知

道，乔纳思，当她来到这个房间，开始接受训练……”

乔纳思打断他的话，问：“可以告诉我她叫什么吗？我父母说社区里禁止提她的名字。您可以只跟我说吗？”

传授人面有难色地迟疑着，好像说出这个名字会引起他极大的痛苦。最后，他还是说了：“她叫萝丝玛丽。”

“萝丝玛丽，我喜欢这个名字。”

传授人继续说：“她第一天来找我的时候，就坐在你第一天来坐的位子。她渴望学习，既兴奋又有点儿忐忑。我不断地跟她谈话，尽可能把事情解释清楚。”

“就跟你对待我一样。”

传授人悲伤地微笑：“要解释清楚并不容易，因为它超越了我们的体验范围。但我尽力而为。我记得她听得很仔细，眼睛闪闪发光。”

他突然抬起头来：“乔纳思，我曾将自己最喜欢的记忆转移给你，自己只留着一些小片断。还记得里面的房间、家庭和祖父母吗？”

乔纳思点点头，他当然记得：“这段记忆蕴涵一种很美妙的感觉，您说那是爱。”

“那你可以了解我对萝丝玛丽的感觉。”传授人说，“我爱她。”

“我对你也有同样的感觉。”他补充说。

“她后来怎么了？”乔纳思问。

“她开始受训了，跟你一样，接收的成效很好。她兴致很高，非常喜悦地去体验这些新事物……我还记得她的笑声……”

他的声音开始颤抖，最后小到听不见。

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过了一会儿，乔纳思又问，“请告诉我好吗？”

传授人闭上眼睛：“将痛苦转移给她，真是让我心碎，乔纳思。但是我必须这样做，就像我跟你一起做的一样，这是我的工作。”

房里静悄悄的，乔纳思耐心等着。停了好一会儿，传授人才继续说下去。

“五个星期而已，我给她骑旋转木马、逗小猫咪玩、野餐等快乐的记忆。有时候我会故意选个能让她发笑的记忆，因为这个房间太安静了，她的笑声弥足珍贵。

“但是她跟你一样，乔纳思。她想要经历所有的事物。她知道这是她的责任，所以跟我要求较难承受的记忆。”

乔纳思屏住呼吸：“你没给她战争的体验吧？才五个星期。”

传授人摇摇头，叹了一口气。“没有，我没有让她体会肉体上的折磨，但是我让她体验孤寂、迷失等精神上的痛苦。我将一个小孩被带离父母身边的记忆传给她，那是第一个痛苦的记忆。结束的时候，她整个人都吓呆了。”

乔纳思咽了一下口水，对萝丝玛丽和她的笑声也有了具体的形象。他可以想象她从床上抬起头，一脸惊恐的模样。

传授人继续说：“我之后再给她一些喜悦的经历。但是自从她了解什么是痛苦后，一切就都改观了。我可以从她的眼神看出来。”

“她不够勇敢吗？”乔纳思试探地问。

传授人没有正面回答：“她坚持要我继续下去，说我不可以宠坏她，说那是她的义务。当然，我也知道她是对的。”“我不忍心将肉体的痛苦加在她身上，但我让她感受贫穷、饥饿、恐惧等精神上的痛苦。我必须这样做，乔纳思。这是我的工作，而且她已经被选上了。”传授人以恳求谅解的眼光看着他。乔纳思轻抚他的手。

“一天下午，我们结束当天的训练——那是一段很艰苦的记忆时——我用了跟对待你一样的方法，传送一些快乐、欢欣的回忆。但是欢笑时光已然远离。她非常安静地站起身，皱着眉头，好像正在下什么决定。然后她走向我，双手环抱住我，亲亲我的脸颊。”传授人拍拍自己的脸颊，似乎回想起十年前萝丝玛丽轻轻的一吻。

“那天她离开这里，离开这个房间，却没有回到住处。广播人员通知我，她直接跑去找首席长老，要求解放。”

“但那是违反规定的！受训的记忆传承人不可以申请解……”

“乔纳思，只有给你的规定才提到这一点，给她的可没有。她要求解放，他们一定得答应。从此我没再见过她。”

乔纳思这才明白，原来当年的失败是这么一回事。很显然的，这件事对传授人的打击非常大。不过，看起来并不怎么可怕啊。自己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，无论未来的训练有多难，他都不会要求解放的。传授人需要一名继承人，而他已经被选上了。

乔纳思突然想到一件事，萝丝玛丽在受训没多久就解放了。如果他发生了什么意外，又会怎么样呢？他已经接受了一整年的记忆了。

“传授人，”他问，“我不能要求解放，但是如果我发生了什么意外，比方如果我也跌到河里去，跟四岁的小凯尔博一样呢？当然，这不是个好比喻，因为我是个游泳好手。但是如果我不会游泳，又跌到河里不见了呢？那就没有新的记忆传承人了，而你又已经把一大堆很重要的记忆都传给我了，即使他们重新选一位记忆传承人，只靠你

留下的那少许记忆够吗？如果……”

说着他突然笑了起来：“我怎么讲起话来跟莉莉一样。”

传授人严肃地凝视着他：“离河流远一点，朋友。”他说，“我们在转移记忆五星期后，失去了萝丝玛丽，造成了社区的大灾难。如果这时失去你，我不知道我们社区要怎么办？”

“为什么会是大灾难？”

“我跟你提过。”传授人提醒他，“她走了以后，记忆回流到人们身上。如果你掉到河里不见了，乔纳思，你的记忆不会跟着你消失，记忆是永恒存在的。

萝丝玛丽只保有五星期的记忆，而且大部分都是很美好的记忆，可是她却被少部分的恐怖记忆击倒了，我们社区也差点被打垮，因为那些感觉是大家从未经历过的！

当时我完全笼罩在失去她的伤痛、失败以及愤怒的情绪中，甚至没有试着去协助大家度过难关。”

传授人沉思了一会儿，最后说：“你也知道，如果他们现在失去你，所有你接收到的记忆，都会回到大家的身上。”乔纳思做个鬼脸：“大家一定恨死这样的事情发生。”“这是一定的，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对付。”

“我也是因为有您在一旁协助，才知道怎么处理的呀。”乔纳思指出这一点。

传授人点点头，缓缓地说：“假设我可以……”

“你可以怎样？”

传授人仍在沉思中，过了半晌才说：“如果你在河里溺毙了，我想我可以用帮助你的方式，来帮助整个社区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，我必须再多想想，哪天我们再详谈，现在先打住。

我很高兴你是个游泳好手，乔纳思，不过还是离河远一点。”

他笑了一下，但是笑声并不轻快。他的心思好像已经飘到远方，眼神充满忧虑。

## 第十九章 解放真相

乔纳思瞄了一眼时钟，发现时间已经过了大半。要做的事情总是那么多，他和传授人很少像刚才那样单纯聊天。

“很抱歉我问了那么多问题，浪费了时间。”乔纳思说，“因为我爸爸要解放一名新生儿，所以我才会问起解放的事。今天有一对双胞胎出生，他必须做个选择，解放其中一个，留下体重较重的宝宝。”乔纳思又瞄了一下时钟，“他应该已经完成了，那是今天早上的事。”

传授人神情非常凝重：“我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做。”他几乎是自言自语。

“因为社区里不能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啊！否则就要天下大乱了！”乔纳思轻声一笑。

“真希望我可以在一旁观看。”他又补上一句。他想看看爸爸怎么举行解放仪式，怎么帮较轻的新生儿清洁、打理一切。爸爸是个体贴的人。

“你可以看。”传授人说。

“不行，”乔纳思告诉他，“小孩不能观看，这是秘密进行的。”

“乔纳思，”传授人告诉他，“你不是仔细读过训练规则吗？别忘了，你可以问任何问题。”

乔纳思点点头：“我记得，但是……”

“乔纳思，当我们一起工作一段时间后，你就是新的记忆传授人。你可以读书，你会获得所有的记忆，你将接受一切。这是受训的一部分，如果你想看解放仪式，你尽管提出要求。”

乔纳思耸耸肩，“好吧！不过这次太晚了，我确定仪式已在早上举行过了。”

传授人告诉他一些他还不知道的事：“所有秘密进行的仪式都会录像存放在机密档案室里。你想看今天早上的解放仪式吗？”

乔纳思迟疑了，他担心爸爸知道了会不高兴，因为那是秘密仪式。

“我觉得你应该看。”传授人坚定地告诉他。

“好吧，请告诉我怎么做。”乔纳思说。

传授人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走到墙上的对讲机旁，“咔哒”一声，把开关扳到开的位置。

对讲机马上传来声音：“您好，记忆传授人，请问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我想看今天早上双胞胎的解放仪式。”

“请稍候，记忆传授人。感谢您的指示。”

乔纳思望着开关上面的屏幕，原本空白的画面开始闪现锯齿状的线条，接着出现一些数字，接下来是日期和时间。他既震惊又高兴，没想到使用这么方便，自己以前竟然不知道。

突然间，屏幕上出现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，地板上铺着褪色的地毯，里头只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，还有一个橱柜，桌上放了某种仪器——乔纳思认出那是一个磅秤：他在育婴中心当义工时曾经见过。

“只是一间普通的房间嘛。”他说，“我还以为会在礼堂举行，好让大家都参加，就像所有的老人都去参加解放仪式一样。会不会是因为他才刚出生，不…“嘘！”传授人说，眼睛看着屏幕。

屏幕上，乔纳思的爸爸穿着养育师的制服，进入房间，他的手臂上抱着一个用柔软的毯子包裹着的新生儿。另一个没有穿制服的女孩儿尾随在后，手上用相同的毯子包着另一名新生儿。

“那是我爸爸。”乔纳思自然而然地压低声音，生怕吵醒小家伙似的，“另一个人是他的助手，还在受训，但很快就要完成训练了。”

两位养育师打开毯子，将一模一样的双胞胎放在床上。他们全身赤裸，一看就知道是男孩儿。

他全神贯注地看着爸爸轻轻地举起其中一个，放到磅秤上量体重，再举起另一个。

他听见爸爸在笑：“很好，”爸爸对助手说：“我还以为他们连体重都一样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不过这一个，”他将其中一个重新包好，交给助手，“刚好六磅。你把他清洗干净，穿上衣服，带到育婴中心。”

助手抱着新生儿走出门口。

乔纳思看见爸爸弯腰对床上扭着身子的新生儿说：“至于你呢，小家伙，你只有五磅十盎司，小虾米一只。”

“他都是用这种声调跟加波说话的。”乔纳思微笑着说。

“专心看。”传授人说。

“现在帮小宝宝清洗，让他舒舒服服的。”乔纳思说，“爸爸早

告诉我了。”

“安静，乔纳思。”传授人用怪异的声音下了命令，“注意看。”

乔纳思不再出声，专心看屏幕。他对仪式本身很好奇。

爸爸转身打开橱柜，拿出一支针管 and 一个小瓶子。他小心翼翼地将针头伸入小瓶子中，不一会儿针管便注满透明的液体。

乔纳思同情地缩了一下身体，他忘了新生儿还得打针。他自己很讨厌打针，虽然他知道这是必要的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爸爸竟然很小心地将针头插入小宝宝的脑门儿，小宝宝的脉搏在脆弱的肌肤下跳动着，他扭动全身，发出嘤嘤的哭泣声。

“他为什么……”

“嘘！”传授人低声制止。

他的爸爸正在说话，乔纳思这才想到，他可以听到他原先提问的答案。爸爸用他那种特殊的音调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很痛，小家伙。但是我必须找到静脉，你手上的静脉太细了。”

他以很慢的速度推动针管，将液体注入头皮的静脉，直到注射管完全空了。

“完成了，没有那么糟嘛，不是吗？”乔纳思听见爸爸开心地说，转身将针管丢进垃圾桶。

乔纳思知道传授人不想说话，因此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原来这就是帮他清洁、让他舒适的方法。”

乔纳思继续观看，小宝宝已经不再哭泣，他的手脚突然抽动了一下，然后瘫软下来。他的头垂向一边，眼睛半闭着，完全静止不动了。

乔纳思的内心涌起怪异、震惊的感受，他看过这样的姿势和表情，那模样是如此熟悉，只是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

乔纳思瞪着屏幕，等着后面事情的发展。但是较小的双胞胎一动也不动地躺着，他的爸爸正在收拾东西，折好毯子，关上橱柜。

他仿佛再度回到战场，空气几乎凝固了。他看见那张披散着金发的脸庞，那个浑身是血、眼神空洞的士兵——那种记忆回来了。

他杀了婴儿！我的爸爸杀了婴儿！乔纳思被自己刚刚了解的真相吓坏了。他麻木地瞪着屏幕。

爸爸将房间收拾干净后，再将地板上的一个小纸箱拿到床上，把软绵绵的尸体放进去，将盖子盖严。

他拿起纸箱，走到房间的另一头，打开墙上的小门，乔纳思看见

门后漆黑一片，就跟学校放置垃圾的斜槽一样。

爸爸把装着尸体的纸箱放入斜槽，轻轻一推。

乔纳思听见爸爸在离开房间前说：“再见了，小家伙。”然后屏幕一片空白。

传授人转身面对他，非常平静地开始叙述：“广播员通知我，萝丝玛丽已经要求解放，他们就将过程放给我看。她就站在那儿等着，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那孩子漂亮的身影。他们带着针管，要她卷起袖子。

乔纳思，你曾问我她是不是不够勇敢？我不了解勇敢，勇敢到底是什么？又有什么特殊含意？我只知道我无力地坐在这里，吓坏了，全身发冷。我听见萝丝玛丽告诉他们，她宁可自己注射。

她真的这样做了，我没有看，我把头转开了。”

传授人看着他：“好啦，乔纳思，这就是你一直想知道的解放。”他的声音充满苦涩。

仿佛有人在撕扯乔纳思的胸腔，巨大的痛楚一波波涌现，最后爆发成撕心裂肺的哭喊声。

## 第二十章 计划远离

“不！我不要回家！你不能强迫我！”乔纳思又哭又叫的，用拳头捶打着床铺。

“坐起来，乔纳思。”传授人坚定地告诉他。

乔纳思听话地坐在床边，低垂着头，一边擦泪，一边发抖。

“今晚你可以留下来，跟我说话。现在我要通知你的家人，你必须安静下来，不可以让人听见你的哭声。”

乔纳思猛然抬头：“也没人听见小双胞胎在哭！只有我父亲！”说着他又趴下来啜泣。

传授人静静地等待，最后乔纳思终于冷静下来，缩成一团，肩膀仍旧颤动不已。

传授人走到墙边对着对讲机拨开开关。

“您好，记忆传承人，请问有何吩咐？”

“请通知新记忆传承人的家人，说他今晚要留在这里加强训练。”

“我会照办的，先生。谢谢您的指示。”

“我会照办的，先生。我会照办的，先生。”乔纳思用冷酷、挖苦的声音说：“只要你吩咐，我会照办的，先生。我会杀人，先生。老人？或是体重较轻的新生儿？我很乐意杀他们，先生。谢谢您的指示，先生。我可以为您效劳吗……”他好像停不下来了。

传授人牢牢地抓住他的肩膀，乔纳思猛然停下来，看着他。

“听我说，乔纳思，他们也无能为力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“以前您也说过这句话。”

“我这样说，因为这是事实。这就是他们的生活，特别为他们创造出来的生活。如果你没被选为我的继承人，你的生活也跟他们一样。”

“但是，他对我说谎！”乔纳思又哭了。

“别人告诉他要这么做，他什么也不懂。”

“你呢？你也对我说谎吗？”乔纳思愤怒地提出这个尖锐的问题。

“我被赋予说谎的权力，但我不曾对你说过谎。”

乔纳思瞪着他：“解放都是这样子吗？只要是违规三次的人？还

有那些老人？他们也杀老人吗？”

“对，事实如此。”

“费欧娜呢？她爱老人啊！她正在接受看护的训练。她知道吗？当她发现她必须这么做的时候，她要怎么办？她会有什么感觉？”乔纳思用手背抹掉脸上的泪。

“费欧娜早就练好解放的技巧了。”传授人告诉他，“你的红头发朋友很能干，工作非常有效率。她的生活里没有‘感觉’这回事。”

乔纳思用手臂环抱住自己，身体前后摇晃：“我该怎么办？我不能回家！我做不到！”

传授人站起来：“首先，我要订我们的晚餐，然后吃饭。”

乔纳思不自觉地用发怒、讽刺的语气说：“再来一段感觉分享？”

传授人发出怜悯、痛苦又空洞的笑声：“乔纳思，只有你和我是拥有感觉的人，过去这一年来，我们彼此分享这些感觉。”

“对不起，传授人，”乔纳思悲惨地说，“我没有憎恨您的意思。”

传授人拍拍乔纳思拱起的肩膀：“等吃过饭后，”他说，“我们来定个计划。”

乔纳思困惑地抬起头：“定什么计划？没有用的，我们什么也不能做。长久以来就是这样，在我以前，在您以前，在您前面那一位以前，以前，以前，再以前……”他故意拉长这句熟悉的用句。

“乔纳思，”停了一会儿，传授人说，“没错，这样的状况看起来好像是天经地义了。但是记忆告诉我们，以前并不是这样的。人们也曾经有过感觉。你跟我都经历过，所以我们知道。我们知道他们曾经有过骄傲、悲哀、还有……”

“还有爱，”乔纳思补充，他想起那幕令他深深感动的家庭场景，“还有痛苦。”他再度想起那名士兵。

“拥有记忆并不痛苦，真正的痛苦是孤寂，找不到人分享这些记忆。”

“我一开始就分享您的记忆。”乔纳思说，试着让他开心起来。

“的确。过去这一年来有你跟我一起共同度过，让我更加确认，事情一定要改变。多年来，我一直有这样的念头，但总觉得改善无望。现在，我头一次想到了可能有转机。”传授人慢慢地说：“是你让我想起这个方法的，就在……”他瞄了时钟一眼，“两个小时之前。”

乔纳思看着他，仔细聆听。

现在，夜深了。他们谈了又谈，谈了又谈。乔纳思身上裹着传授人的罩袍，这种长袍只有长老才有资格穿。

他们的计划有可能成功，只是有可能。如果失败了，他可能被杀。

但是，这又有什么关系？如果留下来，他的生命同样毫无意义。

“好的，”他告诉传授人，“就这么办。我应该做得到。无论如何，我尽力就是了。但是，我希望您跟我一起走。”

传授人摇摇头：“乔纳思，”他说，“过去这些世代，整个社区一直仰赖记忆传授人来为他们保存记忆。过去这一年，我已经把很多记忆转移给你了。我不能再要回来，一旦给出去，就不能再要回来。

所以，如果你逃跑了，成功走掉了——乔纳思，你要知道，你再也不能回来……”

乔纳思严肃地点点头，这是最难的决定，“是的，”他说：“我知道。不过，如果您跟我一起走……”

传授人摇摇头，示意他安静：“如果你走掉了，成功越过边界，你到了别的地方，那么整个社区就要自行背负这个大负担，接受你为大家承担的记忆。

我相信大家有这个能力，也能从中获取一些智能，但是冲击绝对是很大的。十年前我们失去萝丝玛丽时，她的记忆回到大家身上，引起一阵恐慌。那些记忆跟你获得的记忆比起来，实在是小巫见大巫。当你的记忆回到大家身上时，他们会需要帮助。还记得你开始受训时，面对从未有过的经历，我是怎么帮助你的吗？”

乔纳思点点头：“初次面对那些记忆，实在太吓人，伤害也太重了。”

“那时候，你需要我；以后，大家也会需要我。”

“没有用的，他们会再去物色一个人来代替我，重新立一位新的记忆传承人。”

“但没有人能够立刻接受训练。当然，他们会加速遴选，但是我想不出来有谁刚好具备这些特质……”

“有个小女生的眼珠子也是淡色的，但是她只有六岁。”

“没错，我知道你指的是谁，她叫凯萨林。但是她年纪太小了，所以大家被迫要承受这些记忆。”

“我要您跟我一起走，传授人。”乔纳思要求。

“不行，我一定得留在这里。”传授人坚定地说，“我也很想去，乔纳思。但是他们对所有的记忆毫无防备能力，我一走，社区里

就没有人可以帮助大家，大灾难就会降临。他们会自我毁灭，所以我不能走。”

“传授人，”乔纳思建议，“您和我，不必为其他人想太多。”

传授人带着疑问的笑容看着他，乔纳思困窘地低下头。他们当然要为其他人着想，这才是这一切计划的真意啊。

“而且，无论情况如何，乔纳思，”传授人叹了一口气，“我都完成不了了。我现在非常虚弱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看不见颜色了。”

乔纳思心碎了，他紧紧握住传授人的手。

“你看得见颜色，”传授人告诉他，“也拥有勇气，我会帮助你获得更多力量。”

“一年前，”乔纳思提醒他，“当我刚晋升十二岁，刚开始看见颜色，您告诉我，您开始时的征兆跟我不一样，我到现在还不懂那是什么。”

传授人一听，面色顿时开朗了起来：“没错，你知道吗？乔纳思，虽然你现在具备了这么多知识，拥有这么多记忆，学习了这么多东西——结果，为什么你还是不懂？因为我有点自私，还没有转移这方面的记忆给你，我想保留到最后一刻

“保留什么呢？”

“当我还是个小男孩儿，比你还小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感受到了。但我不是‘超眼界’，情况和你不相同，我经历的算是‘超听觉’吧。”

乔纳思皱皱眉头，努力想要弄清楚：“您听见的是什么呢？”

“音乐。”传授人微笑着说，“我开始听见一些非常奇妙的声音，那叫做‘音乐’，我会在你离开前给你一些。”

乔纳思使劲地摇头：“不要，传授人，我希望您保留下来，在我走了以后可以有音乐陪伴您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乔纳思回到家，开心地向父母问好，而且很轻松地撒谎说昨晚有多忙、多愉快。

他的爸爸微笑着，也轻松地说着谎，表示昨天又忙碌又愉快。

在学校，他一边上课，一边在脑海里演练整个计划。昨天他和传授人一遍又一遍地推敲，直到深夜。

距离十二月的典礼还有两个礼拜，传授人会在这段期间，将有关勇气、力量的记忆传授给乔纳思。因为一定要有这两种记忆，他才能在远方生存。他们都知道这是一段艰辛的旅程。

乔纳思准备在典礼前一天的半夜悄悄离家。这可能是计划中最危险的一环，因为违反重大规定：除非公派外出，否则任何社区居民不

准在晚上离开住处。

“深夜里，”乔纳思说，“食物回收员收完晚餐的剩菜，道路清洁员又还没开始工作，所以不会有人看见我，除非有人因紧急公务外出。”

“万一被人发现，怎么办呢，乔纳思？”传授人问：“我虽然有各种逃跑的记忆，历史上也有很多避难事件，而且每件事的时空背景都不一样，可就偏偏没有跟这次类似的情况。”

“我会非常小心的，”乔纳思说，“不会被人发现。”

“你是受训中的记忆传承人，地位崇高，我想他们应该不至于太为难你。”

“我会说是记忆传授人吩咐我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所以才这么晚外出，把责任推给你。”乔纳思开玩笑地说。

两个人都紧张地笑了笑。不过乔纳思很确定，他可以带几件衣服，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家里溜出来，静悄悄地骑上自行车，来到河边，把自行车和叠好的衣服藏在草丛里。

接着，他就步行，无声无息地穿过黑暗，来到安尼斯。

“这里没有晚班的工作人员，”传授人说，“门没上锁，你直接进来就行了，我会等你的。”

他的父母醒来后，会发现他已经走了。他们会在乔纳思的床上找到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他沿河骑车散步，会在典礼前回来。

他的父母会有点生气，但不会警觉到出事了。他们会觉得他做事有欠考虑，打算等他回来再数落他。

他们越等越气，最后等不及了，只好先带莉莉去参加典礼。

乔纳思非常肯定地说：“不过，他们不会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，免得别人知道了，说他们没把孩子教养好。不管怎样，大家的焦点是典礼，没有人会注意到我的缺席，更何况我已经过了十二岁，正在受训，不用跟同学坐在一起，所以亚瑟会认为我跟父母，或是跟您在一起……”

“而你的父母会假设你跟亚瑟，或是跟我在一起……”乔纳思耸耸肩：“总之要花点时间，大家才会发现我不见了。”

一大早，传授人会请广播员帮他叫一部车和司机。他经常拜访其他社区，跟他们的长老开会：他的活动范围远达附近地区，所以这样的举止一点都不奇怪。

传授人通常不参加十二月的典上一次他所以出席，是因为乔纳思被遴选上，这件事又跟他有密切的关系。至于他平常的生活，本来就跟社区的运作不相干。不会有人对他的缺席有意见，或对他选在这天

离开感到突兀。

等到司机和车子抵达后，传授人会找个理由将司机支开，再帮乔纳思躲在车子的行李箱里。传授人会在接下来的这两周从三餐中省下一些食物，让乔纳思带到路上吃。

典礼开始，所有的社区居民都在礼堂里。那时，乔纳思和传授人早已上路了。

快到中午时，乔纳思的缺席才会引起大家的关切。但是典礼不会因此中断——因为这不在计划中。不过他们会派人到社区各处搜寻。

在他们找到他的自行车和衣服之前，传授人已经回来了；而乔纳思在那之前，也已经独自一人踏上旅途了。

传授人回来后，会发现整个社区陷入迷惘和慌乱中。由于从未碰到过这样的事件，没有记忆可供参考，更没有智能判断该怎么做，他们只好向传授人求助。

他会来到人潮聚集的大礼堂，步上台阶，严肃地宣布，乔纳思已经坠河失踪了，并马上举行哀悼仪式。

“乔纳思，乔纳思……”他们先是大声地呼唤，就像上次呼喊凯尔博一样，再慢慢让乔纳思从他们的生活中淡出。方式是传授人引导大家念诵，通过全体复述他的名字，让声音渐慢、渐柔，直到他仿佛从大家心里消失不见，直到他变成大家口中偶发的一句呢喃。在漫长的一天结束之前，他就永远地消失，再也不会被提起。

大家的注意力会转移到来袭的记忆，传授人会协助大家度过难关。

“当然，我了解他们很需要您。”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计划后，乔纳思说，“但是，我也很需要您。请跟我一起走。”即使已经知道答案，他还是不放弃希望。

“当我协助整个社区作出改变，让生活更完整后，我的工作就结束了。”传授人温和地回答。“我非常感激你，乔纳思，如果没有你，我永远也想不出该如何改变。你现在必须扮演好逃跑者的角色，而我的角色就是留下来。”

“但是您不想跟我在一起吗，传授人？”乔纳思悲伤地请求着。

传授人抱住他：“我爱你，乔纳思。”他说，“但是我还有别的地方要去。当这里的工作结束后，我想去跟我的女儿在一起。”

乔纳思本来忧郁地盯着地板，听到这里不禁惊讶得抬起头：“我不知道您有女儿，传授人！您只跟我说您有配偶，我从不知道您也有女儿。”

传授人微笑了起来，点点头。相处了这么长一段时间，乔纳思第

一次看见他露出真正快乐的笑容。

“她的名字叫萝丝玛丽。”传授人说。

## 第二十一章 逃亡

一定会成功的。经过一整天的思考，乔纳思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，他们一定会成功的。

但是到了晚上，事情发生了变化，整个计划一所有他们精心设计、仔细推敲的细节一都前功尽弃。

那天晚上，乔纳思被迫开始逃亡。当夜幕笼罩大地，整个社区沉寂下来时，他就得赶紧离开住处。这样做相当危险，因为附近有工作人员在走动，他尽量藏身在阴影中，无声无息地移动，穿过漆黑的房子和空荡荡的中央广场，朝河流的方向前进。越过广场，他可以看见养老院和后面的安尼斯矗立在夜空下。但是他不能停下脚步，已经没有时间了，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，只要多争取一分钟，他就能逃离社区越远一点。

他来到桥上，弓着身子，快速地蹬着自行车前进。他可以看见桥下幽暗、翻腾的河水。

将社区远远地抛在后面时，他一点也不害怕或后悔，这点连他自己都很诧异。但是就这样跟亲密的朋友分离，却让他感到无比的哀伤。他知道身处逃亡的险境中，必须保持安静。但是他希望，传授人‘超听觉’的能力，能够听见他发自内心深处的呐喊和道别。

一切的转变就发生在晚餐时刻。他们一家人一如往昔般共进晚餐，莉莉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，爸爸、妈妈报告（和说谎，这点乔纳思很清楚）当天的所见所闻。加波很开心地在地板上玩耍，一边咿咿呀呀地儿语，并且不时开心地看看乔纳思。昨晚乔纳思没回来，现在看见乔纳思回来，他显得特别高兴。

爸爸低头望着这个小人们：“好好玩，小家伙，”他说，“这是你最后一晚在我们家做客。”

“您是什么意思？”乔纳思问。

爸爸失望的叹了一口气：“你也知道，今天早上你回来的时候没有看见他，因为昨晚我们让他在养育中心过夜。我本来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，可以趁你不在时，做个测试，因为他最近都睡得很熟。”

“测试结果不好吗？”妈妈同情地问。

爸爸苦笑了一下：“你说得太客气了，根本就是一场大灾难。他哭了一整夜，夜班工作人员束手无策。我去上班的时候，大家全累垮

了。”

“加波，你这个调皮鬼。”莉莉指责地板上笑嘻嘻的小人儿。

“所以啦，”爸爸继续说，“我们必须赶紧做个决定。下午大家开了会，连我都赞成让加波解放。”

乔纳思放下叉子，盯着父亲：“解放？”

爸爸点点头：“我们已经尽力了，不是吗？”

“是啊，我们尽力了。”妈妈表示同意。

莉莉也点头赞成。

乔纳思勉强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：“什么时候？他什么时候举行解放？”

“明天一早。要开始准备命名大典了，我们得尽快处理这件事。明天早上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加波。”爸爸用他那甜美、歌唱式的声音说。

乔纳思抵达河的对岸，忍不住停下车子，回头张望。养育他十三年的社区，在远远的后头，沉浸在睡梦中。黎明后，他熟悉的那套规律的生活模式，依旧会持续下去，即使没有他，也照样运行不辍。在那里，生活中没有值得惊奇的事物，没有不方便或不寻常，也没有颜色、痛苦和过去。

他继续快速地蹬着自行车，沿着道路前进。已经不能回头了。他严重违反规定，如果被捉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第一点，他在晚上离开住处。

第二点，他偷拿社区的食物。这是重罪，就算他拿的是放在家门口的剩饭剩菜，也一样。

第三点，他偷了爸爸的自行车。黑暗中，他站在停车处迟疑了一下。本来并不想拿爸爸任何东西，因为他不确定自己会不会骑这辆较大的车子，他一向习惯自己的自行车。但是，没有这辆车不行，因为它的后座有儿童座椅，他把加波带了出来。

后座的小脑袋轻轻抵着他的背，随着车子的跳动，轻轻地起伏。加波被牢牢地绑在座位上，睡得正熟。离家前，他曾将手贴在加波的背上，将最能安抚人心的记忆传给他：夜晚时分，棕榈树下缓缓摇晃的吊床；慵懒的潮水以催眠式的节奏，轻轻冲刷着附近的海岸……记忆一点一滴渗进小宝宝的心里，让他睡得既安稳又深沉。当乔纳思将他抱到座椅上时，他一点都没受到惊动。

乔纳思知道几个小时后他逃跑的消息就会爆发开来，所以他拼命地、坚决地骑行着，希望自己不会随着时间和里程的增加而感到疲惫。现在没有时间去等待传授人给他记忆，让他产生力量和勇气了。

他只能凭借与生俱来的本能，一路支撑下去。

他绕着社区边缘前进，远处的屋舍一片漆黑。他和社区间的距离越拉越大，路面也越来越空荡，他的腿从酸痛到几乎全麻了。

黎明时刻，加波开始扭动。现在他们来到一个隔离的地段，路边树木林立。他经过一片车痕累累、路面颠簸的草地，骑近一条溪流。加波清醒了，随着自行车上下的震动，不断咯咯地笑着。

乔纳思给加波松了绑，把他从自行车上放到草地上，让他开心地在草叶嫩枝间探索，并小心地将自行车藏在隐密的草丛中。

“吃早餐了，加波。”他解开食物包装袋，把两个人喂饱，并用杯子装满溪水来喝，然后坐到溪流边看着小宝宝玩。

他筋疲力尽，知道自己必须睡一觉，让肌肉休息一下，才能在晚上继续骑车。白天赶路，很容易被发现。

他们很快就会出来找他的。

他发现树林深处有个藏身的地方，便带着小宝宝过去，把他抱在怀里，躺下来。加波开心地挣扎着，以为是在玩搏斗游戏，以前他们在家里常玩这种搔痒、嬉乐的游戏。

“对不起，加波，”乔纳思告诉他，“我知道现在是早上，我也知道你才刚醒过来。但是，我们现在得睡觉才行。”

他将小家伙的身体拉向自己，轻抚着他的背，并轻声细语地安抚着，然后再转移一段深沉、满足、耗尽精力的记忆。加波的头垂了下来，过了一会儿，便在乔纳思的胸膛上睡着了。

这两位逃亡者，就这样在睡眠中安度第一个充满危机的日子。

飞机是最叫人害怕的东西。过了好几天了——乔纳思不知道到底是几天——整个旅程开始有了规律的模式：白天躲藏在草丛或树林里，找水，小心分配剩余的食物，在野地上觅食，好补充食物。晚上骑车赶路。一骑好几里的路程，使得他腿部肌肉绷得很紧，一旦安顿好，想睡个觉，就浑身酸痛。不过，他的双腿也因而结实了不少，越来越不需要动不动就休息了。有时候他会把加波放下来，让他做做运动，两人一起沿着马路跑步，或一起在黑暗中穿越原野。每次他回到车边，将这个合作默契、十分顺从的小伙伴放回车上时，他的腿也得到了充分的休息，可以配合上路了。

因此，他靠着自己的体力就足以应付。逃亡前，原本传授人要传给他的那些能量，现在都不需要了。

但是当飞机接近时，他真希望自己接受了“勇气”的训练。

他知道那是飞机侦察队。机队低空飞翔，引擎声嘈杂无比，足以把他从梦中惊醒。有时他惊恐地从藏身处往外望，差一点儿就跟搜索

队打上照面。

他知道他们看不见颜色，所以他们的肌肤和加波的淡金色鬃发，隐藏在无色的草丛中，就像个灰色的污点。他记得在科技课程中学过，搜索飞机是利用热感应搜寻器来探索人体温度，如果灌木丛中有两个人抱在一起，搜寻器的感应会更快速。

所以每次一听见侦察机的声音，他就伸手到加波身上，将下雪的记忆转移过去，他自己也保留一些。他们就这样一起让身体变冷。飞机一走，他们冷得发抖，只好紧紧地互相拥抱，直到再度睡着。

乔纳思在转移记忆时，察觉到他的记忆越来越淡，也越来越模糊了。这是他希望有的，也是传授人的计划：他离社区越来越远，记忆就会日渐消退，慢慢地回到人们身上。但是，目前他还需要这些记忆，因为侦察机不断出现，他得紧抓着这些有关寒冷的记忆，才能存活下去。

侦察机是白天出动，不过，即使是晚上赶路时，他也依然会警觉地聆听是否有引擎声。有时候乔纳思还没注意到，加波就听见了，马上大叫：

“飞机！飞机！”偶尔侦察机群会在晚上他们赶路的时候出现，乔纳思就会加快速度，冲进最近的大树下或草丛中，丢下自行车，让自己和加波降温。它们有时真的飞得好近啊。

他骑着自行车冲过黑暗，冲过隔离地带，将社区远远抛在身后，进入没有标志、无人居住的区域。他依然保持警戒，留意附近可以藏身的地点，以免引擎声一出现，就慌了手脚。

飞机出现的频率渐渐少了，偶尔出现，速度也没放慢，就好像搜索行动只是走走过场，并不抱希望。终于，一整天、一整夜，侦察机不再出现了。

## 第二十二章 亲身体验

景观渐渐变了，刚开始很细微，并不容易察觉，只觉得道路窄了，也更崎岖了，很久没有人维修的样子。接下来，骑在自行车上也不容易平衡了，前轮老是辗过一些石子和坑洞。

有一天晚上，乔纳思撞上石头，跌了下来。他赶紧伸手护住加波，幸好小宝宝牢牢地绑在座椅上，没有受伤，只不过在自行车倒地的时候吓了一跳。但是乔纳思的手腕扭到了，膝盖擦伤了，鲜血从他擦破的裤管滴了下来。他痛苦地直起身子，扶起自行车，并仔细检查加波的身体。

他逐渐淡忘了对侦察机队的恐惧，开始在白天上路，但是新的恐惧又出现了，因为不熟悉的景致，隐藏着他难以理解的危险。

树木越来越多，道路边的森林漆黑、浓密又神秘。溪流不时出现，他们也经常停下来喝水。乔纳思小心地洗着受伤的膝盖，碰到擦伤的皮肉时，忍不住缩了一下。原本肿大、疼痛的膝盖，在冷冽的山涧溪流浸泡下，终于慢慢地消肿、不痛了。

他重新体认到，加波的安全全靠他的毅力。

有一天，他们看见从没见过的瀑布，也看见从没见过的野生动物。

“飞机！飞机！”加波大叫。乔纳思虽然已经好几天没有看见飞机，耳边也没听见飞机引擎的声音，他还是不加思索地冲进树林，将自行车停在灌木丛里，然后伸手捉住加波。加波胖胖的小手指向天空。

他惊恐地抬起头来。还好，不是飞机。他从没亲眼见过这样的生物，但透过他那日益消退的记忆，他认出那是经常出现在传授人记忆库中的动物——鸟。

很快，路边出现了很多飞上飞下、啁啾鸣叫的鸟。他们也看到鹿。有一次，看见一只有着红棕色皮毛、一条粗尾巴的小动物，站在路边好奇地看着他们，一点也不害怕。乔纳思不知道叫什么，就放慢自行车的速度。他们彼此好奇地张望着，直到那只小动物转身，跑进森林里不见了踪影。

所有的事物是如此新奇，让他内心充满敬畏。过去的生活单纯到每桩事都可以预期，现在竟然是每转个弯都会遇见令他惊奇的事物。

他一次又一次地放慢自行车的速度，充满欣喜地看着路边的野花，欣赏着身旁小鸟婉转的歌唱，或风儿吹动林间树叶的姿态。在社区生活的十三年间，他从未经历过这般生动的幸福与快乐。

但是，他的内心也同时隐藏着绝望的恐惧。最大的恐惧是他们可能挨饿。现在他们远离耕作区，已经不太可能找到食物了。他们上次在最后一个耕种区收集来的马铃薯和胡萝卜，存量不多，吃完以后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最近，他们经常饿着肚子。

乔纳思跪在溪边，想用手去抓鱼，但徒劳无功。于是改用石块砸，结果还是无效。他失望极了，但依然绞尽脑汁，利用加波毯子上的绳子，缠住一根根弯弯的枯枝，做出一张代用鱼网。

经过无数次的尝试，这张鱼网竟然捕到两条滑溜溜的小银鱼。乔纳思找了一块尖锐的石头，把鱼切成小段，一些喂加波，自己也吃一些。他们还吃了一些莓子。本来还想捉一只鸟，但是没有成功。

到了晚上，加波安稳地睡在他身边，乔纳思却睡不着，饥饿折磨着他，让他想起以前在社区时，每天每户人家都可以收到餐点。

他试着运用逐渐模糊的记忆，自己创造出一份大餐，还加上短暂的扑鼻香味：陈列着大块烤肉的宴会；摆满了厚厚奶油蛋糕的庆生会，结实累累的水果迎着阳光垂挂在枝头。

但是当记忆退去的那一刻，痛苦、噬咬心田的空洞立即漫上他的心头。乔纳思突然闪过小时候的记忆，他曾经因为用错一个“饿死了”的词，而被严厉地责骂。大家告诉他，你绝不可能饿死。

现在他就快要饿死了。如果他仍留在社区里就不会有这样的遭遇。事情就是这么简单，他曾希望可以选择，但真正面临选择的机会时，他却选错了。他选择离开，所以现在要挨饿。

如果他留下来……

他继续思考，如果他留下来，他会在其他方面挨饿，也会因为生活中缺乏感觉、色彩和爱而处于精神上的饥饿状态。

加波呢？加波如果还留在那儿，根本连命都没了。所以那里不是选择留下的地方。

吃不饱，让乔纳思骑起自行车来，犹如在打一场硬仗。他同时体认到他正在翻越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事物：山丘。他奋力地蹬着自行车，受伤的膝盖传来阵阵抽痛，但他还是拼命向前。

气候也跟着变了，一连下了两天的雨。乔纳思不曾看过雨，虽然他在记忆中经历过，也很喜欢雨，很享受那冰凉的感受。但现在可不同了，他和加波又冷又湿，衣服一直干不了，就连偶尔露个脸的太阳也无济于事。

在这段漫长、可怕的旅程中，加波都没有哭，直到这一刻，饥寒交迫，身子虚弱，他才哭了出来。乔纳思也哭了，除了和加波相同的理由外，他流泪是因为害怕自己救不了加波！他已经不在乎自己了。

## 第二十三章 向往的地方

黑夜慢慢地笼罩下来，乔纳思越来越肯定，目的地就在前方不远处。只是，没有任何感官支持他的感觉。除了无数条迂回交叉展开在前面的狭窄道路，他什么都看不见，什么都听不见。

他感觉得到“别处”就在不远的地方，却不确定自己是否到得了。冰冷的空中开始飘下无数回旋的小白点，模糊了他的视线，他的希望也更加渺茫了。

加波身上只裹着薄薄的毯子，他弓起身子发抖，却仍乖乖地坐在后座上，不做声。乔纳思担心地停下自行车，将孩子抱下来，心疼地发觉加波的身子非常冰冷、虚弱。

现在他们站在寒冷的山丘上，双脚快要瘫软了。乔纳思打开上衣，将加波搂进赤裸的怀里，再将那条破烂、肮脏的毯子盖在两人身上。加波抵着他，无力地蠕动着，发出微弱的呜咽声，四周再度恢复到无边的沉静之中。

那模糊视线的小东西，突然触动了乔纳思久已遗忘的记忆，他想起这小白点是什么了。

“这叫做雪，加波！”乔纳思轻声说，“雪花从天空飘下来，好美啊！快看！”

这个好奇、机警的小孩现在没有反应了。乔纳思在夜色中看见他小小的脸蛋靠在自己的胸膛上，原本鬈曲的头发早已黯淡无光、污秽不堪，苍白的脸颊上留着两道小泪痕。他双眼紧闭，一片雪花正好落在他轻轻颤动的眼帘上，带来瞬间的闪光。

他再度蹬着自行车用力往前踩，一段陡峭的山丘赫然耸立眼前。即使是大晴天，想骑上这座山丘都非常困难，更何况现在雪越下越急、越下越大，遮蔽了整条狭窄的道路。乔纳思用麻木、疲惫不堪的双脚努力蹬着踏板，但是前轮几乎没有在转动。最后自行车停了下来，再也无法前进了。

乔纳思下车，任由自行车翻倒在雪地上。他好想也倒在自行车旁，和加波一起投进大雪柔软的怀抱，贴向夜晚阴暗的胸膛，沉入温暖舒适的梦乡。

但是已经走这么长的路了，他一定要继续走下去。

原有的记忆已经被他抛得远远的了，脱离他的保护，重新回流到

社区人的头脑里。他还保有什么记忆吗？他还拥有最后一丝的暖意吗？他还有力气去传送记忆吗？加波能不能接收得到？

他将双手放在加波的背上，试着去回想阳光。一开始，似乎什么反应也没有，就在他的能量快耗尽的当儿，突然有一丝细微的热感爬上他冻僵的双脚和腿上。他的脸庞开始发红，手上原本紧绷、冰寒的肌肤，也开始放松了。他多么想保留这股热气，让自己曝晒在阳光下，不再忍受寒冷的痛苦。

但这念头稍纵即逝，他迫切地想把这股暖意跟怀中的小人儿分享。传送的过程让他痛苦万分，他还是尽力把温暖的记忆转移到他手上那瘦弱、颤抖的身躯上。

加波抖动了一下。好一会儿，他们就这样拥抱着彼此。虽然身边依然是令人目眩的白雪，却感觉自己在温暖中获得重生的力量。

乔纳思开始步上山丘。

记忆短暂得令人扼腕。在黑夜中，他没走几步，暖意就消失了，他们再度回到冰冷的天地中。

但是他的内心已经警醒了。即使他只被温暖了片刻，却足以赶走所有的倦意和沮丧，重拾求生的意志。他移动没有知觉的双脚，快步前行。这座山丘故意刁难似的特别陡峭，白雪和疲惫还是阻碍他的前进。他没走多远，就绊倒在地。

膝盖是那样沉重，他再试一次。他的意识又捕捉到另一个温暖的记忆，他赶紧留住它，让它扩大，再传送给加波。通过这短暂的温暖，他的精神和力气又提振起来，他站了起来，继续往上爬，怀里的加波也跟着动了一下。

但是记忆很快又消退了，只留给他更冰冷的现实。

要是他在逃跑前，从传授人那边接收到更多温暖的记忆就好了！不过，现在想象这些假设的状况已于事无补，当务之急是专心移动脚步，让加波和自己能保持温暖，继续前进。

他往上爬，停下来，再利用片断的记忆，让两个人重获温暖，那段记忆很有可能是仅存的了。

山顶看起来如此的遥远，他也不清楚山后头是什么，但眼前别无选择。他迈着沉重的步伐继续往上走。

快接近山顶的时候，情况有了转变。他不再获得温暖，感觉上更虚弱、更寒冷。同时他并非不再感到举步维艰，一双冻僵的脚、累极了的双腿，就快要抬不起来了。

但是，突然间，他觉得好快乐。他回想起快乐的时光，他想起自己的爸爸妈妈，想起妹妹。他想起朋友，亚瑟和费欧娜。他想起传授

人。

欢乐的回忆在他全身弥漫开来。

他抵达山顶了。他可以感觉到覆满白雪的双脚现在是踩在平坦的土地上了，再也不用往上爬了。

“我们快要到了，加波。”他轻声地说，内心涌出莫名的信心。“我记得这个地方，加波。”这是真的！这不是一个微弱、模糊的回忆，这次不一样。这是一个他可以永远保留的记忆，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记忆。

他抱紧加波，轻快地抚摩他，给他温暖，让他继续活下去。寒风凛冽，大雪依然纷飞，模糊了他的视线。但是某个地方就在眼前，只要穿越这层眩目的风雪，他们就可以寻到温暖和光亮。

乔纳思运用最后一丝力气，以及内在那种奇特的知识，找到了山顶上那架久候他们的雪橇。他用麻木的双手摸索着绳索。

他们开始往下滑。

乔纳思觉得自己正逐渐失去意识，他集中意志力让自己在雪橇上坐正，手里紧护住加波。滑板迅速地滑过雪地，风儿扑向他的脸庞，当他们笔直地滑过一个路口时，目的地似乎已经在望，那是一个他等候已久、包括了他们的未来和过去的所在。

在下滑的路程中，他强迫自己睁开眼睛。他看见灯光了，他终于认出那是什么，他知道那是从窗口透出来的灯光，在屋里有棵大树，树上悬挂着红灯、蓝灯和黄灯，一家人正在欢庆爱的喜悦，共创美好的回忆。

雪橇一路下滑，再下滑，速度越来越快。突然间，他很肯定，欢乐已在前方和下头等着他，也在等着小宝宝。头一次，他听见了美妙的音乐，也听见了人们的歌声。

穿越广大的时空，乔纳思仿佛听见他远离的那个地方也响起了美妙的音乐，不过，也许那只是回音罢了！

**【关注公众号】：奥丁读书小站（njdy668）**

1. 每日发布新书可下载。公众号首页回复书名自动弹出下载地址。
2. 首次关注，免费领取16本心里学系列，10本思维系列的电子书，15本沟通演讲口才系列，20本股票金融，16本纯英文系列，创业，网络，文学，哲学系以及纯英文系列等都可以在公众号上寻找。
3. 我收藏了10万本以上的电子书，需要任何书都可以这公众号后台留言！看到第一时间必回！
4. 也可以加微信【209993658】免费领取需要的电子书。
5. 奥丁读书小站，一个提供各种免费电子版书籍的公众号，提供的

书都绝对当得起你书架上的一席之地!总有些书是你一生中不想错过的!上千本电子书免费下载。

## 附录 认识洛伊丝·劳里

洛伊丝·劳里，1937年3月出生于夏威夷，父亲在军中担任牙医，他们一家人也随着军队迁移世界各地。二次大战期间，她住在外祖母位于宾州的老家，十一岁到上高中之前，则在日本度过。后来她进布朗大学就读，但只修完两年课程便结婚了，直到生完四个孩子后才重拾学业，从南缅因大学毕业。

洛伊丝·劳里的写作生涯起步较晚，四十岁时才尝试完成小时候的梦想——当一名作家。结果却一鸣惊人，如今她不但是世界知名的作家，还获得两次纽伯瑞金牌奖的肯定。除了写作儿童小说、短篇故事，她也撰写评论、专业的论文。

她的写作素材非常广泛，风格多样，有生活幽默小说《阿纳斯塔西亚·克鲁布尼克》(AnastasiaKrupnik)、谈战争与屠杀的《数星星》(NumbertheStars)、描写未来乌托邦社会的《记忆传授人》(TheGiver)，此外还有涉及收养、精神疾病、癌症等议题的二十多本著作，堪称是一位多才、多变的作家。

其实她本身就是一位很懂得过生活的人，她好学不倦，博览群书，闲暇时喜好编织、桥牌和园艺。此外，她还是烹饪高手，收藏了各式各样的食谱书。除了作家头衔外，她还是一位专业摄影师，通过作家独具的慧眼，构思出一帧帧颇具深度的影像。

《记忆传授人》是洛伊丝·劳里第二本获纽伯瑞奖的科幻小说，灵感来自小时候居住在日本的经验。那段日子里，由于父母的刻意保护，不论衣、食、教育，她都过着和在美国时一模一样的生活。这样的生活虽然安逸、舒适，但相对地也少了接触异国文化的刺激与惊喜。所以成年后的她一直在思索，是否住在一切都控制良好、生活无忧的环境中，就能够获得幸福？洛伊丝·劳里试图在书中让读者和主角一起思索这个问题，而关注青少年所面对的各种不完美的人生、人际关系，正是她成功的地方。